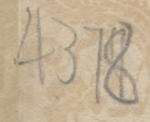
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八十三集

梅花簪

姑苏台







京剧彙编

第八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

京剧彙編（第八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辑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5 4/16・插頁：2・字数：117,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統一书号：10071・460　　定价：（7）0.48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暂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梅花簪

金世禾藏本

提要

明朝，惠州名士徐苞，原以梅花簪聘定杜冰梅为妻，后往江浙游学。山东巡撫胡維之子胡型來粤迎亲，适支波国犯边，妻被杀死，胡型扫兴而归，偶遇冰梅，頓萌邪念，随即串通地棍，賄賂官府，捏造原聘在先，竟将冰梅搶去；为除后患，又命家丁胡鷹覓杀徐苞。冰梅求死不能，只得假允，洞房之夕，勒死胡型，因被送于济南府。知府陈清勘知有弊，遂将冰梅收监緩审。

徐苞回来，持簪訪妻，月光之下見前山东巡撫巫漁之女素媛凭窗远眺，誤以为冰梅，大声疾呼，百問不答，遂以梅花簪投之。素媛見状羞退。时巫侄新婚，夫妻賞月，复被徐苞所見，経問巫府家人，誤信冰梅負心从胡，憤恨而返。徐入古庙，胡鷹来刺，賴神暗佑，始免于难。胡鷹从此痛改前非，投入巫府为仆。

徐苞高中后，巡按山东，見有“杀夫杜冰梅”一案甚疑。及至亲审，果为冰梅，仇恨在心，遂将冰梅判成死罪。幸禁卒郭宗解仗义，借冰梅易名潜逃。

边关告急，胡維出征，兵敗被执，畏死投誠。巫漁奉召回京，途遇冰梅，回朝保奏，冰梅等奉旨出使和戎。胡維力拒，为郭宗解所杀，支波国等俱各畏罪，拱手来朝。明帝大喜，封冰梅为威远侯。

素媛自見徐苞投簪之后，日夜深思，抑郁成病。巫漁察其情，即往徐府提亲。徐苞誓不再娶。経徐父設計，徐苞酒醉，終入洞房，既見素媛，又詢胡鷹，始明冰梅之寃，悔恨交集，无以自容。

冰梅为报仇，上奏于明帝，继而奉旨捉拿徐苞处斬。因素媛哭求，明帝亲审，眞相始得大白。徐苞奉命負荆請罪，卒与冰梅和好。

第 一 場

〔徐苞上〕

徐 苞 (引)黃卷青灯，問何年，振翼鵬程。

(詩)男儿立志占高魁，

几年未肯下書幃；

堪叹阮籍穷途泪，

耻效荆人抱璞悲。

小生、姓徐名苞字如山，东粤惠州人氏，年方弱冠，家世业儒。父亲廷臣，与邻里杜公継牧为同学至友。杜公将爱女自幼許配与我，曾以梅花簪为定。久聞此女品貌无双，才华出众，堪称佳偶。只是我虽在黌門，未上金榜，自覚見聞寡陋。久聞江浙乃文明之地，意欲前往游学。不免請出父亲一同商議。(向內)有請爹爹！

〔徐廷臣上〕

徐廷臣 叹己无能为世用，望子勤讀継書香。

儿啊，請为父出来，有何話講？

徐 苞 孩儿意欲到江浙游学，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徐廷臣 我儿既要游学，为父亦有此意。只是你从未出門，怎受得风霜之苦！

徐 苞 爹爹呀！

(唱)奇男子虽孤单志量高远，

步靑云攀月桂世有名言。

纵然是胸藏有詩書万卷，

还需要拜贤师历訪名山。

徐廷臣　既然如此，須要諸事小心，以免为父挂怀。

徐　苞　是。

〔杜詩上〕

杜　詩　山好渾如画，身閑却似鷗。

老朽、姓杜名詩字继牧。今日清閑无事，且到徐仁兄家中走走。(圓場)来此已是，待我叩門。(叩門介)开門来！

徐　苞　(开門介)原是岳父到了。請进！

杜　詩　(进介)这般行色匆匆，却是为何？

徐廷臣　小儿欲往江浙游学，正要造府拜辞。

杜　詩　令郎年少，从未出門；况两家儿女正在婚期，怎能远游哇？

徐廷臣　小弟亦如此說。但他去志甚切，况且不过一年半載也就回来了。

杜　詩　賢婿既然有此大志，望你学成而归，早完姻事，免得我与你父时常盼望。

徐　苞　遵命。二位大人在上，就此辞别了！

(唱)恕孩儿旦夕間未能侍膳，

望二老且寬怀詩酒盘桓。

虽然那吳越間路途遙远，

訪名賢問奇字要历山川。(下)

徐廷臣　(唱)弱書生涉长途哪曾経慣，

杜　詩　(唱)惟盼他寄音書早报平安。

〔同下〕

第　二　場

〔巫漁上，院子甲随上〕

巫　漁　（引）奸相专权，为避禍，引退归閑。

下官、巫漁，閩中人也。夫人吳氏，只生一女，名喚素媛，年方待字。侄儿天成，性极憨蠢。下官現任山东巡撫，只因严嵩专权，杀害忠良，因而决意辞官，退归林下。后任胡維乃是严嵩門人，不日就要到任。我已命人备下船只，交印之后，卽便啓程。但在此地曾与侄儿定下亲事，择于今日迎娶。这般时候，不知侄儿收拾可曾齐备。家院！

院子甲　有。

巫　漁　請夫人、小姐出堂！

院子甲　請夫人、小姐出堂！

〔丫鬟、巫夫人、巫素媛上〕

巫夫人　光輝騰錦綉，

巫素媛　喜气繞門楣。

巫夫人　老爷！

巫　漁　夫人請坐。

巫素媛　爹爹在上，孩儿万福！

巫　漁　罢了，一旁坐下。

巫素媛　謝坐！

巫夫人　啊老爷，将我母女喚出，又有何事商議？

巫　漁　只因侄儿今日完婚，这般时候，不知他可曾收拾齐备？

巫夫人　倒也收拾齐备。只是女儿择婿之事，也要及早才好！

巫　漁　且到家乡再議。来，有請公子！

院子甲　有請公子！

〔巫天成上〕

巫天成　（念）終朝游戏乐陶陶，

　　　　　　　娶个媳妇俊又娇；

　　　　　　　清晨起来打扮好，

　　　　　　　为何新人还不到？

　　　　　叔父、嬸母，将我喚出，有什么事情嗎？

巫　漁　侄儿，从今以后，你便是成人了，凡事須要留心，不可仍然一味的憨呆了！

巫天成　多承指教！

巫　漁
巫夫人　（笑介）哈哈哈……
巫素媛

巫天成　哎呀，日头也沒啦，花轎怎么还不来？别是走錯路，抬到别人家去啦！

巫　漁　又說瘋話！

〔院子乙上〕

院子乙　禀老爷：花轎到。

巫　漁　喚儐相上来！

院子乙　儐相走上！

〔儐相上，贊礼介。吹打。二丫鬟扶巫妻上，拜天地介，二丫鬟扶巫妻下，丫鬟、巫夫人、巫素媛、巫天成下。儐相下〕

〔中軍上〕

中　軍　新任巡撫已到館驛，請大人就此交印。

巫　漁　知道了。

〔中軍下〕

巫　漁　家院，告知家人，料理行裝，明日启程。

院子乙　是。

巫　漁　正是：暫丢国事管家事，且厚归心薄宦心。

〔同下〕

第 三 場

〔吹打。二丫鬟扶巫妻上，梅香、巫夫人、巫素媛拥巫天成上〕

巫夫人　侄儿，今日你要放規矩些，免得叫新人笑話。

巫天成　您放心，我都知道。

〔巫夫人、二丫鬟下〕

巫素媛　待我先看看这位新嫂子。

〔巫素媛揭巫妻盖头介，巫妻現丑态介，巫素媛惊介〕

巫素媛　哥哥，你快看，好个标致的嫂嫂哇！（笑介）哈哈哈……

〔巫素媛、梅香下〕

巫天成　妹子說标致，一定长得不錯，待我瞧瞧。（看巫妻惊介）哎喲，簡直娶了个鬼来！

〔巫妻看巫天成笑介，巫天成不理介，巫妻起介〕

巫　妻　官人，我們的良辰吉时不要錯过，随我睡觉去吧！

巫天成　（推巫妻介）誰跟你这丑鬼睡覚！

巫　妻　我虽然丑，你也不見得标致，这倒是半斤对八两。既为夫妇，也是命中注定，你就认了命吧。相公，来呀！

〔巫妻扯巫天成袖介，巫天成躲介〕

巫　妻　你要知道：丑妻家中宝；夫妇同到老。你快来吧！（抱巫天成脖子介）

巫天成　这我可怎么受得了！

〔巫妻、巫天成相扯下〕

第 四 場

〔胡維上〕

胡　維　（引）笑罵由他，且博个，象簡烏紗。

胡　維　（詩）身居权要出天朝，

　　　　巡按山东意气豪；

　　　　纵乏經綸扶社稷，

　　　　但有富貴压群僚。

〔院子暗上〕

胡　維　下官、胡維。多蒙严太师提拔，得任山东巡撫。借他权势，任我貪婪。只是正室久虛，单生一子，名喚胡型，自幼定下广东鎮海将軍汪直民之女，尙未完配。如今接印已毕，不免命我儿前去广东迎娶。家院！

院　子　有。

胡　維　有請少爷！

院　子　有請少爷！

〔胡型上〕

胡　型　父有权势儿有福，何必苦心去讀書？参見爹爹！

胡　維　罢了，一旁坐下。

胡　型　謝坐。

胡　維　我儿年已弱冠，正当授室。为父意欲命你前赴广东迎娶新妇，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胡　型　广东道路遙远，必須多带从人，方可前去。

胡　維　那是自然。且到后面速备行装，待为父选些得力家丁，随同前去便了。

胡　型　遵命。（下）

胡　維　正是：孩儿婚姻早結定，了却老夫一片心。

〔同下〕

第 五 場

〔杜冰梅上〕

杜冰梅 （唱西皮原板）

衡門下乐融融清閑无比，

早伺茶晚奉湯省定晨夕。

叹幼年失慈哺終鮮兄弟，

弄雛烏承欢笑聊代斑衣。

虽然是女裙釵明詩知礼，

誦三墳論五典不让鬚眉。

奴家、杜氏，小字冰梅。幼失慈亲，长依严父。針黹而外，百技咸通；经史之余，諸子遍覽。自幼許配徐郎，曾受他家梅花簪一枝为聘，时刻簪于云髻之上。徐郎游学远方，今已半載。光阴变易，又是春朝。独坐无聊，不免看书消遣。（起立，坐书案看书介）这一部“烈女传”朝夕翻閱，都已熟透了。（又翻书介）随手翻来，却是“汉明妃小传”，我想自古有名的女子，才色难得兼全，纵然有才有色，又未必能全节操，三者能兼，只有明妃一人也！

（唱）汉宮粉黛誰能似？

絕代容顏誤画师。

馬上琵琶传心曲，

万里胡沙故国思。

黑水河边纵身死，

青塚流芳万古垂。

啊，翻閱之余，一时有感于怀，待我題詩一首，聊申吊古之情。（題詩介）

〔杜詩上〕

杜　詩　树影移書案，花香扑酒杯。

杜冰梅　爹爹到了，請坐！

杜　詩　有坐。（坐，看詩介）

儿啊，这一首“昭君怨”，可是你作的？

杜冰梅　正是孩儿方才所作。

杜　詩　（念）明妃不出塞，

瀕老汉宮秋；

紅粉无人問，

丹青空自羞。

蛾眉希帝寵，

凤頸落边愁；

命薄芳名永，

琵琶一曲留。

此詩力去陈言，寄情深远，眞乃絕詩也。想天下的庸夫，怎能及得有志气的女子？就如此地汪直民，倚仗严嵩势力，任意貪贓枉法，因图邻国金宝，屡屡輕启边衅。反不如昭君出塞和亲，以安社稷，眞眞令人可敬！

杜冰梅　孩儿常听爹爹言道，严嵩专权，陷害忠良；貪官汚吏，出其門下，使他更加肆行无忌以致国事日非，生民塗炭。恨我不为男子，除却此等奸佞之徒！

杜　詩　我儿志向虽高；但为女子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这些言語，究非女子所宜。以后还要謹慎才是！

杜冰梅　謹遵严訓。爹爹，天将近午，用膳去吧！

杜　詩　好，随为父一同用飯来呀！哈哈哈……

〔同下〕

第 六 場

〔四番兵引支波国王上，“点絳唇”〕

支波国王　（詩）錢面胡顏别样装，

凭山負海自称王。

帳前甲士皆熊羆，

更有楼船十万强。

孤、支波国王是也。一姓相传，承受先王基业，乐享太平。明室自从嘉靖以来，內有奸相弄权，外有疆臣好貨，广东鎮海将軍汪直民屡次兴兵向我挑衅。且喜俺国粮足兵强，有何惧哉！今日海风甚是順利，不免调动水軍，到他那里掳掠一番。众番儿！

四番兵　有。

支波国王　起兵前往！

四番兵　啊！

〔众同下〕

第 七 場

〔四龙套引汪直民上〕

汪直民　本帅、鎮海将軍汪直民是也。聞得支波国兴兵犯境，不免迎上前去。众三軍！

四龙套　有。

汪直民　杀！

四龙套　啊！

〔众圓場。四番兵引支波国王上，会陣介，起打，汪直民原人敗下，支波国王原人追下〕

〔連場——汪直民上〕

汪直民　番兵来得厉害。且回轉轅門，保护家眷要緊！

〔支波国王原人追上，杀汪直民介〕

支波国王　众番兵，将他轅門团团围住！

四番兵　啊！

〔汪夫人、汪小姐、汪府家院急上，被番兵杀介〕

支波国王　将他衙內金銀財宝馱在馬上，再到沿海州县擄掠去者！

四番兵　啊！

〔众同下〕

第　八　場

〔四家丁、胡型、二车夫推车上〕

胡　型　（唱）一路上观不尽岭南美景，
　　見奇花和异草夹道繽紛。
　　紧加鞭来到了惠州地境，
　　只覚得身疲倦两眼发昏。

俺、胡型。奉了父亲之命，带了財宝，去到广东完婚。来此已是惠州地面，离那鎮海将軍衙門不过一二日的路程。待俺下馬歇息歇息再走。（下馬、坐介）

〔报子急上，四家丁拦介〕

报　子　我有紧急軍情，你們为何将我拦住？

四家丁　我們向你打听，那鎮海将軍衙門駐扎何处？

报　子　你們問他做甚？

四家丁　我家公子是往那里迎亲的。

报　子　你們快些回去吧，那里去不得啦！

胡　型　啊！怎么去不得啦？

报　子　那鎮海将軍已被支波国的番兵杀死啦！

胡　型　啊！那夫人、小姐呢？

报　子　夫人、小姐也被杀死。衙中現被搶劫一空。話已說完，我要报信去啦！（下）

胡　型　哎呀！

（唱）半途中忽听得这般凶信，

乘兴来敗兴归无限伤情。

唉！

家丁甲　公子不必愁悶。此地有一罗浮山，风景甚好，公子何不到那里游玩消遣，一路慢慢而回？

胡　型　倒也有理。暫且寻个住处，找一向导，前往罗浮山游耍便了。帶馬！

〔众同下〕

第　九　場

〔杜冰梅上〕

杜冰梅　（引）脂粉慵施，理残妆，淡扫蛾眉。

（詩）蓬門終日閉高邱，

路临仙源新客舟。

脉脉思伤情更远，

不关春恨鎖眉头。

奴家、杜冰梅。只因生长寒門，未免亲操井臼。今日爹爹早出未归，意欲寻些野菜山蔬，以供晚膳。待我提了竹籃，到后門外山边去者！

（唱）携小籃且把这柴門輕掩，

过籬桥穿曲径款步山前。

乍听得韵清冷泉声幽咽，

一陣陣似鳴琴声扣心弦。

　　竊喜得僻壤間尘喧隔断，

　　采山薇供菽水来去悠然。

且喜此地幽靜，頗少游人。待我拣选几种山薇，带回家去便了。（掘菜介）

〔四家丁、胡型上〕

胡　型　（唱）行至在罗浮山纵目四覽，

　　見山前忽現出美貌嬋娟。

好一个絕色女子，令人可喜，哈哈哈……

杜冰梅　呀！（起介）

（唱）深山中何处来人声杂乱？（看胡型介）

　　原来是輕狂徒意欲放顚，

　　空谷兰岂受他俗尘汚染！

〔杜冰梅圓場，胡型等尾行介，杜冰梅进門、关門介〕

杜冰梅　（唱）閉双扉且躲过蝶鬧蜂喧。（下）

胡　型　这一女子，竟然进門逃去。不知她是甚等人家，姓甚名誰？一时难以下手，这便如何是好？（想介）有了！前日有个本地朋友，名叫都来德，甚有主意，不免請他到来，一同商議。小子們！

四家丁　有。

胡　型　将馬带回。前面大路上有一酒店，我在那里等候。你去快請都相公到来，有話商議。快去快去！

家丁甲　是。（下）

〔众圓場〕

胡　型　到啦。酒保哪里？

〔酒保上〕

酒　保　相公敢是吃酒？請到里面。

〔胡型等进門介〕

酒　保　相公，要什么酒菜？

胡　型　还要等一位朋友。唤你再来。

酒　保　是。（下）

〔家丁甲引都来德上〕

都来德　（念）一张嘴臉似猢猻，
终朝奔走富豪門；
挑撥离間是本等，
打通关节使錢文。

小子、惠州城內有名的都篾片是也，姓都，名叫来德，专以出入公衙、帮閑架訟为业。昨日有个山东巡撫胡大人的公子来此游玩，被我摸着門路，和他交好。方才他着家丁来請，說是看中了一个女子，約我在罗浮山村口一个酒店內相会。說話之間，已經到啦。待我进去。（进門介）喲，大爷您好！

胡　型　好。老都你好？

都来德　好。大爷将我唤来，有什么事情商議嗎？

胡　型　唉！老都，你可知道我有一桩心事？

都来德　嘿！大爷，您是第一个快活人：要花就花，要得就得。还有什么心事哪？

胡　型　我且問你，这罗浮山下有一人家，你可认得？

都来德　您这話說巧啦：抽牌起課，遇着了談八字的先生。我是这里的地理鬼，哪有不认識的！且問大爷您問的是什么地方，什么方向？

胡　型　离此不远，小桥旁边，有一树垂楊柳的那戶人家。

都来德　（想介）小桥旁边，有垂楊柳的，哦，哦，那是杜继牧的后門。他有个女儿，大爷可曾看見？

胡　型　正为看見这个女子，把我的灵魂都勾去啦！

都来德　嘿！这有什么用处？她已許与徐如山啦。

胡　型　怎么，她已許与徐如山啦！老都，你要想法，把她弄到我手，自有重賞于你。

都来德　咳！他父子都是秀才，那如何惹得！

胡　型　呃！我父現为堂堂巡撫，难道反敌不过那穷酸不成？

都来德　这事有些难办！我与杜继牧时常相見，又都是学中朋友，要是一下弄翻啦，那时众怒难犯，这惠州城里我就呆不住啦。

胡　型　你要說成此事，与我同到父亲任上，一生受用不尽，何必定在此处？

都来德　(背供介)嘿！这可是我的好机会。(轉向胡型)既然如此，看在公子的分上，也就顾不得朋友交情啦。我有一計在此。

胡　型　有何妙計？

都来德　告状。

胡　型　怎样的告法？

都来德　只說公子与她原聘在先，是我做的媒。那时我替你做个鉄硬的媒証。

胡　型　如此甚好。何人写状？

都来德　状子益发有我代劳。只是那衙里衙外需要打点好啦，方能保得无事。

胡　型　这有何难？要用多少，到我府中去取。今且同我去到里面吃酒，来呀，哈哈哈……

都来德　哈哈哈……

〔众同下〕

第 十 場

〔四青袍、二班头、书吏、韦有耀上〕

韦有耀　（念）衙役分班左右排，
　　小衙开設广招財；
　　莫怪地皮都刮尽，
　　須知下过本錢来。

下官、惠州府博罗县韦有耀是也。官居七品，任滿三年。遇小民，百样虎威；見上司，一团狐媚。板子夹棍，都是我衣食行头；皂班書吏，尽做了包攬主顾。昨有山东巡撫公子胡型来此告状，說他原聘本县生員杜詩之女为妻，杜詩又将此女另許徐姓。我想巡撫怎能与穷秀才做起亲来？明是騙他女儿。但胡相公远道而来，又是严太师門下，敢不見情？况他又送我紋銀五百两。只好昧着良心处断。来呀，带杜詩一干人听审！

众　役　杜詩一干人犯上堂！

〔胡寬、都来德、杜詩、徐廷臣上〕

胡　寬　势焰压天地，

都来德　錢財动鬼神。

杜　詩　无端生禍变，

徐廷臣　平白賴婚姻。

〔胡寬、都来德、杜詩、徐廷臣同跪介〕

韦有耀　原告胡型！

胡　寬　小主有病，家人胡寬前来听审。

韦有耀　被告杜詩！

杜　詩　有。

韦有耀　徐廷臣！

徐廷臣　有。

韦有耀　徐苞！

徐廷臣　小儿游学未归。

韦有耀　干証原媒都来德！

都来德　有。

韦有耀　胡寬，我看公子呈詞，已知其詳。你且下去！

胡　寬　謝太爷！（下）

韦有耀　都来德，你的事情犯在本县案下已經够多啦，怎么此事又是你的干証？

都来德　这是胡大人所命，不是小人多事。

韦有耀　杜生員，你前将女儿許与胡巡撫为媳，現有都来德为媒，怎么又許徐家？本县劝你成其旧好，免生后悔！

杜　詩　老父台，此言从何說起？想生員一介寒儒，怎敢与撫台大人做亲？还望老父台詳察！

韦有耀　这也难信。徐生員，那胡巡撫的厉害你可知道？本县与你做主，将此婚姻退了，万事皆休；若再爭論，其罪不小！

徐廷臣　老父台說哪里話来？杜氏之女，实是生員之子自幼聘定。

杜　詩　現有梅花簪为凭，求老父台一驗。（呈簪介）

韦有耀　（看簪介）这簪儿怎足为凭？我且問你：原媒何在？

徐廷臣　生員与杜詩交好甚厚，杯酒訂盟，何須媒妁？

韦有耀　旣无原媒，这簪儿誰知道是哪个的？你若叫得这簪儿应声，我便将杜家之女断还与你。

都来德　老爷明察万里，小人的原媒是不錯的。

杜　詩　都来德，你在哪里做过媒来？我和他一南一北，从未見面，你这媒是怎样做的？

都来德　杜相公，你那年游学到京，因我与胡宅认識，他就托我为媒，你怎么就忘啦？

杜　詩　这光棍信口胡言！

徐廷臣　难道此地就打你不得？（打都来德介）

韦有耀　住手！你們不必胡閙，听本县明断：杜詩瞞人之聘，徐廷臣夺人之婚，本应照律重处；姑念斯文，从寬免罪。仍将杜女断归胡姓，梅花簪即着徐生員带回。下堂去吧！（擲簪介）

杜　詩
徐廷臣　老父台偏信一面之詞，生員等不能服断！

韦有耀　我就是这样断法，不服你要怎么样？

杜　詩　难道无有上司，无有皇帝？

韦有耀　老畜生，好大胆！任凭你去上告，哪个怕你！都来德，你告知胡公子，叫他前去迎娶，有本县与他做主。下去！

都来德　謝老爷！（下）

韦有耀　左右，将杜詩、徐廷臣赶了出去！退堂！（下）

〔四青袍赶杜詩、徐廷臣出門介，四青袍、二班头，书吏下〕

徐廷臣　罢了哇，罢了！

杜　詩　（唱）恨赃官昧天良是非不講，

任奸徒騙婚姻反代主张。

徐廷臣　（唱）分明是受賄賂奸恶同党，

仗势力枉法度欺压善良。

杜　詩　哎呀仁兄啊！赃官貪赃枉法，你我去到府里上告于他！

徐廷臣　只怕他官官相护，也是枉然哪！

杜　詩　如此說来，难道罢了不成？

徐廷臣　也罢！事到如今，只好上告一状！

杜　詩
徐廷臣　請！

〔同下〕

第十一場

〔杜冰梅上〕

杜冰梅　风波平地起，連理絕分枝。

唉！也不知从哪里說起，是什么山东巡撫公子，貪我姿色，竟說原聘在先，串通地棍，訛詐为媒。可恨贓官貪贓枉法，竟将奴家断归胡姓。爹爹一时气恼，遂往府中控告，不知可能济事。思想起来，好不焦愁人也！

（唱）恨賊人起风波将人傾陷，

逞奸謀造黑白鴛譜重翻。

纵饒他肆强梁我心不轉，

貞妇志不可夺金石为坚。

〔杜詩急上〕

杜　詩　（唱）明朗朗乾坤界变成黑暗，

十万銀竟通神鬼可升天。

似这等貪污輩不把理辯，

滿腹的不平事将对誰言？（急叩門介）

开門来！

杜冰梅　（开門介）爹爹气憤而回，想是上告又不济事了？

杜　詩　唉，再休提起，那府官越发的糊塗哇！

杜冰梅　但不知他是怎样判断？

杜　詩　唉！哪有什么判断！那府官接了状紙，也不詳問情

由，只說胡家原聘在先，自然該他迎娶。竟将訴状扯碎，把为父轰出衙門。

杜冰梅　哎呀爹爹！旣然官府官官相护，你我父女如何是好？

杜　詩　我想控告不准，那厮必定前来强娶的了！（哭介）

杜冰梅　爹爹呀！孩儿幼蒙严訓，深知礼义，自古道：烈女不更二夫。孩儿岂能改节从他？事到如今，只有一死啊！

（唱）宁玉碎岂肯把貞心改变，

　　拚得个濺头血不作瓦全。

杜　詩　我儿且暫忍耐，少时你公公到来，再商良策。

〔徐廷臣上〕

徐廷臣　奇灾天外至，老泪眼中含。（叩門介）

杜兄在家么？

杜　詩　想是你公公到了。我儿迴避！

杜冰梅　是。（掩泪介，下）

〔杜詩开門，徐廷臣进介〕

徐廷臣　哎呀杜兄！府中告状，又是不准，这便怎么处？

杜　詩　适才小女聞言，急欲自尽，小弟正在劝解。只怕这条性命，断送在奸人之手了！（拭泪介）

徐廷臣　賢哉妇也！只恨小儿无福，远出不归。依小弟之見，不如叫令爱好好嫁他去吧！（哭介）

杜　詩　仁兄說哪里話来？莫說小女不肯；就是我杜門中，又岂能有再婚之女啊？

徐廷臣　杜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賊乃严嵩門下，倚着权势，何所不为？令爱如不嫁他，焉肯甘休？不但仁兄白白送了身家性命；就連令爱也是依旧不能保全。小弟已写下退婚书一紙，請仁兄相劝令嫒放心前

去便了。

杜　詩　唉！小弟何等样人，岂肯叫女儿改嫁强徒？这个断然使不得！

徐廷臣　兄若不听我言，就是小儿回来，也是不娶令嫒的了！

杜　詩　（惊介）我兄何出此言？

徐廷臣　仁兄啊！

（唱）胡贼行事多奸险，
　　况是他父掌威权。
　　我儿若还联姻眷，
　　火炎昆岡难保全？

小弟句句良言，并无别意。退婚书一紙，就請收下。

杜　詩　真真岂有此理！

徐廷臣　此書留在此間，收也在你，不收也在你，但凭吾兄便了。（扔书介，下）

杜　詩　徐兄轉来！徐兄轉来！唉！他竟将書丢下，这是哪里說起？女儿快来！（拭泪撿书介）

〔杜冰梅上〕

杜冰梅　爹爹满面泪痕，手拿何物？

杜　詩　唉！这是你公、公、公……

杜冰梅　爹爹为何欲言又止？

杜　詩　唉！这种事体，叫为父如何說得出口？我儿你、你、你……你自去看吧！（哭介）

杜冰梅　（看书，惊抖介）原来是一张退婚書，好不痛煞我也！（昏倒介）

杜　詩　我儿醒来！

杜冰梅　（唱）一霎时似狂风把紅絲吹断，
爹爹！

杜　詩　我儿！

杜冰梅　父亲！

杜　詩　冰梅！

杜冰梅
杜　詩　哎呀，爹爹
女儿呀！

杜冰梅　（唱）滿眼中血和泪痛洒胸前。

他只道慕虛荣豪門欣羡，

怎知我貞节志硬过金坚。

也罢！

倒不如拚一死涇渭自見，

〔杜冰梅碰壁介，杜詩急拦介〕

杜　詩　（唱）我的儿且消停父有話言。

我儿不必如此。虽然此乃你公公之意，为父岂肯令你改嫁奸徒？那厮若来，拚我一条老命，对付于他便了。

杜冰梅　喂呀！（哭介）

〔幕內鼓乐声〕

杜　詩　忽聞一片鼓乐之声，想是那厮竟来强娶，眞眞气煞我也！（昏倒介）

杜冰梅　爹爹醒来！爹爹醒来！唉，事已急迫，不免碰壁一死了吧！（撞壁介）

〔四家丁、胡型上，抱杜冰梅介〕

胡　型　小娘子，休要如此！

杜冰梅　呸！我乃儒門之女，岂受你这强徒污辱？还不快快退去！

胡　型　哈哈哈……我是新郎，怎說是什么强徒？

杜　詩　（醒介）呸！好一伙大胆强人，竟敢搶夺良家女子！我

杜継牧虽是一介儒生，岂能忍受你等之辱？罢！罢！罢！我这条老命不要，待我与你拚了！

〔杜詩向胡型撞介，胡型推介，杜詩又撞，胡型推杜詩倒地死介，杜冰梅惊倒哭介〕

胡　型　小厮們，将她搶上花轎！

四家丁　啊！

〔四家丁搶杜冰梅下〕

胡　型　哈哈哈……（下）

第十二場

〔徐苞上〕

徐　苞　（唱）为求学远出游背离乡井，

却怎么音信断雁杳魚沉。

小生、徐苞。自来江浙一带游学，已経半載，虽然多見多聞，不枉一番跋涉；只是家書久断，时刻在心。这几日肉战心惊，不知为了何事？方才在十八滩前与众学友講書，講書完毕，信步行来，此間有座灵应大帝庙，不免进去求上一签。（进庙介）庙祝哪里？庙祝哪里？啊，原来是一所冷庙，且自参拜一番便了！

（唱）徐如山秉虔誠深深拜定，

求大帝施恻隐显示神灵。

保佑我高年父身体安宁，

賜签語指前程启示愚蒙。（求签介）

第二十九签"下下"！供桌上放有签簿，待我查看。

（念）比目分开禍頻繁，

水中鰱鯉甄辨难；

冤冤相报几时休，
直到杀場夙願还。
呀！細詳签語，这“比目分开禍頻繁”，莫非我妻有甚变故不成？(又看介)唉！这签語一句凶似一句，眞眞令人难解。不免作速回家便了！
(唱)观签語眞教人吉凶难定，
恨不得插双翅飞轉家門。(下)

第十三場

〔徐廷臣上〕

徐廷臣　閉門横禍飞天外，蒼天何日眼睁开！
唉！可叹媳妇竟被胡賊搶去，生死存亡，尚不可知。杜兄气憤身亡，无人收殮。老朽将他薄葬高原，草草备下一份祭品，本待到他墳上一祭，怎奈风雨正大，路滑难行，只得就在家中望空祭奠便了！
(唱)我与你从結交手足相待，
又誰料半途中天降禍灾。
平日的言和語耳旁犹在，
杜兄啊！
从今后要相見魂梦归来。

〔徐苞上〕

徐　苞　(唱)急切切望門閭依旧无改，
想爹爹身健好暫慰心怀。
爹爹在上，孩儿参拜。

徐廷臣　啊！我儿你、你、你……回来了？

徐　苞　孩儿久别膝下，有失定省，望爹爹恕儿不孝之罪！

徐廷臣　罢了。一旁坐下。

徐　苞　告坐。

徐廷臣　唉！(背拭泪介)

徐　苞　啊！爹爹为何掉下泪来？

徐廷臣　我、我、我为你久不回来，故此落泪。

徐　苞　(惊疑介)孩儿今日回来，便該欢喜；怎么反然落泪？岳父一家可好？

徐廷臣　他、他、他……他們也好！(又拭泪介)

徐　苞　啊！看爹爹这般光景，内中必有緣故，为何不与孩儿說知？

徐廷臣　儿呀，你才回得家来，后面歇息去吧。

徐　苞　遵命。(轉身看介)哎呀不好！看这紙錢飞揚，尚未焚完；又有羹飯酒浆在此，分明是祭奠亡人。莫非我妻她、她、她……竟故去了！(急跪哭介)哎呀爹爹！你虽不肯明言，看这羹飯紙錢，分明是祭奠亡人，爹爹还是实說了吧！

徐廷臣　唉！事到如今，也瞞你不得。只因两月前有山东巡撫公子胡型，不知怎么知道你媳妇的容貌，串通地棍都来德，捏告原聘在先。貪官受賄，竟将梅花簪退回，媳妇断归胡姓了！

徐　苞　(急介)那时爹爹你便怎么样呢？

徐廷臣　为父和你岳父去到公堂大鬧，以后又往府中上告，誰想官府官官相护，皆不济事。因此你岳父一气而亡，你媳妇竟被胡賊搶去了！

徐　苞　哎呀！(昏倒介)

徐廷臣　我儿醒来！

徐　苞　(唱倒板)

霎时間冷汗淋三魂不在，

岳父！我妻！哎呀岳父哇！(哭介)

可怜她遭奇禍生死分开。

哎呀爹爹！儿媳被賊搶走，难道她就順从了賊人不成？

徐廷臣　儿啊！說起你妻，好一个貞烈媳妇，她寻死覓活，矢志不从，到如今还不知她的生死啊！(哭介)

徐　苞　如此，待孩儿赶去！(急欲赶下介)

徐廷臣　(拦介)儿啊，你小小年紀，如何去得？

徐　苞　爹爹不叫孩儿前去，叫我哪里丢得她下！(哭介)

徐廷臣　你今方回，怎便舍我而去？这有聘定梅花簪一枝，好好收藏，待些时日，再去寻她便了！

徐　苞　唉，賢妻呀！(哭介)

徐廷臣　唉，賢媳呀！(哭介)

〔同下〕

第十四場

〔胡型上〕

胡　型　(念)心机費尽娶佳人，

誰知佳人不許亲；

終日梦愁难共枕，

却教欲火自焚身。

我、胡型。自从将杜小娘子搶来，誰知她每日寻死覓活，不許我近身，劝又不从，打又不怕，欲待摆布她，又見她千娇百媚，难下毒手。常言道：妇道人家，水性楊花。慢慢下些功夫，日子久啦，也許会回心轉意。但是此地不可久停。我已叫下船只，将她鎖在船中，且等带回山东，再作道理。

〔都来德上〕

都来德　一生为篾片，助富慣欺貧。

参見大爷！

胡　型　罢啦。老都，杜娘子不肯依从，这便怎么处？

都来德　杜娘子不肯依从倒是小事。我今又想起了一件大事，只要此事办妥，那杜娘子也就依从啦。

胡　型　什么大事？你且講来！

都来德　那徐苞在外游学，是个年少有为之人，倘然一朝得志，报起仇来，那还了得？何不差人将他刺死，灭絕后患，那时杜娘子也就死了念头，和大爷您自然成为夫妇，岂不是好？

胡　型　你也太多虑啦。料他一个穷儒，騎馬也赶不上我爹爹的地位。

都来德　大爷，岂不聞“斬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胡　型　旣然如此，我有家丁名喚胡鷹，此人頗有勇力。叫他同你前去！（向內）胡鷹哪里？

〔胡鷹上〕

胡　鷹　与人做犬馬，哪管是和非。

参見大爷，有何吩咐？

胡　型　只因那杜娘子的丈夫徐苞，今在江浙游学。他妻改嫁于我，那斯怎肯甘心？恐他日后寻仇，因此命你随同都相公前去，将他刺死，以除后患。办好回来，自有重賞。

胡　鷹　大爷差遣，敢不从命！只是都相公你要认眞了，我方好动手。

都来德　有我同去，不会錯的。

胡　型　須要多加小心。你我同在山东衙內相会便了！

都来德
胡　鷹　是！

〔胡型下〕

都来德　正是：相逢不下馬，

胡　鷹　各自奔前程。

〔同下〕

第十五場

徐　苞　（內）賢妻呀！（上）

（唱）思想起結髮人衷心难放，

　　黄夜里背严亲远奔江乡。

　　都只为赶行舟兼程而上，

　　轉眼間到江边盼断肝腸。

小生那日归家，听得我妻被胡賊搶去，急欲找寻，怎奈父亲拦阻。等到夜間，悄悄离了家門，从琵琶州一路而来，前面已是江西十八灘了。（望介）只見无数船只，也不知我妻可在此处，这便怎么处？

〔幕內鳴鑼、吹打声〕

徐　苞　啊！那旁有只官船，泊近岸来，待我快到那厢去看。（圓場，看介）呀！看那船头艙門之上，貼着山东巡撫的封条，想必就是賊人的船只，待我問他一声。（向內）啊，船上掌家！这可是山东胡巡撫的船只么？

众　　　（內）正是巫巡撫的家眷船。

徐　苞　听他回說，正是那胡賊的家眷船，我妻定在其中。唉，相离咫尺，不能得見，好不痛煞人也！

（唱）我这里站江边泪眼相望，

不知她被困在哪个船艙？

本待要拚性命挺身而往，

唉！

螳螂臂怎敌得那群虎狼！

且住！我若只身上他船去，不但不能与妻見面，反而定遭毒手。不免且躲在芦葦之中，等到夜間，覷个方便，与她相会便了。唉，賢妻呀！

〔梅香、巫素媛上〕

巫素媛　夜闌人靜，月色朦朧，不免打开窗帘，看看江景如何。（推窗望介）

徐　苞　啊！看那船上，人影模糊，是个女子，莫不就是我那賢妻，待我試叫一声。杜冰梅，我那賢妻呀！我是你丈夫徐如山在此望你。

〔巫素媛、梅香惊介〕

巫素媛　这般时候，怎么芦葦之中有人呼喚？

徐　苞　妻呀，你可曾听見？

巫素媛　（唱）看芦中影依稀少年模样，

徐　苞　她聞声呼喚，便探身而望，一定是我那賢妻无疑了。

巫素媛　（唱）却为甚忒张慌面带悲伤？

徐　苞　賢妻呀！

巫素媛　（唱）哭啼啼有多少愁恨难講，

徐　苞　你旣知丈夫在此，为何不与我搭話呀？

梅　香　他敢是个疯子！

巫素媛　（唱）一声声向舟中乱話顚狂。

徐　苞　唉！事到今日，你还害什么羞哇？待我将这梅花簪擲进艙室內，她若見物伤情，一定与我搭話的了！

（擲簪介）

巫素媛　丫鬟，舟中什么声响？

梅　香　（拾簪看介）是一枝簪儿。

巫素媛　此人益发狂放起来。快快閉上窗門，同到內艙去吧。

梅　香　是。（閉窗介）

〔巫素媛、梅香下〕

徐　苞　啊！

（唱）实指望見聘簪愁腸共講，

却怎么反无情掩上船窗？

哎呀且住！我正要与她傾訴情由，恐她不信，故将梅花簪抛进窗去。誰想她竟将窗关閉。莫非她順从了賊人不成？唉！她乃賢淑女子，豈能做出此事？待我耐心守候，看看有何动靜。

〔巫天成、巫妻上〕

巫天成　新娘子，你看月儿又昏黑啦。

徐　苞　看那船上，隐隐一男一女，好生奇怪呀！

巫　妻　芦葦中怎么有人行动？

巫天成　那是起了风啦。新娘子，咱俩睡去吧。

巫　妻　好，你随我来呀！

〔巫天成、巫妻下〕

〔院子提灯上〕

院　子　方才睡下，又要出恭。（上岸，見徐苞介）啊！你是何人？夜靜更深，在此伸头探望，敢是要偷窃不成？

徐　苞　我是失迷路途了，老丈休怪。

院　子　这是山东巡撫的大船，家眷在內，你要快些走开！

徐　苞　請問老丈，你可是胡府的大叔么？

院　子　我正是巫府的家院，你問我做甚？

徐　苞　敢問老丈，你家老爷有几个公子？

院　子　只有一个。

徐　苞　哦，他娶了一位新娘子可好么？

院　子　起先也有些狗头狗！

徐　苞　"狗头狗"是"恼"，敢是不和？

院　子　起先不和，后来就好了。

徐　苞　（惊介）噢！她、她、她……竟好了么？

院　子　好了。

徐　苞　此話是眞的么？

院　子　呀呸！你这人好沒来由！不生不熟，只管絮絮叨叨。幸是我老人家；若是撞着别人，一定打你两个大耳光子！（捺肚介）哎呀不好了，恭急的紧！我且出恭去，不要理他。（急下）

徐　苞　罢了哇罢了！方才見那些光景，我还半信半疑；如今听那家院之言，她竟改变心腸，眞叫我好恨也！

（唱）平日枉把綱常講，

三貞九烈尽荒唐！

七尺男儿志量广，

从此恩情付汪洋！（恨介，下）

第十六場

〔場設灵应大帝庙。四鬼卒、判官引灵应大帝上〕

灵应大帝　（唱"点絳唇"）孽海无边，浮生有限，休迷恋，善恶昭然，报应循环轉。

吾乃、灵应大帝是也。掌賞善罰恶之权，保祈福禳灾之事。前有秀才徐苞在此求签，俺判与四句箴言，日后自有应驗。今日徐苞有难，待他到来，搭救于他。众鬼卒，肃整威仪者！

四鬼卒　啊！

〔都来德、胡鷹上〕

都来德　只为日后长安計，紧皺眉头起杀机。

咱二人奉了公子之命，寻找徐苞，但不知从哪条路方能寻着。(看介)此間有一古庙，一同进去求上一签。

〔都来德、胡鷹进庙門，見神像怕介〕

都来德　哎呀！这些神像怎么这样凶恶？这签，胡大叔您求吧！

胡　鷹　待我来求。(跪介)神圣在上：小人胡鷹去杀徐苞，不知走哪条道路方能遇見。求賜灵签，改日还願。(抽签起介)第四十一签"下下"！

都来德　桌上現有签簿，待我查看。

(念)流連流連，

就在眼前；

尸积冷庙，

血濺高原。

啊！照此签看来，在这里就能寻得着的，你我且休息片时。

〔徐苞上〕

徐　苞　(唱)妇人心水性楊花蕩，

說什么地久与天长！

是我昨夜所見所聞，才知道天地間只有义夫，并无节妇。唉！看起来我今生要終身不娶了！(看介)来此已是灵应大帝之庙！唉！这便是昔日求签之处，好不灵驗！待我进去揖謝神圣。(进庙介)

都来德　(向胡鷹)来的正是徐苞。你我閃过一旁。

〔都来德、胡鹰下〕

徐　苞　大帝好灵签也！（跪拜介）

〔都来德、胡鹰暗上〕

徐　苞　（唱）比目魚竟分开灵验无上，
　　　　　　願神灵多默佑除此强梁。

〔胡鹰扯徐苞介，徐苞惊躲介，胡鹰拦徐苞介〕

胡　鹰　哪里走！

徐　苞　小生孤身无財，乞饒性命！

胡　鹰　俺正为要你的性命而来！

徐　苞　小生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我性命？

胡　鹰　你妻子嫁了胡相公，怕你日后报仇，差我前来杀你，以除后患！

徐　苞　哎呀，竟有这等事！大哥，你若行个方便，放我逃走，日后必当重报。

都来德　放不得！放了他，可就害了咱們啦。

胡　鹰　如今放你不得，看刀！

〔胡鹰砍徐苞，徐苞跑介，胡鹰赶介，小鬼絆胡鹰跌介，徐苞跑下〕

都来德　胡大叔，他跑啦，快追！

〔鬼卒使胡鹰扭都来德介〕

都来德　胡大叔，我是都来德，你别弄錯啦。

〔胡鹰杀都来德介，再跌，醒介〕

胡　鹰　都相公！哎呀都相公！怎么徐秀才逃走，反把都相公杀死？（想介）哎呀不好！方才精神恍惚，好似鬼神驅使一般，想是大帝显圣。此地不可停留，不免逃走便了。

灵应大帝　善哉！善哉！暗室亏心，神目如电。都来德恶貫满盈，合有果报。鬼卒，将都来德鬼魂押赴冥司去者！

四鬼卒　啊！

〔灵应大帝、判官下，四鬼卒押都来德魂下〕

第十七場

〔徐苞跑上〕

徐　苞　吓煞我也！可恨那伙强人暗室亏心，执刀杀人，这条性命，险些送在他手。唉！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轉回家乡？不免去往京都，倘得一官半职，定将奸人淫妇碎尸万段！正是：恩情既逐浮云散，仇恨翻成海样深。（下）

第十八場

杜冰梅　（內哭介）喂呀！（上）

（唱）恨賊人施狡謀心腸奸险，

偏不幸公堂上又遇貪官。

老爹爹遭强暴身亡悲慘，

恨不得拚一死共赴黃泉。

眼睜睜好鴛鴦一旦拆散，

可怜我身无主被囚籠樊。

沒奈何且只得暫从权变，

雪父仇全妇节誓把仇歼。

奴家、杜冰梅。自被胡賊搶来，因奴宁死不从，被他监禁在此，日夜堤防，求死不得，逃走不能。是奴心生一計，假意允許成亲，待等时机一到，将贼杀死，替我爹爹报仇，奴即寻个自尽便了！

（唱）今世里与徐郎难諧姻眷，

願来生共偕老再续前緣。

〔胡犁上〕

胡　犁　娘子心回轉，教我太喜欢。

小娘子，我这里有礼啦！

杜冰梅　公子請坐。

胡　犁　多蒙娘子見允，你我今夜成亲，眞乃三生之幸！

杜冰梅　妾承公子錯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恐蒲柳之姿，难遂白头之願。

胡　犁　呃！学生若有异心，今夜就死在这灯燭之下！

杜冰梅　公子言重了。

胡　犁　沒关系。(向內)使女們，快快摆下合欢酒，再与娘子把盞！

二丫鬟　(內)是。(上，摆酒介)

胡　犁　娘子請来用酒！

杜冰梅　奴家不会飲酒，請公子代飲了吧。

胡　犁　使得，使得。(飲酒介)小娘子，你也要少吃一杯呀！

杜冰梅　方才言过，还是請公子代飲。

胡　犁　哈哈哈……小娘子自从到此，只是掩面悲啼。今夜灯下仔細观看，眞不愧天仙下凡，好不快活人也！哈哈哈……

杜冰梅　(背恨介)公子既是欢喜，换大杯来，待我敬酒三杯。

胡　犁　怎好劳动哪？

杜冰梅　公子，請尽此杯！

胡　犁　娘子賜，学生不敢辞。(飲酒介)啊娘子，学生喝得多啦。待我回敬一杯，以表学生寸忱。

杜冰梅　奴家实在不会飲酒，还是請公子自飲。

胡　犁　呃！你略略沾唇，也就遂了我的心願啦。

杜冰梅　(稍飲酒)公子，請你代飲了吧！

胡　型　这个自然。杯留余香，岂肯辜負！（飲酒介）

杜冰梅　公子，再飲几杯。

胡　型　好，我飲。

〔杜冰梅連斟酒，胡型連飲，醉，吐介〕

胡　型　实实吃不得啦，快睡去吧！

杜冰梅　待我再敬一大杯。

胡　型　吃不下啦。

〔杜冰梅与胡型灌酒，胡型大醉，伏桌睡介〕

杜冰梅　你們收过杯盘，安息去吧！

二丫鬟　是。（拿酒盘下）

〔杜冰梅关門，脫紅披介〕

杜冰梅　胡賊呀胡賊！我杜冰梅一家被你害得好苦哇！

（唱）我一家无端的被你坑陷，

竟妄想逞疯魔倒凤顚鸞。

罗敷女自有夫岂受汚玷？

这也是宿世寃孽报循环。

〔起三更〕

杜冰梅　啊，譙楼已打三鼓。这般时候，若不下手，更待几时！

（唱）急忙忙取下了系裙白练！

〔杜冰梅取白練勒胡型介，胡型惊醒起介，杜冰梅按胡型身緊勒介，胡型死介〕

杜冰梅　（唱）吓得我气力微手足如綿。

幸喜賊人已死，奴家貞节无亏。徐郎啊徐郎！你妻今夜命尽于此，可以对你无愧了！

（唱）但願你保平安諸事如願，

这灵根終不昧飞到郎边。

罢！（自缢介）

〔丫鬟甲上〕

丫鬟甲　昨晚公子房里，乒乒乓乓，响了一夜，难道新娘又变了卦，两个人打架不成？天已大亮，房門还关着，待我从窗縫瞧瞧。（看惊介）哎喲，可吓死我啦！不、不、不……好啦。有請老爷！

〔胡維上，二家丁、丫鬟乙随上〕

胡　維　何事惊慌？

丫鬟甲　哎呀老爷，吊死啦！

胡　維　哪个吊死了？

丫鬟甲　一横一竖，两个人都吊死啦！

胡　維　（惊介）快快将門打开！

〔二家丁打門，众进介〕

胡　維　快将白练解开，取姜湯来灌救！

〔二家丁放胡型、杜冰梅介，二丫鬟取姜湯灌介，杜冰梅醒介〕

二家丁
二丫鬟　好啦，新娘子有气啦。

胡　維　公子呢？

二家丁
二丫鬟　公子沒气啦！

胡　維　你們这些狗才！为何不先救你家公子？

二家丁
二丫鬟　公子喉管勒断，故此难救。

胡　維　（哭介）儿啊……（向家丁）左右，速备棺木，将公子成殮；将这女子拿到有司衙門，严刑审問便了！

二家丁　是。（扶杜冰梅下）

胡　維　你終朝思想如花貌，反被如花断送了。（哭介）儿啊……

〔众同下〕

第十九場

〔四青袍，門子引陈清上〕

陈　清　（引）政簡民和，听四野，吹动謳歌。

下官、济南府知府陈清。到任以来，頗称民望。怎奈撫院胡維甚是貪婪，今早发下女犯一名，說是将他公子勒死，叫我严审定办。我想其中定有別情。左右，带女犯杜冰梅上堂！

一青袍　是！（下，带杜冰梅上）

陈　清　杜冰梅！

杜冰梅　有。

陈　清　看你年少青春，为何将胡公子勒死？其中必有奸情！快快从实供招，免得皮肉受苦！

杜冰梅　老爷容禀！

（唱）自幼儿受徐家梅簪聘定，

陈　清　你丈夫何人？

杜冰梅　（唱）名徐苞远游学尚未成婚。

陈　清　旣許徐家，为何又改嫁胡公子？

杜冰梅　（唱）那胡賊慕姿容捏造媒証，

仗势力賄官府控訴无門。

父高年遭毒手阶前殞命，

又差遣强豪奴刺杀書生。

杀父仇刺夫恨山海深重，

老爷啊！

勒賊人誓全我孝义节貞。

陈　清　啊！你道成全“孝义节貞”，莫不成与胡公子尚未成亲么？

杜冰梅　犯女深仇在身，岂能从贼！

陈　清　唉！听你供詞，情殊可憫。（向青袍）暂且收监！

一青袍　啊！（押杜冰梅下）

陈　清　唉！胡公子强夺婚姻，逼死人命，死有余辜。此女守节报仇，成全孝义，实为可嘉。倘若判成謀杀大逆，岂不是天大的冤枉？也罢！暂且将它作为疑案，日后从緩审問便了！

〔众同下〕

第 二 十 場

〔郭宗解上〕

郭宗解　（念）不讀詩書不咬文，

一生面目本来眞；

滿腔热血凭誰洒？

白眼看他世上人。

咱家、济南府獄中的牢头郭宗解是也。自幼父母双亡，六亲无靠。生就全身膂力，却有一副俠腸，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只是时运不济，在这獄中与些腌臢死囚相对，眞眞令人气短！今日送来一名女犯杜冰梅，聞說胡公子被她害死。想她手中定有錢財，不免将她喚出，要些見面錢，有何不可？（向內）吠，杜冰梅出来走动走动啊！

杜冰梅　（內）苦哇！（上）

（唱）实指望舍微躯孝节全就，

誰料想孽緣未滿薄命残留。

今生里对郎君抱羞含垢，

淸白体反作了待罪羈囚。

郭宗解　你这死囚，哭哭啼啼，装模作样，着打！

杜冰梅　禁大哥，我正求死不得，倒不如将我打死了吧！

郭宗解　嘿！你倒刁猾得很。先把見面錢、入监油与我，然后打你不迟。

杜冰梅　奴家只有满怀冤情，若要銀錢，却是分文无有。

郭宗解　你乃撫院衙中姬妾，怎說分文无有？这話要騙誰呀？

杜冰梅　唉！我若甘做他的姬妾，又何至于到此地步！只因杀父之仇，夺夫之恨，为全节孝，才将强人勒死啊……（哭介）

郭宗解　（背供介）哎呀，听她之言，倒是一个节烈女子。只是如今的人儿，口是心非，不可深信。我且躲过一旁，听她說些什么。（向杜冰梅）今日且便宜了你，改日再与你算賬！（下）

杜冰梅　想我杜冰梅，有天大冤情，身遭縲絏，好不令人悲痛也！

（唱）紅顏女福命薄身陷虎口，

这也是前世里結下冤仇。

念徐郎游远方此情誰剖？

怎知我今成了待罪死囚！

但願得早日与严亲相守，

不孝女告无辜傾訴原由。

〔郭宗解暗上〕

郭宗解　俺在一旁，听了多时，原来那胡公子果然夺人之妻，杀人之父。这女子方才言語，并无虚謊。待我进去安慰于她。（进門介）

杜冰梅　啊，你这般时候前来，却是何意？

郭宗解　杜娘子不必害怕。你的眞情，我已尽知。今后不但

不难为于你；遇有机会，我还情願助你一臂之力。我且問你：你丈夫叫什么名字，現在何处呀？

杜冰梅　奴丈夫姓徐名苞，远方游学，不知今在何处。

郭宗解　唉！我本想替你丈夫捎个信儿，叫他前来。如今不知他身在何方，这也就难办啦。也罢！你今暫且忍耐，似你这样节孝之人，以后必有出头之日。且請安歇了吧！

杜冰梅　唉，徐郎啊！

〔分下〕

第二十一場

〔牌子。四龙套引胡維上，圓場〕

胡　維　下官、山东巡撫胡維。昨有圣旨到来，严老太师被罰入养老院为民，一門誅戮。又命下官征討支波国。本待不去；怎奈靠山已倒，恐遭不测，沒奈何只得領兵到此。此处离支波国不远。軍士們，杀上前去！

四龙套　啊！

〔众圓場。四番兵引支波国王上，会陣介，起打，胡維原人敗下，支波国王原人追下〕

〔連場——胡維原人敗上，支波国王原人追上，起打，胡維被擒介，众同下〕

第二十二場

〔支波国王上，四番兵随上〕

支波国王　将他綁上来！

〔一番兵押胡維上，胡維跪介〕

支波国王　如此敗将，还敢領兵前来？若要不死，快快投降！

胡　維　願降願降。

支波国王　松綁！

〔一番兵与胡維松綁介〕

胡　維　謝大王！

支波国王　旣肯归降，命你以为前部向导，就此起兵前往！

四番兵　啊！

〔众同下〕

第二十三場

〔徐廷臣上〕

徐廷臣　檐前聞鵲噪，天外盼人归。

老朽、徐廷臣。前者孩儿为寻媳妇，竟然隐瞞于我，只身前去，老朽日夜忧心。不想昨日忽有喜报到来，說他大魁天下，不日告假省亲。这般时候，不見到来，叫我好盼望也！

〔四靑袍持旗引徐苞上〕

徐　苞　十年窗下苦，今日錦衣旋。

左右，退下！

〔四靑袍下〕

徐　苞　爹爹在上，孩儿拜揖！

徐廷臣　罢了，坐下！

徐　苞　告坐。

徐廷臣　儿呀，我家世代寒門，今你一旦成名，荣宗耀祖，眞乃家門之幸。只是可惜你……（拭泪介）

徐　苞　爹爹，为何悲伤落泪？

徐廷臣　唉！你今衣錦荣归，可惜你那媳妇不能在此团聚。你去找寻，可知她的消息么？

徐　苞　爹爹，再休提她！

徐廷臣　却是为何？

徐　苞　爹爹呀！

(唱)孩儿我冒风霜江边寻見，

誰想她全无有半点相怜。

徐廷臣　敢是怨你相弃了她？

徐　苞　(唱)改心腸竟从賊心欢意滿，

徐廷臣　这就不該怨你呀！

徐　苞　(唱)反教人刺杀我山海仇寃。

徐廷臣　儿呀，我来問你：大江之中，船只甚多；况且又在黑夜之間，你是怎么知道就是她呀？

徐　苞　那船上写的明明白白，是山东巡撫官船，不是她，还有哪个？

徐廷臣　你道她要害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徐　苞　哎呀爹爹呀！那日孩儿去往灵应大帝庙中，忽有一人要害孩儿性命，孩儿再三要求，他道：你妻改嫁胡府，怕你日后报仇，因此差我前来，以除后患。若非孩儿逃跑得快，早已命丧他手，不能再見爹爹了哇！(哭介)

徐廷臣　哎呀！

(唱)只道她明大义守貞不变，

万不想恋金屋反結仇寃。

儿呀，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你今状元及第，还愁无有名門淑女与你为配么！

徐　苞　孩儿情願独守終身，也是不娶的了！(拭泪介)

徐廷臣　唉！此事还須从緩商議。

〔差官上〕

差　官　恩从天上至，人自日边来。

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干什么的？

差　官　俺从京中而来，报徐老爷榮升的。

院　子　候着。（进門介）稟老爷：有京报到。

徐　苞　叫他进来！

院　子　老爷叫你进来。

差　官　恭喜老爷，欽放山东巡按。

徐　苞　家院，賞他紋銀十两。

院　子　是。

差　官　謝老爷！

〔院子、差官下〕

徐延臣　我儿巡按山东，胡賊之仇得报矣。

徐　苞　爹爹有所不知，那胡維征討文波国，全軍尽沒，已为降虜。他的家眷早已不知下落了。

徐延臣　好，他今如此，也算得了报应。

徐　苞　是。

〔同下〕

第二十四場

〔巫素媛上〕

巫素媛　（引）惆悵多情，怪相逢，語欠分明。

奴家、巫素媛。自从爹爹解职回家，舟泊江西十八灘前，遇見一个書生，望着奴家，十分悲切，口口声声叫我是他妻子，又将梅花簪儿擲入舟內。奴家当时抽身而退，不解是何因由，又不好向父母言講。若說是他一时誤认，船头明明写的“山东巡撫

官船"；况又将这枝簪儿向我投来，似非无意。想他那悲惨之声，出于至誠，断非輕浮之輩。为此叫我日夜思量，因思成病，好不悶煞人也！

(唱)我与他未相逢怎知名姓，

又緣何繞船只錯喚卿卿？

梅花簪岂輕投相思纏定，

似哀猿啼不住直恁痴情。

想必是宿世冤今生报应，

不由人情脉脉暗自伤心。

〔梅香上〕

梅　香　忙将欢庆事，报与小姐知。

恭喜小姐！賀喜小姐！

巫素媛　痴丫头，有甚喜事？

梅　香　方才夫人那里听說严嵩罢职为民。現在支波国作乱，朝内无人，朝廷将老爷起用，荣升丞相。岂不是大大的一件喜事？小姐，您还不赶快到前面去道喜么？

巫素媛　唉！我身体懶倦，少时再去。

梅　香　嘿！什么懶倦？自从遇見了那个可怜的相公，又守着这枝簪儿，朝夕思念，因此成病。我說小姐，您連人家姓名都不知道，只是呆想，有什么用处？还是到夫人面前說說話，散散心，别再胡思乱想啦。

巫素媛　唉！相逢何必曾相識？

梅　香　道是无情却有情！

〔同下〕

第二十五場

杜冰梅　(內哭介)喂呀！(上)

（唱）黑暗暗冷飕飕阴风透体，
　　夜沉沉人悄悄鬼哭声悲。
　　似这等覆盆冤有誰怜恤？
　　生不能死不得瘦骨支离。
唉！可叹我杜冰梅自将胡賊毕命，只求一死；不料含羞入獄，度日如年。幸蒙牢头郭宗解念我冤情，未受凌逼。只是不死不活，永无昭雪之期。看将起来，一定死于獄中的了哇！

［郭宗解急上］

郭宗解　忙将按院事，报与杜娘知。
　　杜娘子哪里？

杜冰梅　禁大哥何事？

郭宗解　如今那胡巡撫兵敗降賊，你的仇人是不怕的啦。还有一件大喜事。

杜冰梅　敢是皇恩大赦？

郭宗解　大赦却无有。如今新按院到任，你就要大喜啦。

杜冰梅　纵然新按院到此，也未必能察我奇冤，有何可喜！

郭宗解　我記得你那丈夫可是姓徐？

杜冰梅　正是姓徐。

郭宗解　他的名字呢？

杜冰梅　名叫徐苞。

郭宗解　哪里人氏？

杜冰梅　广东惠州人氏。

郭宗解　哈哈！这更不錯啦，如今按院正是姓徐名苞，广东惠州人氏，想是你的丈夫到啦。

杜冰梅　（惊介）按院他是徐苞么？

郭宗解　正是徐苞。

杜冰梅　(喜介)如此說来，果是奴的丈夫，令人可喜！只是怎能与他相見呢？

郭宗解　向来按院到任，定要清查监狱，审理冤情。只要他亲来点监，見有你的名字，自然他就相认啦。

杜冰梅　唉！徐郎啊徐郎！当日閨閣之中，只望他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你今日衣錦登朝，我却含冤在獄，不想这牢獄之中，却是我夫妻相会之地了哇！

(唱)喜徐郎身显耀少年得意，

　　但只怕难认我蓬首之妻。

　　况又是阶下囚囹圄身系，

　　纵相逢慚形秽判若云泥。

郭宗解　小娘子你这話說錯啦。你为他守节，負屈含冤，才落到这般地步。他今日虽然做了高官，焉有不将你认下之理？等到查监之时，你只管向前相认就是。

杜冰梅　禁大哥說得有理。但这按院果是姓徐名苞，惠州人氏么？

郭宗解　一点也不差。

杜冰梅　哦！果然不差？

郭宗解　不差。

杜冰梅　啊，这就好了，我也有出头之日了哇！哈哈哈……

郭宗解　啊哈哈哈……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四青袍、书吏引陈清上〕

陈　清　今有新按院到任，挂牌清獄，亲自点监。只得在此伺候。来，喚禁子！

一青袍　禁子走上！

〔郭宗解上〕

郭宗解　不聞呼俠士，常听喚牢头。

参見老爷！

陈　清　獄中打扫洁凈，吩咐各犯随案听点，不許錯乱喧嘩。

按院到此，須要小心！

郭宗解　是。（下）

〔众同下〕

第二十七場

〔四文堂、四刀手、二門子引徐苞上〕

徐　苞　（引）职授巡按，日夜里，与民伸冤。

（詩）欽奉朝命出皇城，

　　糾察貪官斬佞臣；

　　慢道二天能复庇，

　　須知一面不容情。

下官、徐苞。蒙圣恩欽放山东巡按。到任以来，想起前仇，十分切齿；怎奈胡賊家室消亡，那恶妇已然漏網。昨見各府州县申报各种案件，想来其中不乏冤情。为此挂牌清獄，亲自点监。左右，打道济南府！

四文堂　啊！

〔众圓場。陈清、书吏上，迎介，徐苞进門，坐介〕

陈　清　参見大人！

徐　苞　罢了。

陈　清　謝大人！

徐　苞　本院蒙恩持簡，矢慎矢公。不知貴府獄中，重大罪囚，共有几起？

陈　清　一共三百六十五名。

徐　苞　暂請回衙理事。

陈　清　是。(下)

徐　苞　取死囚簿上来!

書　吏　是。(取簿介)

徐　苞　(看簿介)江洋大盗一名錢之甲。有赃有据，斬之何疑？(判介)斬！(又看簿介)持刀杀人一名孙老虎。如此罪恶，斬犹嫌低。(判介)斬！(又看簿介)阴謀造反一名穆大头。此乃不赦之罪。(判介)斬！(又看簿介)强奸逼死一名王三，情眞罪当。(判介)斬！(又看簿介)謀杀亲夫女犯一名杜冰梅——(大惊介)啊！(擦眼介)謀杀亲夫女犯一名杜冰梅——(呆介)呀！怎么又有一个杜冰梅？快查卷来！

〔书吏送卷，徐苞看介〕

徐　苞　"勘得女犯杜冰梅，勒死亲夫胡型"。哎呀且住！这女犯可是广东人氏？这胡型可是前任撫院公子？

書　吏　正是。

徐　苞　原来这恶妇又做出这般歹事！天網恢恢，如今也犯在本院之手。左右，快带女犯杜冰梅！

書　吏　禁子，带杜冰梅上堂！

〔郭宗解带杜冰梅上〕

杜冰梅　喜极反成苦，悲深更带羞。
　　　　我那徐——

四青袍　哦！还不跪下？

杜冰梅　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跪介)

徐　苞　(冷笑介)嘻嘻嘻……你就是杜冰梅，你可晓得我是誰啊？

杜冰梅　(背惊介)呀！徐郎，我怎么不晓得你！难道你竟不晓

得我了？

徐　苞　住口！

(唱)見賤人按不住胸中宿怨，

誰想你貪富貴廉耻尽捐。

杀父的戴天仇全然不念，

好夫妻变做了夙世孽寃。

杜冰梅　哎呀！

(唱)都只为遇强暴身遭磨难，

把残生置度外誓保貞坚。

为父仇設机謀将他誆騙，

假成亲杀賊子才得伸寃。

徐　苞　哼哼！成亲便成亲，怎么叫做“假成亲”？是你水性楊花，与賊成亲，又不知因甚奸情，才将胡賊勒死？如今反来作这般絕大題目。我再問你：今日勒死了他，便是为与你父报仇；可記得前日要刺杀我，也是为他除害么？

杜冰梅　差人前来杀你，实乃胡賊之謀；我为此痛恨实深，怎么反說为他害你？

徐　苞　思想起来，眞叫我好恨也！

(唱)枉为你苦奔波背乡离县，

枉为你痛肝腸哭遍山川，

枉为你在人前唇焦舌烂，

枉为你宿葦中不顾飢寒。

杜冰梅　住了！你旣为訪我，便該曉得我的已往眞情啊！

徐　苞　我在江岸也曾見你一面，怎么不曉得？

杜冰梅　这就奇了。自从我被賊人搶劫，一路鎖在艙中，进衙之后，又被禁閉一室，怎么会与你相見？

徐　苞　你的舟泊江西十八滩前，船上有山东巡撫封条，难道会认錯了不成？

杜冰梅　这又奇了。我被鎖在艙中，哪曉得什么十八滩在哪里？靑天白日，竟然捏造这样鬼話。我且問你：那时見我，你便怎么样呢？

徐　苞　那时見你，我将梅花簪擲入舟中，只望你見簪以后，与我一言；誰知你佯佯不睬，竟自退去。我今問你：那梅花簪現在何处？

杜冰梅　哎呀，这是哪里說起！我何曾見过你的梅花簪？徐郎！你不肯认我便罢；为何造此虛言，将我寃枉？

徐　苞　恶妇！你还敢叫我作“徐郎”么？

杜冰梅　难道叫你“老爷”不成？

徐　苞　哎呀！

(唱)从今后我与你恩义两断，

想生还除非是海变桑田。

想你这恶妇，先要杀我，后又害死胡型，如此作恶，斬之无亏。来，将她押下！

杜冰梅　徐如山哪，徐苞！我杜冰梅茹苦含辛，以全貞操，久想一死，何望生还？但是死得其所，倒也甘心。不想你不念結髮之情，守节之义，反以“莫須有”三字誣陷于我。使我蒙此不白之寃，負屈而死，死而有知，岂能放过你这負心的賊子啊！

(唱)不想你昧天良将我誣陷，

灭綱常忘恩义禽兽衣冠。

徐　苞　这样潑妇，哪里容得？将她收入监內，明早处斬，带下去！

門　子　禁子，将犯妇带下去！

〔郭宗解怒介〕

杜冰梅　天哪，天！我杜冰梅一生貞烈，不想竟被誣此恶名而死，叫我好不瞑目哇！

〔郭宗解带杜冰梅下〕

書　吏　天已不早，請大人回衙。

徐　苞　吩咐各犯，明日候审。带馬！（上馬介）

〔幕內痛哭声〕

徐　苞　啊！誰人在此啼哭？抓来見我！

四文堂　只听見有哭声，并未見有人。

徐　苞　莫非监中还有不明之事，故尔有人被寃啼哭？待我明日再来审理便了。回衙！

众　　　啊！

〔书吏暗下。众圓場。四文堂、四刀手、二門子暗下。徐苞进門介〕

〔徐廷臣持灯上〕

徐　苞　啊，原来是爹爹！

徐廷臣　我儿为何此时方回？

徐　苞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孩儿今日前去点监清獄，見有謀杀亲夫杜冰梅一案，誰知就是那个淫妇！

徐廷臣　有这等事！难道又有什么奸情，故将那胡賊杀死？

徐　苞　唉！孩儿想起前仇，已将她判为斬罪。

徐廷臣　这也該斬！

徐　苞　不想孩儿自出监門，隐隐聞有哭泣之声，不离左右，未知何故？

徐廷臣　（呆介）如此光景，想必还有寃情。我儿不可造次！

徐　苞　孩儿此时也是这般疑惑。

徐廷臣　此女性烈气刚，被你一番凌辱，今夜恐难保全性命。

徐　苞　如此說来，孩儿趁此夜間，将她提来，再次細細审

問，便知分晓。

徐廷臣　这便才是。

〔院子暗上〕

徐　苞　院子过来，拿我令箭，差人到那济南府监中提取女犯杜冰梅，不得有誤！

院　子　遵命！（下）

徐　苞　爹爹，請安歇了吧。

〔同下〕

第二十八場

〔起二更。郭宗解急上〕

郭宗解　眼見不平事，怀藏鋤暴心。

可恼哇，可恼！方才按院徐苞到此，实指望平反寃獄，将他妻子杜氏认下。不想他把一个貞节烈女，不但不认，反而誣为奸淫之妇，不問青紅皂白，竟然将她判成斬罪。似这等人面兽心之人，恨不得食他之肉，剝他之皮。是我本想入衙行刺，怎奈杜娘子身在监中，岂不是反然将他陷害！这便怎么处？（想介）想来想去，只有先将杜娘子悄悄放走，方好行事。（向內）杜娘子快来！

〔杜冰梅上〕

杜冰梅　滿怀寃憤难填海，一片孤貞只問天。

禁大哥，不想我矢志全貞，如今反落了个恶名而死，叫我怎能甘心哪！

郭宗解　小娘子的寃情，就是行路之人，也要伤心落泪的。我想，如其坐以待斃，不如趁早逃走。此时无人，我且将你送出监去，待等天明，混出城門，岂不是好？

杜冰梅　唉！想我一个女孩人家，黑夜之間，何处存身？倘被巡邏拿住，岂不反累及于你？况我早无生全之念。只求大哥行个方便，与我一条麻绳，或是一杯毒酒，使我死在獄中，免得做那无头之鬼呀！（跪介）

郭宗解　（跪介）小娘子休要如此，快快請起！

杜冰梅　（唱）叹孤身受折磨只欠一死，

　　全貞节反落得山海冤屈。

　　但只願了残生魂游地獄，

　　以免得云阳市刀斧分尸。

〔起三更。差官持令箭上〕

差　官　禁子，快开监門！

〔郭宗解开門，差官进介〕

差　官　今奉按院大人之命，提取女犯杜冰梅。即刻走动！

杜冰梅　哎呀！（昏倒介）

郭宗解　呔！俺且問你，既是朝廷的典刑，也須有个时刻；哪有半夜三更提人处斬的道理？

差　官　嘟！現有令箭在此，你敢违抗按院的令旨？

郭宗解　哼哼！什么按院？分明是个枉法的狗官，着打！（拔剑杀差官介）杜娘子醒来！

杜冰梅　（醒介）哎呀禁大哥啊！你将差官杀死，官府知道，岂肯与你甘休？趁此无人，你快快逃走了吧！

郭宗解　唉！我杀死差官，怎肯一人逃走？待我闖进衙內，杀那負心之人，与你报仇。

杜冰梅　禁大哥，你、你、你……千万不可造次！想他衙門內外，均有軍兵把守，你若孤身前去，岂不是白送了性命？

郭宗解　唉！纵然不杀这負心之人，你我也是一死。如若不

然，将这差官衣帽剥下，你我改扮起来，拿他令箭，一同混出城去，再作道理。

杜冰梅 事已如此，只好逃走便了。

郭宗解 事不宜迟，待俺将你刑具去掉。(去刑具介)快快改扮，我到外面看个动静，也好准备逃走。(下)

〔杜冰梅换装介，郭宗解背包袱提棍上〕

〔起四更〕

郭宗解 幸喜才交四鼓。你我赶快离了此地。

杜冰梅 啊，禁大哥，我要留题四句，不知可有笔砚？

郭宗解 此間哪来笔砚！也罢！待我割下衣襟，蘸血为書便了！

〔郭宗解割衣蘸血付杜冰梅书介〕

杜冰梅 (念)烈女全貞苦，
牢头仗义难；
尸横灯影下，
留与薄情看！(哭介)

郭宗解 哈哈，好，好个“留与薄情看”！你我逃走了吧。

〔郭宗解、杜冰梅出獄門介，同下〕

第二十九場

〔二衙役提灯、鳴鑼引巡夜官上〕

巡夜官 我乃巡城把总是也。十天一点卯，五夜一輪更。今夜正是該班巡城。来呀，巡城去者！

二衙役 啊！

〔众圓場〕

〔郭宗解、杜冰梅上〕

巡夜官 你們深更半夜，是干什么的？

郭宗解 俺奉了按院大人之命，出城公干。

巡夜官　有何为証？

郭宗解　令箭在此。快开城門，休要誤了公事！

巡夜官　旣有令箭，开城让他們出去。

〔二衙役开城門介，郭宗解、杜冰梅出城介，下〕

〔旗牌急上〕

旗　牌　城門守将听者！

巡夜官　是。

旗　牌　俺奉按院大人鈞諭：今有济南府禁卒杀死差官，得去令箭一枝，与女犯杜冰梅逃出监門。吩咐守城兵将，不許开关放行。如有放行者，按重律治罪！你們小心了！

巡夜官　是。

〔旗牌下〕

巡夜官　（呆介）哎呀！方才那二人，一个是黑面长鬚大汉，一个是年少差官，想必就是他二人啦。但是业已放过，如何是好？（想介）有啦，給他个瞪眼不认賬，他也不知道是从哪个門里出去的。我就是这个主意。我說，伙計們，巡城去者！

二衙役　啊！

〔众同下〕

第三十場

〔吹打。四靑袍鳴鑼，胡鷹、船夫上〕

胡　鷹　一心向善勤追悔，只为从前做事差。

咱家、胡鷹，改名向善，原是胡巡撫的家人。因俺公子强娶了广东徐生員之妻，是她不肯依从，公子命我与都来德前去杀她丈夫。是我寻到江西十八滩

灵应庙中，刚刚与徐生員相遇，誰想大帝显圣，使我放了徐生，反将都来德杀死。为此不敢回轉胡府。又見神明赫赫，是我頓悟前非，改了这“向善”二字，投到前巡撫巫老爷府中。幸蒙老爷十分重用。如今老爷进京拜相，一路乘船而来，恰又到了江西十八滩。回想前事，好不令人害怕！話犹未了，老爷、夫人出艙来也！

〔巫漁、巫夫人上〕

巫　漁　故乡行更远，

巫夫人　弱女病堪忧。

巫　漁　目今支波国侵犯，边疆告警；严嵩罢职，朝事方殷，下官奉命入朝。記得昔年解职回家，経过江西十八滩。如今回京，又到此地。今昔情形，却大不相同了。

巫夫人　老爷所論，乃是国事；妾身所虑，却是女儿的病症。昨日听得向善言道，此間有一灵应庙，灵驗非常。老爷何不前去求上一签，看看女儿的疾病究是如何？

巫　漁　夫人所言甚是。就着向善备下香紙，跟随下官前去。

胡　鷹　是。

巫　漁　正是：忠臣国事重，娇女病魔深。

〔巫漁、胡鷹下〕

巫夫人　老爷已去。不免去到后艙看看女儿的病体如何。

〔同下〕

第三十一場

〔梅香扶巫素媛上〕

巫素媛　（唱）病年余只覺得形容消瘦，

高堂上怎知我一片隐忧。

念行踪似秋雁去来依旧，

計路程又到了十八滩头。

梅香，昔年此地，你可記得？

梅　香　小姐，您把此事丢开了吧！

巫素媛　我也不知是何緣故，只覺神思恍惚，废寢忘餐，想来此病，已是不能好的了。

梅　香　小姐好生将养，且耐煩些。

〔巫夫人上〕

巫夫人　娇女偏多病，日夜挂在心。

儿呀，今日可曾好些么？

巫素媛　越加沉重了。

巫夫人　我儿且放寬心。你父与你到灵应庙求签許願，神灵默佑，自然痊愈。

巫素媛　有劳爹娘了。

巫夫人　梅香，小姐今日可曾服药？

梅　香　早已吃过。

巫夫人　如此，服侍小姐上床安睡去吧！

梅　香　是。（扶巫素媛下）

巫夫人　細看女儿之病，大有可疑。大料梅香必定知情。不免喚她出来，細細盘問。（向內）梅香快来！

〔梅香上〕

梅　香　夫人有何吩咐？

巫夫人　小賤人，还不跪下！

梅　香　不知夫人为何动怒？

巫夫人　我来問你，你家小姐此病因何而起？

梅　香　梅香不知。

巫夫人　唗！小賤人，你与小姐寸步不离，如何推得这般干淨？你們所做之事，难道我还不知！快快从实講来，若有半字支吾，我便活活打死你这賤人！

梅　香　梅香实是不知道。

巫夫人　我且打你个不知道！

（巫夫人欲打，梅香夺杖哭介）

梅　香　夫人住手！事倒是有一件，只是不干梅香之过，也不干小姐之过。

巫夫人　你且講来！

梅　香　夫人哪！

（唱）自那年船停此遇一書呆，
　　无端地投来了一枝梅釵。
　　說出的言和語凄慘难解，
　　因此上扰动了小姐心怀。

巫夫人　你說的这是什么言語？我且問你，这梅釵可是枝簪儿？

梅　香　正是一枝梅花簪。事到如今，待我实說了吧！

巫夫人　快些講来！

梅　香　就是那年老爷卸任回家，泊舟在此，梅香和小姐推窗望月，只見一个少年書生，号泣而来，对着小姐直叫——

巫夫人　叫什么？

梅　香　梅香不敢說。

巫夫人　不說就打！

梅　香　哎呀夫人！那書生望着小姐，只叫"我那妻呀！我那妻呀！"又把一枝梅花簪儿，从岸上抛入舟中。小姐恐怕惹出事来，即时抽身而退，也不知那書生姓甚

名誰，因何至此。誰想小姐从此日夜思想，就成了病啦。

巫夫人　有这等事！你这小賤人为何不早早告知于我？都是你一路卖俏迎奸，招惹地方游棍。若不打死你这賤人，怎肯甘休！（打梅香介）

梅　香　夫人哪！

（唱）在船中怎能把风情来卖？

她害病却教我受此魔灾。

夫人，你便打死梅香，也是冤枉啊！

巫夫人　快取那簪儿来我看！

梅　香　是。（背供介）是她自害单思病，却拿我梅香出气！（下，取簪上）梅花簪在此。

巫夫人　（看簪介）这事叫人好不明白。巡撫官船，誰敢大胆前来？女儿未曾告我知道，思念至今，竟成一病，越发令人可疑。也罢！且将这簪儿收起，等待老爷回来，再作道理。

〔胡鷹、巫漁上〕

巫夫人　老爷此去，求得签語如何？

巫　漁　那神签四句道：

疾病如山重，

良緣差未差；

双人无意合，

春信在梅花。

下官推测再三，一时竟难猜度。

巫夫人　（惊介）哎呀老爷，"春信在梅花"此句甚是奇巧。

巫　漁　有甚奇巧？

巫夫人　妾身方才細問梅香，女儿得病之由，原为昔年泊舟在

此，女儿倚窗而望，忽見江边有一少年書生，将一枝梅花簪隔水擲入舟中。女儿掩窗急退，也不知书生姓甚名誰，因何如此。心中着了一吓，故此一病至今。

巫　漁　(惊介)有这等事！夫人，此虽不干女儿之事；但外人聞知，却也不雅。不可声张。且問那梅花簪今在何处？

巫夫人　梅花簪在此。(遞簪介)

巫　漁　此簪精工，世間少有，料非俗家之物。我想女儿既为此簪得病，签語又道"春信在梅花"，只要訪着擲簪之人，倘若招贅为婿，女儿病体无忧，也算完成她的終身大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巫夫人　如此甚好。

巫　漁　向善过来！将这梅花簪拿去，由旱路直往京中寻卖，不可道价多少，只要有人认得此簪，或是見簪感叹，你便問他姓氏住处，速来报我。不許多发一言。事成之后，自有重賞。快去！

胡　鷹　是。(下)

巫　漁　正是：但願向善报佳音，

巫夫人　了却养女一片心。

〔同下〕

第三十二場

〔郭宗解背包持棍引杜冰梅上〕

杜冰梅　(唱)似冥鴻夜銜芦远离矰繳，

戴星月走风尘水远山遙。

全仗他大义人肝胆相照，

博得个死中生刎頸之交。

郭宗解　兄弟，咱二人改装易姓，昼伏夜行，只恐越獄之事，必动海捕文書，你的家乡，断难回去。莫若投奔京都，暂为躲避。我想朝廷为番寇作乱，正在用人之际，你我二人不如前去投軍，倘遇机緣，也好有个出头之日。

杜冰梅　兄长，蒙你相助，使我得脱大难，幸喜一路无人盤問。倘到京都，皆賴兄长之力，昭雪沉冤，得报深仇，此后余生，皆倚兄长所賜也。

郭宗解　兄弟，仗你文才，凭俺武力，何难得一机会雪此深仇？只是一路而来，你的姓名屢次更改，倘被外人发覚，恐怕不大稳便。

杜冰梅　如此，小弟便将原名倒轉，姓梅，双名先春。

郭宗解　好。我也来个倒轉：姓解，双名元晋。你我都要記下了。

杜冰梅　如此甚好。現离京城不远，你我就此趲行者！

（唱）脱釵环换巾幘姓名顚倒，

郭宗解　（唱）人海中誰認我敗运英豪？

杜冰梅　（唱）有一日雪沉冤深仇得报，

郭宗解　（唱）把三貞和九烈青史名标。

杜冰梅　（唱）来到了大街市人声喧鬧，

郭宗解　（唱）見檐前挂青帘旅客相招。

兄弟，天已昏暗，前边就是酒店，你我就此投宿了吧。

杜冰梅　好，兄长請去打店。

郭宗解　店家哪里？

店　家　（内）来啦来啦！（上）

二位敢是住店么？

郭宗解　正是。

店　家　店房客人已滿，只有半間小房，二位将就住了吧。

杜冰梅　我們二人两下居住，必須两間方好。

店　家　房子都住滿啦，这哪儿办得到？

杜冰梅　多与你房錢就是。

店　家　多給錢也不行啊！

郭宗解　怎么多給你錢还不行？休要惹动俺的火性！

店　家　（背供介）这大鬍子有点不好惹。（向郭宗解）这么办：俩人既不肯同住，就匀一个到后边跟我一块去睡行不行？

郭宗解　这倒将就啦。我到后面，让我这位兄弟住了那半間吧。

店　家　二位随我来！

〔众进門介〕

郭宗解　兄弟請便。我到后边去啦，請！

杜冰梅　兄长請！

〔店家引郭宗解下〕

杜冰梅　一路辛苦，不免掩上房門，安宿一宵，再作道理。正是：蝴蝶梦中家万里，塞鴻天外月三更。（睡介）

〔巫漁騎馬上，院子随上〕

巫　漁　（唱）奉圣命弃舟船馳驛而进，

来到了都城外已鎖城門。

院　子　城門已閉。請老爷暫在旅店住宿一宵，明早再去进城。

〔巫漁下馬介〕

院　子　店主哪里？

店　家　(內)来啦来啦！(上)

这时候还有住店的？(开門介)客官，时候太晚啦，店房客人都已住滿，您到别家住去吧。

院　子　相爷在此，快快准备。

店　家　(惊跪介)哎呀，小人不知，多多有罪！

巫　漁　且慢！不許惊动客人，俺就在中堂独坐一宵。

店　家　好啦，您請进吧！

〔众进門介〕

巫　漁　你且迴避！

店　家　謝相爷！(伸舌下)

〔院子暗下〕

巫　漁　下官一路舟行，忽奉君命，叫我馳驛入都。只得撇下家眷，兼程而进。已到京都，进城不及，且在此暫宿一宵。我想朝命如此急迫，必为支波国叛乱之事。但自严嵩专政，忠良尽丧，必須选拔奇才，以为安內攘外之計。只是急切求賢，一时哪里去找哇！

(唱)恨严嵩誤国事忠良丧尽，

守边疆用私党挑衅近邻。

为国家訪賢才淸明应政，

退賊寇更須要妙选干城。

夜已三更，待我假寐片时。(伏案睡介)

杜冰梅　(醒介)唉，想我弱质伶仃，備遭多难，虽然暫保余生，何处是我安身之地？山海深仇，更不知何日得报！思想起来，叫人怎能安睡也！

(唱)前后事涌心头重重冤恨，

掬西江滌不尽汚辱之名。

虽然是逃出来魚珠暫混，

帝城中怎藏得逋客亡人！

巫　漁　(醒介)何人在此悲叹？待我問来。(叩門介)

杜冰梅　啊！更深夜半，有誰叩門？(开門介)原来是个老先生，請坐！

巫　漁　适才店中，听得仁兄悲吟半夜，似有无限愁煩，故此叩門相問。看足下英年卓犖，器宇非凡，必是怀才不遇，請道其詳！

杜冰梅　将及中年，志同班馬；怀才不售，流落江湖，深夜悲吟，惊动尊駕。

巫　漁　請問仁兄貴姓高名，家乡何处？

杜冰梅　小生梅先春，乃粤东人氏。

巫　漁　足下向讀何書，可肯出任否？

杜冰梅　先生哪！

(唱)三篋文五車書自幼覽尽，

仗疏才能倚馬笔扫千軍。

巫　漁　原来如此奇才，难怪有此不平之鳴。老夫姓巫名漁，原任山东巡撫，奉詔起用，就要入朝。

杜冰梅　(惊介)小生一时冒昧，望乞容納。

巫　漁　談吐风生，实乃国家栋梁。目下支波国侵叛，远道难以征討。老夫意欲奏聞圣上，就命足下前往，責以大义，劝其归順，免动干戈。不知足下肯为朝廷出力否？

杜冰梅　容小生思忖。(背供介)且住！想我素讀詩書，頗明大义，倘能将敌国一旦說服降順，还朝之后，何难雪耻明寃？若不然葬身异乡，也不愧是女中丈夫，終强似那窜首泥途，枉为人間逃虜，我就是这个主意。

（向巫漁）小生深感知遇之恩，敢不捐身以报？只是还有一位結义盟兄，姓解双名元晋。此人頗有肝胆，力敌万夫。若得与我一同前去，順則感之以德，逆則示之以威，此班超所以定西域也。

巫　漁　听此高論，足見胸藏兵甲。但不知那結义之士，現在何处？

杜冰梅　就在后面，待我将他唤来。（出門介）解兄快来！

〔郭宗解上〕

郭宗解　好睡呀，好睡！天已明啦，收拾走吧！

〔杜冰梅与郭宗解低語介〕

杜冰梅　大人在此，快去参見！

郭宗解　呀！这就是前任巡撫巫大人，我却认識他，料他未必认得我。（向巫漁）大人在上，恕在下粗揖！

巫　漁　好一条鉄汉！請坐！

杜冰梅　大人欲命我等說降支波国，小弟已将仁兄荐与大人了。

郭宗解　咱家粗有膂力，常恨无有用武之地。現蒙驅遣，敢不效劳！

巫　漁　老夫入朝，必当一力保奏。

〔院子上〕

院　子　現有六部九卿各衙門差派执事人等，迎接相爷。

巫　漁　吩咐执事人等先行回去。然后收拾，即刻启程。

院　子　是。（下）

巫　漁　如此，二位且随老夫一同入朝去者！

杜冰梅
郭宗解　請！

〔同下〕

第三十三場

〔胡鷹上〕

胡　鷹　踏遍京都市，难逢識貨人。

我、向善。奉了老爷、夫人之命，将这梅花簪随着大船，在岸上連呼叫卖，直到京都，已有多日，城內城外大街小巷，都已走到，并无一人偢倸。不覺腊尽春来，只得在大街上再去走走！（下）

第三十四場

〔二青袍引徐苞上〕

徐　苞　（唱）侍經筵講詩書余香滿袖，

序鵷行怎比得鴛侶偕游。

下官、徐苞。任滿回京，除授翰林院侍講之职。方才在文华殿講書，不覺日已过西。左右，回衙！

二青袍　啊！

〔众圓場。胡鷹拿釵上，徐苞見介〕

徐　苞　那一汉子手拿何物？

胡　鷹　小人卖的是簪儿。

徐　苞　拿来我看。

胡　鷹　是。（递釵介）

徐　苞　（看釵，惊介）呀！这分明是我家之物，为何却在他的手中？好生奇怪呀！（細看介）

胡　鷹　好啦，这枝簪儿有了着落啦。

徐　苞　此簪乃是我家之物，怎么到得你手？

胡　鷹　請問老爷貴姓？家住哪里？官居何职？若是老爷之物，几时失落的？

徐　苞　下官姓徐，广东人氏，現居翰林院侍講之职。此簪失落，已二年有余了。

胡　鷹　原来是徐老爷。唉！只怕世間相同之物甚多，老爷不要认差了。

徐　苞　我且問你，此簪从何处得来？

胡　鷹　此簪不是买来，也非自己之物，是受别人之托代卖的。

徐　苞　哦！原来是代人卖的。这簪的主人現在哪里？

胡　鷹　却也不远。

徐　苞　男子，还是妇人？

胡　鷹　老爷要买便买，何必細問？

徐　苞　我正要問明，然后才买。

胡　鷹　老爷，如果买成，自然知道；若是买不成，說也无用。

徐　苞　旣然如此，卖錢多少？

胡　鷹　簪儿虽小，却是无价之宝。

徐　苞　此話怎講？

胡　鷹　老爷有所不知，那卖簪的人，要在这簪儿上寻她心上之人哪！

徐　苞　呀！

（唱）听他言这其中暗藏机构，

　　触前情更教我疑惑难休。

（背供介）我想此簪，明明是我投入舟中，虽然杜氏坚不承认，当时亦未曾追究下落。今日看来，此簪毕竟在那妇人之手。她自獄中逃出，来到京都无疑了。（想介）且住！若是那杜氏之簪，怎么竟敢公然出卖，自取其禍？哎呀，只怕事有蹊蹺！待我細細盘問。（向胡鷹）那一汉子，下官也要在此簪上寻一心上之人，若能得見一面，我自然重重謝你。

胡　鷹　旣然如此，将簪还我，我与老爷带路前去。

徐　苞　你且收了此簪。

〔胡鷹接簪，領徐苞原人圓場〕

胡　鷹　老爷少待。那卖簪的就在这巷里居住，待我喚他前来。

徐　苞　快去喚来！

胡　鷹　是，是，就来的！（急下）

徐　苞　那汉子竟进入巷內去了，只得少待片时。（望介）啊！去了半日，怎么不見出来？左右，你到巷內，将那卖簪的汉子找来見我！

一青袍　啊！（下）

徐　苞　怎么还未見他出来？这是什么緣故？

〔一青袍上〕

一青袍　启老爷：巷內俱都找遍，幷不見那卖簪的汉子。

徐　苞　（惊介）这就奇了！

（唱）今日里会此簪适逢邂逅，

　　卖簪人藏踪迹必有情由。

　　这时候寻不見难以猜透，

二青袍　天已昏暗，請老爷回府，明日再寻吧！

徐　苞　唉！

（唱）似遺珠落滄海何处追求。

〔同下〕

第三十五場

〔巫漁上〕

巫　漁　（引）天外奇緣，果然是，春在梅先。

（詩）朝政已毕相府回，

半因娇女系心怀；
花簪暗里偕鸞凤，
一段姻緣天賜来。

〔院子暗上〕

巫　漁　下官自从入京拜相，得遇二位賢士：一名梅先春，一名解元晋，保奏朝廷，充为欽使。想他二人此去，必可成功。朝中政事，日臻隆盛。且喜女儿病体漸痊。前日向善回报，果然有一年少官人，在长安街上見簪感叹，认为己物，問其姓氏，原来就是翰林院侍講徐苞，倒与女儿才貌相当。又聞他尙未娶妻，因遣官媒前去提亲，不知那翰林为何反而苦口推辞，說曾定有妻室，未娶而亡，情願終身不娶。多亏他父做主，方才依允。行聘已过，择于今宵入贅。家院，准备花灯、鼓乐，迎接新郎。喚儐相伺候！

院　子　是。

巫　漁　正是：綉閣香浓跨玉凤，画堂春暖乘金龙。

〔同下〕

第三十六場

〔徐廷臣上，家院随上〕

徐廷臣　今朝得佳妇，他日长孙枝。
老夫、徐廷臣。自从我儿由山东任滿回京，久未議及姻事，只因杜氏冰梅事未明白，一时不便提詢。前有巫丞相特遣官媒提亲，虽覚門閥过高，只是来意頗切，老夫亲口应允，择定今宵入贅他家。怎奈我儿长吁短叹，如何是好？不免喚他出来，劝說一番。
(向內)我儿哪里？

〔徐苞上〕

爹爹背地允亲事，怎不教人暗发急。

参見爹爹！

徐廷臣　罢了，一旁坐下。

徐　苞　謝坐。啊爹爹，那巫家婚事，断然成不得的！

徐廷臣　儿呀，你說哪里話来？堂堂相府千金，一旦匹配与你，滿朝官員、街坊百姓，哪个不知，誰人不曉？你今怎么說出此种話来？难道叫我前去悔亲不成？

徐　苞　爹爹有所不知，如果那杜氏失身，孩儿自当另娶。看她獄中的詩句，其中恐有寃情。若不経孩儿一番斥辱，彼即命尽獄中，也还过得去；怎奈孩儿一时情急，未細追究情由，将她判斬，逼得她跟随禁卒越獄而逃。前日儿在街上，見有一人卖那花簪，及至追問情由，反又托故而去。至今各处寻訪，并无下落。此事奇奇怪怪，好不明白，叫儿怎能提及花燭之事啊！

徐廷臣　(背供介)看他如此执拗，少时迎亲的到来，这便怎么处？(想介)哦，我自有道理。(向徐苞)我儿且免煩忧，待我与巫府商量，吉期暫緩也就是了。

徐　苞　多謝爹爹！

徐廷臣　自古道：酒是消愁之物。这有現成酒筵，待我与你寬飲几杯。家院，(用手比介)看酒伺候！

家　院　是。

徐廷臣　(唱)花月良宵休虚度，

　　杯酒浅斟意自舒。

　　天倫乐事且相叙，

　　一刻千金在玉壶。

我儿满飲一杯。

徐　苞　孩儿量不能飲，爹爹是知道的。

徐廷臣　呃！岂不聞：父有赐，子不敢辞？我正为你消愁，你岂可拂我之意呀？

徐　苞　孩儿遵命！（飲酒介）

家　院　小人敬酒一杯。

徐　苞　我已醉了。

〔家院跪，敬酒介〕

徐廷臣　看他跪在此間，你若不飲，叫他怎好起去？这酒是要飲的，快快将它飲了！

徐　苞　是。（无奈，飲酒，伏桌睡介）

徐廷臣　哈哈哈……他竟自醉了！

〔幕內鼓乐声。四青袍、院子上〕

家　院　禀老爷：迎亲人到門。

徐廷臣　叫他进来。

家　院　老爷命你进来！

院　子　恭喜老爷！賀喜老爷！

徐廷臣　报上你家相爷，只因家宴庆賀，姑老爷貪杯酒醉，望求相爷寬恕！

院　子　是。

徐廷臣　你們好好扶他上馬，小心在意！

院　子　是。

〔徐廷臣下〕

〔众扶徐苞上馬介，拥下〕

第三十七場

〔幕內鼓乐声。巫湍、巫夫人上，院子上〕

院　子　禀老爷：姑老爷到門。徐太老爷报上相爷，他家家宴庆賀，姑老爷吃醉了，求相爷恕罪。

巫　漁　这却无妨。吩咐儐相贊礼！

院　子　儐相贊礼！（下）

〔儐相上，贊礼介。吹打。院子扶徐苞上，丫鬟扶巫素媛上，拜天地介，又扶下，儐相暗下〕

巫　漁
巫夫人　哈哈哈……（下）

第三十八場

〔四旗兵引郭宗解、杜冰梅上〕

杜冰梅　（唱）奉使命披星月宣威蛮島。

郭宗解　（唱）大丈夫今日里小試牛刀。

賢弟，俺二人蒙丞相保荐，順說支波国降順，浮海而来，此間登岸。你看前面已是他的国境了。

杜冰梅　兄长可知那胡維投降在此？

郭宗解　待俺一剑除此奸佞！

杜冰梅　此事还須見机而行，使那支波国敬畏，方可成功。你我就此加鞭！

（唱）服蛮邦必須要攻心为妙，

郭宗解　（唱）管教他停干戈岁岁来朝。

〔众同下〕

第三十九場

〔四番兵、四番将引支波国王上〕

支波国王　（引）屢动干戈，笑他邦，忠少奸多。

孤、支波国王是也。只因明朝边臣启衅，为此帶动

人馬，侵犯他邦。聞听今日明朝有使臣前来講和修好，且看他来意如何，再作道理。

〔杜冰梅、郭宗解上〕

杜冰梅　全凭三寸舌，

郭宗解　胜过十万兵。

杜冰梅
郭宗解　国王請了！

支波国王　請了！見了孤家，全无礼貌，是何道理？

杜冰梅　我奉天子命詔而来，你不尽以小事大之礼，下位迎接；反而夜郎自大，藐視上邦。倘若触怒天朝，大兵压境，悔之晚矣！

支波国王　呃！你国俱是貪生怕死之輩，已被我国杀的杀，降的降，还敢大言欺人！

杜冰梅　你所杀的汪直民，所降的胡維，均是严嵩門下庸才。現今严嵩罢职，朝政維新，文武和諧，上下輯睦。人人振奋，个个图强，皆欲奔赴疆場，雪耻立功。朝廷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欲加兵，特命使臣奉詔宣示，以免两国黎民共遭塗炭。我国以礼而来，你反如此狂妄，眞乃坐井观天，以蠡測海，你国百姓何辜，使其死于鋒鏑，暴于原野，于国于民，有何裨益？若能幡然悔改，罢兵修好，四民既得安居之乐，国祚永修无疆之好。何去何从，請自图之！

四番兵
四番将　好个使臣，句句忠言，請狼主三思！

支波国王　嗯！待孤下位。二位天使請坐！

杜冰梅　且慢！我等奉詔而来，必先跪接圣命！

支波国王　是。

〔杜冰梅中立，支波国王、四番兵、四番将跪介〕

杜冰梅　“皇帝詔曰：尔支波国連年不貢，侵犯边疆，本当大张撻伐，扫穴犁庭。朕上体天心，又念众民，准尔輸誠归服，永息干戈。倘若仍图不軌，大兵压境，毋生后悔！欽此。”謝恩！

支波国王　万万岁！（起介）天使請坐。

〔杜冰梅、郭宗解坐介〕

支波国王　小国先前出兵，实因汪直民之故。后又收一降将胡維，他道天朝无有知兵之人，上下皆是苟安之輩。如今将他喚来，請二位天使一問便知。来，喚胡維进見！

一番兵　胡維进見！

〔胡維上〕

胡　維　中华为大吏，异国統兵权。

参見狼主！狼主呼喚，有何見諭？

支波国王　今有明朝詔書到来，叫孤修貢通好，你意如何？

胡　維　狼主不可依从！想我邦屢次侵他边界，常得財宝，有益国家。他那里自救不暇，哪会兴兵前来？不要听信他的大話。

杜冰梅　呔，好賊子！

（唱）你从前仗严嵩枉自尊大，

临陣怯屈膝降只恋荣华。

为大明不尽忠反做犬馬，

支波国将被你化做泥沙！

你这老賊，只顧一己之私，哪管两国黎民的死活？还敢在此乱发枉言，愚弄你家狼主！

胡　維　文弱書生，竟敢花言巧語！請狼主将他二人押下！

郭宗解　住了！似你这貪生好利之人，专坏两国邦交，哪里容得？看劍！（杀胡維介）

支波国王　你杀了我国大臣，岂是講和之义？

郭宗解　他乃奸恶之徒，有意害你。我为两国修好，故先除此害群之馬。你若不从，五步之內，叫你的头血濺俺的衣襟！

〔郭宗解以剑逼前，支波国王畏縮退后，四番兵、四番将急劝介〕

四番兵
四番将　狼主，还是依从了吧！

支波国王　天使不必动怒。孤家情願进貢罢兵，永修和好。

郭宗解　这便才是。你我就此歃血为盟！

支波国王　是。

〔一番将持盘，杜冰梅、郭宗解、支波国王歃血介〕

杜冰梅　今已定盟。就請国王派遣重臣呈上降表，随我等一同入朝。

支波国王　遵命！大酋长阿黑波过来！

一番将　在。

支波国王　就命你押解金珠財宝，进呈降表，随二位天使同往！

一番将　是。

支波国王　銀安殿摆宴，与二位天使庆賀，請！

杜冰梅
郭宗解　請！

〔众同下〕

第四十場

〔徐苞上〕

徐　苞　(引)新婚如梦，迷醉里，鸞帳春风。

下官蒙巫相厚爱，招贅他家。只因杜冰梅之事未明，无心及此。不想爹爹将我灌醉，竟被迎了前来，醉梦之間，成就百年美眷。今日清晨无事，且等小姐出来，仔細端詳一番。忽听环珮之声，想必来也。

〔巫素媛上〕

巫素媛　今日会稠圓好梦，亏他俏思在梅花。

徐　苞　看她星眼含娇，蛾眉威黛，面如桃花，腰似楊柳，眞眞喜煞人也！

(唱)昨夜里醉朦朧何曾对面，

　　哪知她羞怯怯玉貌花顏。

　　烏油油鬢如云光泽可鉴，

呀！

　　緣何故髻儿內斜插梅簪？

(背供介)啊！看小姐云鬢之上，分明是我那梅花簪。前日尚且有人叫买，今日怎么戴在她的头上？待我細細的問她。(向巫素媛)小姐如此才貌，下官自慚形秽，不知何緣得效于飞之乐。

巫素媛　郎君何出此言？我和你——

徐　苞　你和下官怎样？

巫素媛　我和你曾在江边遙对，不知相公何以鍾情若此？

徐　苞　(惊介)下官异地飘流，并不曾与小姐会面哪！

巫素媛　(惊介)呀！难道郎君认不得这枝梅花簪了么？(取簪介)

徐　苞　(看簪介)正要动問小姐，此簪实为下官传家之物，一向失落。前見有一汉子叫卖，今又見小姐带于头上，不知此簪因何至此？那汉子是府中何人？还望小姐細細說与下官知道。

巫素媛　(惊介)此簪乃郎君所赠，为何反說不知?

徐　苞　小姐此言，令人好不明白。

巫素媛　我爹爹昔年舟泊江西十八滩前，奴家倚窗眺望，見一書生，眼望奴家哀叫，随将此簪投往舟中而来。为此爹爹着人将簪出卖，以寻物主。昨遇郎君見物伤感，故把奴家許配。不意郎君反出此言，难道投簪的不是郎君不成?

徐　苞　(惊介)下官果是投簪之人。但当日問过船家，他道是山东巡撫胡姓官船，艙上也貼有封条的呀!

巫素媛　俺爹爹原任山东巡撫，那时正与新任胡維交印回家。

徐　苞　"胡""巫"二姓，字音相同，又都是"山东巡撫"，哪有这样凑巧之事!如此說来，那舟中倚窗而立的竟是小姐了?

巫素媛　正是奴家。

徐　苞　我再問你：家中可有个公子新娶么?

巫素媛　那是我家哥哥，完姻不久。

徐　苞　(急介)哎呀呀，罢了哇，罢了!这是下官的錯誤，錯怪她也!

〔巫素媛惊介〕

徐　苞　小姐呀!

(唱)自幼儿与杜氏曾經聘定，
　　被胡賊倚势力强掠山东。
　　我沿途訪舟船日夜悲痛，
　　只怪她倚窗間片語难通。

小姐有所不知，下官原定糟糠杜氏冰梅，只因下官游学他方，尙未完娶。聞得賊子胡型将她强行娶去，带轉山东。是我一聞此言，沿途訪問，那时誤认小

姐是我妻子，故将此簪擲入舟中。只望見簪之后，可与通詞；不想小姐掩窗而下。我就誤疑于她，故此改变了心腸！（哭介）

巫素媛　聞得胡賊降順敌人。不知姐姐落于何处？

徐　苞　小姐再不要提起！去年下官巡按山东，見有勒死亲夫胡型的女犯一名杜冰梅……

巫素媛　想是她守节不从，故将奸人勒死。

徐　苞　唉！那时下官因誤生疑，只道她失身陷賊，又必有甚奸情，才将胡型勒死。故此不容分辯，将她判为斬罪了！（泣介）

巫素媛　呀！如此說来，可不屈杀了她！

徐　苞　說来更是奇怪。下官一出监門，只聞鬼哭，似有許多寃恨要訴。

巫素媛　有这等事！后来呢？

徐　苞　下官見此光景，差人提她再审。不想禁子郭宗解杀死差官，带她逃走，留下血書四句道：

烈女全貞苦，
牢头仗义难；
尸横灯影下，
留与薄情看。

如今看来，才知她守节报仇；倒是下官魯莽不明，叫她飘零受苦，好不悔煞人也！

巫素媛　那卖簪之人，原来是胡府的家丁，叫他一問，便知端的。

徐　苞　既然如此，快快将他喚来！

巫素媛　是。（向內）向善哪里？

〔胡鷹上〕

胡　鷹　翰林为貴婿，院子做冰人。

小姐何事？

徐　苞　你当初在胡維家中，他公子新娶一个新娘，名唤杜冰梅，你可知道她的底細？

胡　鷹　唉！說起杜娘子，眞乃节烈也！

(唱)一路上鎖艙中受尽惊恐，

矢貞节拚一死百計难从。

回家来被幽禁万般劝哄，

怎奈她志坚貞一切成空。

徐　苞　她既被幽禁，怎么又将公子勒死呢？

胡　鷹　此乃后来之事，小人不在他家，就不能知道了。

徐　苞　你为何不在他家？

胡　鷹　說来又有一件奇事，小人一向也不敢提起。那胡公子見杜娘子坚志不从，无計可施，又与都来德商議，要将他丈夫徐生刺死，以除后患，且絕了杜娘子的念头。只因徐生江浙游学，便差小人与都来德追寻前去。

徐　苞　(惊介)哦，便差了你！你可曾将那徐生杀死？

胡　鷹　那知神鬼有灵，到了江西十八滩灵应庙中，刚刚和徐生巧遇，正待下手，不期眼目一昏，有如神灵附体一般，倒将都来德杀死，徐生不知去向。故此小人不敢回到胡府，就在这巫老爷府中了。

徐　苞　(背供介)下官蒙灵应大帝默佑，今日方知。(向胡鷹)只是你杀那徐生之时，为何反說他妻子差遣？

胡　鷹　小人并未說是他妻子差遣，只說：你妻子嫁了胡公子，怕你日后报仇，差我前来杀你，以除后患。

巫素媛　皆是郎君处处生疑，愈发弄錯了。

徐　苞　哎呀！她这样苦节全貞，我竟将她判斬，好不悔煞我也！（昏倒介）

巫素媛　郎君醒来！

胡　鷹　（惊介）原来姑老爷就是徐生，小人眞該万死！

巫素媛　还不速退！

胡　鷹　是！是！（下）

徐　苞　（唱）痛娇妻抱冰心偏遭冤訟，
　　可怜她受磨折矢死靡从。
　　千不該誤猜疑千般辱窘，
我那受苦的妻呀！
　　直逼得訴无門九死一生。

巫素媛　郎君不必过于悲伤。姐姐既然逃走，必定还在。即刻差人四下找寻，或者还有重逢之日。

徐　苞　哎呀妻呀！

〔梅香上〕

梅　香　老爷、夫人請姑爷、小姐赴宴。

巫素媛　正是：魂銷目断未逢眞，

徐　苞　　　　鶗鴂鶺鳩漫日亲。

巫素媛　　　　錯认桃源溪上路，

徐　苞　　　　于今我做負心人。

〔同下〕

第四十一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明帝上〕

明　帝　（引）偃武修文，普天下，共乐升平。
（詩）金碧輝煌紫閣重，
　　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

五色祥云繞六龙。

朕、大明天子在位。自登基以来，民殷物阜，宇內咸宁。只有支波国連年侵扰，海疆告急，丞相巫漁保奏梅先春、解元晋前去和戎，时已多日，未知事体如何。今当早朝，內侍，展放龙門！

大太监　領旨！（向內）展放龙門哪！

〔巫漁上〕

巫　漁　夷狄进貢呈天表，二士果成当代勛。

臣、巫漁启奏：今有梅先春、解元晋不費一卒一兵，已将支波国曉諭輸誠，幷将叛臣胡維梟首。支波国派使臣捧定降表，貢献奇珍异宝。其余海島群酋，聞风效順，一同进貢納款。請陛下定夺。

明　帝　二臣不費兵力，敉平外患；幷令群夷宾服，进貢来朝，眞乃不世之功。替孤传旨，加封梅先春为威远侯，解元晋为靖逆侯，俱各冠带上殿！

巫　漁　領旨！万岁有旨：加封梅先春为威远侯，解元晋为靖逆侯，俱各冠带上殿！

杜冰梅
郭宗解　（內）領旨！（上）

杜冰梅　复盆尚有奇寃在，

郭宗解　仗节爭传奏凱回。

杜冰梅
郭宗解　臣、梅先春
解元晋見駕，吾皇万岁，万万岁！

明　帝　将支波国之事一一奏来！

杜冰梅
郭宗解　微臣呵！

〔牌子〕

明　帝　二卿所奏，实慰朕心。平身。

杜冰梅
郭宗解　謝万岁！（起介）

明　帝　內侍传旨：支波国及海島群酋觀見！

大太监　領旨！万岁有旨：支波国及海島群酋觀見！

五番臣　（內）領旨！（上）

鯨波来万里，金殿效三呼。

臣等参見，吾皇万岁！（呈宝物介）

明　帝　尔支波国王悔过輸誠，朕心喜悅，頒賜勅書一道，册立王封。其余群島諸酋，深明大义，进貢朝王，各賜蟒衣文錦。光祿寺賜宴，飲酒插花。領旨下殿！

五番臣　謝万岁！（下）

明　帝　巫爱卿！

巫　漁　臣。

明　帝　武英殿設宴，与梅、解二卿賀功，命你陪宴。

巫　漁　領旨！

明　帝　退班！（下）

〔大太监、四太监随下〕

巫　漁　二位君侯立功异域，享受荣封，可喜可賀！

杜冰梅
郭宗解　全賴恩相提拔，万岁洪福，我等何功之有？

巫　漁　圣上賜宴，老朽叨陪。二位君侯請！

杜冰梅
郭宗解　丞相請！

巫　漁　請！

〔众同下〕

第四十二場

〔郭宗解上，郭府院子随上〕

郭宗解　想俺郭宗解出身微賤，只因仗义行俠，救了杜小姐，

俺二人认为兄弟，改换姓名，一同出走。幸遇巫丞相保奏朝廷，才得立功异域。現今身受侯封，富貴已极。想大丈夫功业成就，正当抽身远隐。不免与梅賢弟留書一封，一面修下辞表，然后采药終南山便了。家院，溶墨伺候！

院　子　是。

〔郭宗解修书介，牌子〕

郭宗解　传虞候进見！

院　子　虞候进見！

〔虞候上〕

郭宗解　这有表章一封，送到黃門官那里；还有書信一封，送往梅侯爷府中，即刻前去！

虞　候　是。（下）

郭宗解　正是：方教海外归王化，又向終南訪异人。（下）

第四十三場

〔杜冰梅上〕

杜冰梅　新恩特沛膺高爵，旧怨难忘恨孽情。

我、梅先春。蒙恩賜爵封侯，声名貴显。只是想起严亲，好生悲慟。又聞徐苞重婚相府，更覚恼人！虽感巫相知遇之恩，也难解我切齿之恨。正欲請解兄到来，一同商議；不想他留書辞官，竟往終南山訪道去了。因此只得写就本章，奏明圣上，如将徐苞綁至轅門，亲治其罪，方能泄我心头之恨。来！

〔四校尉、二虞候上〕

四校尉
二虞候　在！

杜冰梅　带馬上朝！

四校尉
二虞候　啊！

〔众圓場，四校尉、二虞候下。黃門官上〕

黃門官　君侯到此，有何本奏？

杜冰梅　今有奏参徐苞一本，敢劳轉奏。

黃門官　候着。（下，又上）梅先春接旨！

杜冰梅　万岁！（跪介）

黃門官　“据奏：徐苞任情枉断，誣陷寃情。即着梅先春拿問审录具奏。欽此！”

杜冰梅　謝万岁！

〔黃門官下〕

杜冰梅　校尉何在？

〔四校尉、二虞候上〕

杜冰梅　奉旨将翰林徐苞綁赴轅門听审，将他速速拿来，不許迟誤！

四校尉
二虞候　啊！（下）

杜冰梅　徐苞哇，負心的賊！昔年威福全由你，今日循环报应来！（下）

第四十四場

〔四校尉、二虞候綁徐苞上，繞行介，巫素媛追上，四校尉、二虞候押徐苞下，巫素媛跌介〕

巫素媛　哎呀！徐郎不知为了何事，忽然传旨将他拿赴威远侯府审問。吓得我心胆俱碎，追赶前来，怎奈他不由分說，竟将徐郎綁去，这、这、这……便如何是好？也罢！待我去到朝門外击鼓鳴寃便了！

(唱)从天外飞来禍令人难解，
顾不得犯天顏叩訴金阶。(下)

第四十五場

〔“急急風”。四校尉、四旗手引杜冰梅上〕

杜冰梅　出乎尔来反乎尔，彼一时来此一时。
将徐苞押上！

〔四刀斧、二虞候押徐苞上〕

徐　苞　(唱)一霎时好似那鹰拿雀燕，
明亮亮列刀戟杀气森严。
到如今也只有屈膝相見，
但不知我与他有甚怨寃。(跪介)

杜冰梅　徐苞你可知罪？

徐　苞　犯官不知罪犯何条？

杜冰梅　你在山东巡撫任內，将髮妻杜冰梅誣陷成罪，将她判斬，还說无罪？

徐　苞　哎呀君侯！此事皆因犯官錯誤生疑，一时魯莽，实非出自本心，还祈明鏡高悬！

杜冰梅　住口！
(唱)分明是望高門別求美眷，
糟糠妻反做了夙世仇寃。
凭你的三尺法任意枉断，
狠心腸下毒手不稍加怜。
你以为身居按院，就可以随意杀人？可怜那杜冰梅守貞杀賊，陷入监牢，你不认她还則罢了；反道她另有奸情，忍心判斬。徐苞哇，徐苞！你的良心何在？不想今日你也犯在本爵案下，天理国法难容！刀斧

手，将他綁上，待本爵請旨行刑。带下去！

四刀斧 啊！

徐 苞 唉，罢了哇，罢了！

〔四刀斧手押徐苞下〕

〔大太监持聖旨上〕

大太监 威远侯梅先春接旨！

杜冰梅 万岁！

大太监 “今有丞相巫漁之女、翰林徐苞之妻巫素媛击鼓叩閽，情意恳切，即着梅先春、徐苞俱赴午門，昕候御駕亲审。”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杜冰梅 万万岁！

〔大太监下〕

杜冰梅 且住！圣上有旨，命我与徐苞俱赴午門，万岁前来亲审。我想以女做男，虽有欺君之罪；但能洗清沉寃，使我貞操大白于天下，纵死何辞？左右！带馬！

四校尉
四旗手 啊！

〔众同下〕

第四十六場

〔徐廷臣急上〕

徐廷臣 飞灾天外至，叫人胆战惊。

方才家院报道：我儿不知为了何事，竟被威远侯奉旨拿問。待我去至巫丞相那里，一来打听情由，二来請丞相保奏便了！

(唱)我儿从来多謹慎，

他本文学侍从臣。

未犯科条遭拿問，

禍起无端事难明。(下)

第四十七場

〔二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引）历事三朝，蒙圣恩，雨露常叨。

咱家、宫內总太监是也。久侍宮闈，得蒙寵眷，凡有御前詔旨，皆命咱家以为喉舌。今早威远侯梅先春参奏翰林侍講徐苞誣陷人命，圣上命梅先春拿問。誰知徐苞之妻巫素媛叩閽鳴冤，圣上又命咱家传旨，着梅先春、徐苞、巫素媛同赴午門，听候圣駕亲自面审。他三人各自陈情，原来那梅先春即是杜冰梅改名易服。不想她一个懦弱女子，竟能保节全貞，将胡型勒死。徐苞因在黑夜之中誤认"巫小姐"为"杜小姐"，又因"胡""巫"同音，誤听巫府从人之言，錯疑杜冰梅变节从賊。是他高中，簡放巡按，到任之后，見有謀死胡型一案，遂将杜冰梅判斬。虽說出于誤会，究屬操切用事。幸亏禁卒郭宗解仗义，将杜冰梅救出监牢，同改名姓，易服潜逃，途遇巫丞相，保奏朝廷出使外国，竟将三年侵叛的支波国，不費一兵一卒，說得拱手臣服，使那海島群夷都来朝貢。像她这样的奇女子，眞可謂今古无双，天下第一。圣上問明情由，不但不怪她欺罔，反而准其改裝。徐苞虽有枉断之錯，亦非出于本心，念其平日矢忠矢慎，从寬免議。叫他負荆侯府，賠罪求亲，准其夫妇团圓。圣上又命咱家到巫丞相那里去传圣諭，叫他为徐、杜两家解和。不免就此前往。我說孩子們，顺轎啊！

二太监　啊！

〔众同下〕

第四十八場

〔巫漁上〕

巫　漁　(唱)夫妻本是同林鳥，

　　　　一旦反目做仇人。

適才圣上面訊梅先春、徐苞两家之事，原来梅先春就是杜冰梅改装换姓。多亏圣上念其貞烈，又有服叛功勛，不加罪責。我这原保大臣，幸免議处。圣上又命徐苞去往侯府賠罪求亲。我看杜冰梅旣怀前仇，未必肯认，这便如何是好？

〔徐廷臣上〕

徐廷臣　来此已是相府。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原来是徐老爷到了，請进！

〔徐廷臣、巫漁相見，坐介〕

徐廷臣　我儿之事，不知从何而起，还望老亲翁搭救才是！

巫　漁　亲翁不須挂念。你道梅先春他是何人？

徐廷臣　小弟不知。

巫　漁　就是令郎原配杜冰梅。

徐廷臣　(惊介)啊！她就是杜冰梅，想是記恨小儿判斬之仇。但不知圣上怎样传旨？

巫　漁　圣上一概不究，除将杜氏旌表；又命令郎卽往侯府賠罪求亲。

徐廷臣　唉！想当年也是小儿一时粗魯，屈判了她，前往賠罪，也是理当的。

巫　漁　亲翁所言甚是。

〔二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孩子們，前去通报！

一太监　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何事？

一太监　快去传禀，內监公公到。

院　子　請稍候。(进介)禀老爷：內监公公到。

巫　漁　有請！

院　子　有請！

〔大太监进門介，与巫漁相見介〕

大太监　这位是誰？

巫　漁　亲翁請来見过公公。这就是小婿的封翁。

大太监　原来是徐封翁，請坐！

徐廷臣　有坐。

〔大太监、徐廷臣、巫漁坐介〕

巫　漁　不知公公駕到，有失迎迓，望乞恕罪！

大太监　岂敢岂敢！咱家奉圣詔，命老丞相与杜、徐两家解和。

巫　漁　当遵圣命，少时前往。

大太监　徐翰林怎么还不見到来？

巫　漁　想必来也。

〔徐苞上〕

徐　苞　(唱)都只为錯生疑一时孟浪，
　　　　　　好夫妻反做了孽債相償。
　　　　　　幸喜得圣明君不追旣往，
　　　　　　把一場恶风波頓化和祥。

　　　　岳父，公公，爹爹到此，必是因我之事。孩儿不孝，反累爹爹多受惊恐了哇！(哭介)

徐廷臣　我儿暫且坐下。

徐　苞　是。

大太监　我說翰林公，少时負荆請罪，您可要耐点性子，人家杜小姐为你受尽折磨，差点教你給杀啦。現在她一肚子怨气，当然是要发泄。沒別的說的，您多磕头，少說話，她一見您怪可怜的，自然将您认下，夫妇如初。你說我这話对不对呀？

徐　苞　多承公公指教。

徐廷臣　此女性情刚烈，百折不回，此事还要老亲翁大力周旋，方可前往。

巫　漁　小弟亦正在躊躇。她虽与弟有一番恩遇，但此中頗有关碍，不如与亲翁一同前去，情理量可兼尽。

徐廷臣　小弟理应奉陪前往。

大太监　你們商量好啦。咱家也要回宮复命啦。翰林公，我专候佳音，前往拜賀。

徐　苞　岂敢！有劳公公了！

〔大太监、二太监下〕

徐廷臣　我儿速速前去，我二老随后就到。

徐　苞　孩儿遵命！

〔众分下〕

第四十九場

〔四丫鬟上〕

四丫鬟　奉了侯爷命，試驗薄情人。

丫鬟乙　姐姐，方才侯爷吩咐，徐翰林奉旨前来賠罪，叫咱們羞辱他一番，看他如何光景。我看侯爷对徐翰林的意思，并不是不好，可又这样行事，到底为的是

什么呀？

丫鬟甲　你不知道。当初翰林对侯爷太絕情啦，忍心把她判成斬罪。故此侯爷要使他受此挫折，一来出出这口怨气，二来看看徐翰林是不是眞心誠意的悔过。你不知道他还有个巫小姐嗎？恐他虛情假意，来个片儿湯，所以叫咱們折磨折磨他，看他如何光景。

丫鬟乙　您这么一說，我才明白啦。远远看見徐翰林来啦，咱們大家給他个下馬威！

〔徐苞負荆上〕

徐　苞　（唱）可怜她受煎熬栢舟节凜，
　　　　愧鬚眉难及得荆布釵裙。
　　　　但只怕記前恨不肯相认，
　　　　这其間还須要大費調停。（下馬，前行）

四丫鬟　（拦介）你是何人，跑到侯府瞎遛达？快叫校尉把他赶出去！

徐　苞　慢来慢来！我是翰林徐苞，奉詔前来賠罪求亲。

丫鬟乙　哦，你是徐苞哇？我看你倒像个膿包！

徐　苞　呃！这是怎样說話！

丫鬟甲　你是前来賠罪求亲，是不是？

徐　苞　正是。

丫鬟丙　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徐　苞　荆杖。

丫鬟丁　荆杖，好好，咱們拿下来，先打他一頓！

〔四丫鬟拿荆杖打徐苞介，徐苞躲介〕

徐　苞　哎呀！
　　　　（唱）这一群娘子軍其势凶狠，
　　　　我只得負荆杖屈膝侯門。（跪介）

丫鬟乙　姐姐你看，一个挺高的人，一会怎么变做矮子啦。

丫鬟甲　喂！这不是你跪的地方。常言道：好狗不擋道。你拦着路，算是怎么回事？

徐　苞　丫鬟姐，将就了吧！

丫鬟乙　什么“丫鬟姐”，你还不說好听的！

徐　苞　那么“姐姐”就是了。

丫鬟丙　你得起开，这不是你跪的地方！

徐　苞　教我跪到哪里？

丫鬟丁　你自己挑吧，只要不碍路就行。

徐　苞　唉！这分明是折磨于我。当初她为我受尽艰难，险些丧了性命。我今受些折磨，也是应該的喲！

（唱）无奈何且吞声耐住心性，

〔徐苞欲起，丫鬟乙按住介〕

丫鬟乙　怎么，你打算要跑哇？

徐　苞　你們不是叫我挪个地方，我不起来，怎么能行走哇？

丫鬟乙　我看，你也怪累得慌，体貼体貼你，将就爬两步，就跪在这儿吧。

徐　苞　（唱）这膝行可称得扫地斯文。

〔徐苞膝行介。丫鬟甲与丫鬟乙耳語介〕

丫鬟甲　我和你禀报侯爷，教她俩在这看着。（向徐苞）矮子，不許动，听候发落！

徐　苞　是是是。

〔丫鬟甲、丫鬟乙下〕

〔徐廷臣、巫漁上〕

巫　漁　奉旨来調停，

徐廷臣　君恩雨露深。

巫　漁　东床坦腹客，

徐廷臣　昏夜乞侯門。

徐　苞　岳父、爹爹来了，叫人眞眞慚愧。

巫　漁　賢婿暫屈一时，她自然回心相认。

徐廷臣　快快通报，巫相爷到了。

丫鬟丙
丫鬟丁　有請侯爷！

〔杜冰梅凤冠霞帔上〕

杜冰梅　（唱）适才侍儿传一信，

二老偕唤为薄情。

虽然往事勾消尽，

反覚羞顏怕見人。

款步儿到庭前把高年敬，

寬恕我礼貌疏未及相迎。

巫　漁　老夫奉圣命前来，为你二人解和。望乞看在薄面，冰释前嫌才是。

杜冰梅　二老前来，敢不遵命。

徐廷臣　杜小姐已然应允。我儿快快过来相見！

徐　苞　啊小姐，以往之事，皆是下官一人之錯，望祈息怒，我这厢賠礼了。

杜冰梅　（怒立介）丞相，方才仰体君心，前事一概不究。但是徐翰林在此，多有不便，若有糾纏，恕我失陪了！

巫　漁　慢来！小姐你在金殿之上，可曾听見圣上旨意，教他賠罪求亲？虽然小姐已不怪罪于他；但若不将亲事允下，岂不是只做得一半哪？

杜冰梅　丞相奉命和解，并不曾来做冰人，此事恕难从命！

巫　漁　哎呀小姐，你这一来，我倒明白了。（向徐苞）賢婿，方才你是賠罪；这求亲一层，还未曾做到。还不快快去求小姐？

徐廷臣　着哇！我儿你要跪求才是啊！

徐　苞　遵命！

(唱)上前来求小姐大量容忍，

我与你原本有結髮恩情。

今日里得相逢重圓破鏡，

这也是天怜念再续良姻。

杜冰梅　(唱)說什么得重圓乐昌破境，

你道我是淫妇泼賤之人。

自那日我与你恩断义尽，

杜冰梅今已为再世之身。

徐　苞　(唱)多亏你守貞节綱常为本，

須念在梅花簪自幼联婚。

杜冰梅　(唱)提起了这件事更加心痛，

誰使你反誣人入骨十分！

試問这梅花簪何人戴定？

結絲蘿自有你鍾爱之人！

徐　苞　(唱)只見她蹙双眉无穷悲憤，

一时間倒教我有口难分。

徐廷臣　哎呀！

(唱)杜小姐若不把此事应允，

却教我怎对你去世严亲？

思前情不由我老泪难忍，

杜仁兄啊！

无奈何我也得跪在埃尘。

〔徐廷臣跪介，杜冰梅扶徐廷臣起介〕

杜冰梅　(唱)不孝媳怎当你屈体逾分，

痛严亲念旧义敢不应承？

轉面来喚徐郎携手同庆，
补情天塡恨海枯木回春。

〔幕內：聖旨下！〕

徐　苞
徐廷臣　香案接旨！
巫　漁

〔杜冰梅暗下。二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圣旨下，跪！

徐　苞
徐廷臣　万岁！（跪介）
巫　漁

大太监　"詔曰：夫妇乃人倫之基，节义实国家所重。尔翰林徐苞，及妻杜氏、巫氏，志节不磨，功名显著。今以覃恩特授徐苞晋阶一級，其父徐廷臣封安乐公，其妻杜氏封武郡节烈夫人，巫氏封临淮郡夫人。杜氏之父杜詩，追贈光祿大夫，欽賜改葬重祭。靖逆侯解元晋准复元名郭宗解，勅令有司，建立生祠，以旌其功。杜氏应成婚典，即着丞相巫漁总理其事，并着六部九卿前往致賀。欽哉。"謝恩！

徐　苞
徐廷臣　万岁，万万岁！（起介）
巫　漁

徐廷臣
徐　苞　有劳公公传詔，备得酒筵，大家同飲，請！

众　　　請！

〔尾声，众同下〕

姑 苏 台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明正德年間，吳江名士张梦晋，与友唐伯虎等于姑苏台詩酒相戏，遇九江太守崔翰之女崔瑩凭窗兴賦。梦晋一見傾心，思之成疾。后經伯虎撮合，遂訂婚約。

宁王朱宸濠謀反，欲进美女迷惑正德。崔瑩被选，强逼上道，途宿鶴图驛，为鶴图山女大王崔英搶去。崔英本为宁王校尉之女，因避宸濠杀害，被迫落草；与瑩相問之后，結为姐妹，并約同事一夫，且寄瑩于退居叔父崔馴家。

差官为免罪責，揑造崔瑩病死，竟买邻女尸体假充之。梦晋聞訊大慟，哀奠既毕，偷于深林覓死，亦为崔英所救，强訂白首之盟。

王守仁奉旨出征，宸濠就擒。崔馴复被起用，携瑩进京。时伯虎因事宁王入獄。崔馴承訊，始平其寃。梦晋亦中状元，又經伯虎周旋，終与瑩、英二女完配。

第 一 場

〔张梦晋上〕

张梦晋 (引)瀟洒書斋，閑悶坐，报道杏花开。

(詩)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鳥，
落花犹似墜楼人。

〔书童暗上〕

张梦晋 小生、张灵，小字梦晋。吳江人氏。才高子建，貌比潘安。与祝枝山、唐伯虎、文衡山均为好友，每日飲酒賦詩，倒也逍遙自在。今日清明佳节，聞得伯虎諸人密議同游虎邱，何以单单将我遺下？眞是岂有此理！(想介)哦，有了，不免扮做乞丐模样，去到山塘舟次乞酒，調笑一番便了！

(唱)清明节艳阳天风和气爽，
众好友一个个游玩山塘。
为什么撇下我情义不講？
思想起气得人怒滿胸膛。
倒不如扮乞丐山塘而往，
乞酒浆消块垒調笑一場。

書童！

書 童 有。

张梦晋 快将我那些破烂衣衫取来！

書 童 我說相公，您要那些破烂衣衫干嘛？

张梦晋　我要扮做乞丐模样，去到山塘游戏一回。

書　童　咳，相公，您这是又要弄什么把戏呀？

张梦晋　休管閑事，快去拿来！

書　童　是。（下，取破衣上）相公，取来啦。

张梦晋　与我更衣！

〔书童与张梦晋更衣介〕

张梦晋　居然扮得与乞丐一模一样。書童，你还认得我么？

書　童　我閉着眼就不认得您啦。

张梦晋　你开着眼呢？

書　童　开着眼就认得。

张梦晋　是你心目之中知道是我，自然认得；若出了門，别人乍見，那就不认得了。

書　童　相公說不认得就不认得吧。小的跟去不跟去呢？

张梦晋　哪有乞丐随带跟人的道理？你在家中看守門戶便了。

書　童　遵命！

张梦晋　你看这一身襤褸，好不笑煞人也！

（唱）吩咐書童守山門，

　　山塘乞酒戏友人。（下）

書　童　相公也出門去啦。我关上大門，睡覺去哉！

第　二　場

〔船夫搖船上，崔翰上，院子随上〕

崔　翰　（引）一麾出守，奉王命，怎敢停留！

（詩）江迴望見山塘影，

　　知是姑苏西郊門；

　　犹去孤城三四里，

水烟沙雨欲黄昏。

下官，崔翰。今奉圣命，出守九江，携眷赴任，道出苏州。今乃清明佳节，虎邱游人甚多，不免停舟山塘，观看一番。家院，有請夫人小姐！

院　子　有請夫人、小姐！

〔二丫鬟引崔夫人、崔瑩上〕

崔夫人　忽听老爷唤，

崔　瑩　急忙到艙前。

崔夫人　老爷！

崔　翰　夫人請坐！

崔夫人　有坐。

崔　瑩　爹爹万福！

崔　翰　一旁坐下。

崔　瑩　謝坐！

崔夫人　老爷，唤我母女出来，有何話講？

崔　翰　今乃清明佳节，天气融和，船只正过苏州城外，虎邱又为此間名胜，游人如云。我欲停舟山塘，观看热鬧，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崔夫人　老爷說好便好。

崔　瑩　但不知此去虎邱尙有多少水程？

崔　翰　远远望見塔影，不过数里之遙。

崔　瑩　如此，可命船家速速駛去，以免誤了良辰美景。

崔　翰　我儿之言有理。来！

院　子　有。

崔　翰　吩咐船家，开往山塘去者！

院　子　船家，开往山塘！

船　夫　是。（开船介）

崔　翰　(唱)奉圣命守九江道出苏州，

崔夫人　(唱)清明节天气好游玩虎邱。

崔　瑩　(唱)早聞說虎邱景天下少有，

崔　翰
崔夫人
崔　瑩　(唱)叫船家快催舟莫要逗留。

〔众同下〕

第　三　場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引)才高八斗，詩書画，自逞风流。

(詩)此生甘願老吳閶，

万卷图書一草堂；

秋榜才名标第一，

春风弦管醉千觴。

〔唐駝暗上〕

唐伯虎　小生、唐寅，字子畏，别号伯虎，姑苏人氏。幼讀詩書，秋榜忝列第一。风流瀟洒，倜儻不羈。与祝枝山、张梦晋、文衡山諸人交称莫逆，每日詩酒往还，倒也逍遙自在。今乃清明佳节，虎邱山塘，游人如云，美婢仕女，必然不少。曾与好友約定，前去同游，这般时候，想必来也。

〔文衡山、祝枝山上〕

文衡山
祝枝山　(唱)二人同行同辯論，

不覚来到唐家門。

祝枝山　到了。門上有人么？

唐　駝　二位来啦，請进！

〔文衡山、祝枝山进門介〕

文衡山
祝枝山　子畏，你倒在家？

唐伯虎　小弟正要出門寻找你們二位，不想你們倒先来了。請坐！請坐！

文衡山
祝枝山　有坐。（坐介）

唐伯虎　今日清明佳节，我等同游虎邱山。依我之見，还是約了梦晋兄同去者好。

祝枝山　呃！我們商定，今天原为猎艳而去，如再約他，一路有了他那个小白臉，还有我們的份儿嗎？不要他！不要他！

唐伯虎　也好，就不約他。唐駝，你去雇一只游河船来，并备酒食伺候！

唐　駝　是。

〔差官捧礼物打馬上〕

差　官　奉了宁王命，聘請唐解元。
来此已是唐府。待我叩門。（叩門介）哪位在？

唐　駝　干什么的？

差　官　宁王府下書来的。

唐　駝　你且少站。（进門介）回老爷：宁王府下書人求見。

唐伯虎　請他进来！

唐　駝　有請！（下）

〔差官进門介〕

差　官　参見唐解元！

唐伯虎　少礼請坐！

差　官　謝坐。此两位是？

唐伯虎　这两位是文、祝二名士。

差　官　有礼了！

文衡山
祝枝山　大家有礼。

唐伯虎　不知貴差駕到，未能远迎，望乞恕罪！

差　官　岂敢！鄙人来得魯莽，望乞海涵！

唐伯虎　好說了。不知尊駕到此有何見諭？

差　官　千岁爷仰慕先生清才雅望，特备彩緞十端，白金千两，聘請先生参贊幃幄。聘書呈上，請先生賞收。

〔差官呈书介，唐伯虎接书看介〕

唐伯虎　千岁厚聘，焉敢不去！敢煩貴差回府稟明千岁，就說唐寅改日启程来贛。

差　官　如此，告辞！

唐伯虎　奉送！

差　官　請！（下）

文衡山
祝枝山　恭喜老兄！賀喜老兄！

唐伯虎　何喜之有？

文衡山　宁王礼賢下士，卑詞厚聘。老兄此去，定可一展生平抱負矣。

唐伯虎　小弟有何抱負？不过寄人籬下，徒哺啜耳。

祝枝山　宁王抱負不凡，蓄謀远大。今上纵情声色，不理朝政，这物望岂不全归了宁王？他日风云际会，首出庶物，老兄岂不平章天下，燮理阴阳了嗎？

唐伯虎　各位莫可妄言。我等还是同游虎邱山，看美人去

吧。

〔唐駝上〕

唐　駝　回老爷：苏兰舫雇定啦。請老爷上船吧。

唐伯虎　如此，大家一同前往，正是：良辰美景天气好，

文衡山
祝枝山　虎邱去看美多娇。

〔众同下〕

第　四　場

〔船夫、崔翰、崔夫人、崔瑩、丫鬟、院子上〕

崔　翰
崔夫人　（唱）叫船家快加桨山塘而往，

到虎邱观风景快乐非常。

崔　瑩　（唱）随爹娘赴任所乘坐官舫，

虎邱山人济济蝶鬧蜂狂。

院　子　到了山塘。船家泊船！

船　夫　靠岸了！

〔船夫下。崔翰、崔夫人、崔瑩下場門坐，丫鬟旁立介〕

〔船夫上、唐伯虎、文衡山、祝枝山上，唐駝随上〕

唐伯虎
文衡山
祝枝山　（唱）携伴同往山塘行，

虎邱山上看美人。

唐　駝　到了姑苏台啦。

唐伯虎　唐駝，吩咐船家搭了扶手！

唐　駝　船家，搭了扶手！

船　夫　搭好了，請下船。

〔唐伯虎、文衡山、祝枝山、唐駝下船介，船夫下〕

唐伯虎　酒肴摆上！

唐　駝　是。（摆酒介）

唐伯虎　枝山，你看那边一只官船，艙內有一美人；不知她是誰家眷屬？

文衡山　子畏，你倒随地留心美人，罪过罪过！我們且来吃酒吟詩吧！

唐伯虎
祝枝山　請！

〔众飲酒介〕

〔张梦晋上〕

张梦晋　（唱）急急走来不留停，
　　来到山塘戏友人。
　　举目抬头来观定，
　　伯虎舟船泊江濱。

〔崔瑩望介，見张梦晋惊异介〕

张梦晋　来此已是山塘。只見伯虎他們正在船上飲酒，不免上前乞酒。

唐伯虎　（見张梦晋介）枝山，你看远远来的不是梦晋兄么？

祝枝山　呃！旣是梦晋，何以扮做乞丐模样？

唐伯虎　想是又来作怪。你我假做不認，看他做何举动。

唐伯虎
祝枝山
文衡山　請！（飲酒介）

张梦晋　好酒哇，好酒！

唐　駝　呔！这一乞丐，我們老爷在此飲酒，不要囉嗦！

张梦晋　好酒不与人同飲，未免太吝了，哈哈哈……

唐　駝　嘿！你这一个花子，还要同我們唐解元老爷飲酒，

眞是太不自量啦，往下站！

唐伯虎　嘟！你們在此吵鬧什么？打断了我們的詩兴，該当何罪？

唐　駝　只因这一花子他硬要飲老爷的酒，故尔和他吵鬧。

唐伯虎　噢，你要飲酒，倒也不难；若能吟詩一首，我就賞酒一壺。

张梦晋　能吟，請命題吧。

唐伯虎　这姑苏台是天下极有名的，即以"姑苏台"为題。

张梦晋　（念）高台筑近姑苏城，

千年不改姑苏名；

画栋雕楹結罗綺，

面面青山如翠屏。

文衡山
祝枝山　好！妙！

张梦晋　（念）吳姬窕窈称絕色，

誰知一笑傾人国。

可怜遺址俱荒凉，

空林落日炊烟多。

唐伯虎　連作两首，果然好詩。賞酒一壺。

唐　駝　嘿！居然会作两句詩，換得酒吃，这倒不錯。

〔唐駝与张梦晋酒，张梦晋飲酒介〕

崔　瑩　丫鬟，你看这一花子，衣衫虽然襤褸，气态倒还风雅，不像乞討之人。

丫　鬟　可不，他还会作詩呢。

崔　瑩　你看他得酒痛飲，旁若无人，益发令人可笑也。

〔张梦晋聞声注視崔瑩介〕

唐伯虎　哎，花子，好好吃酒，眼睛不許乱看！

张梦晋　好，能再給我一壶么？

唐伯虎　你能再咏"百花洲"一首，定当再給一壶。

张梦晋　那有何难！

（念）昔传洲上百花开，
吳王游乐乘春来；
落紅乱点溪流碧，
歌喉舞袖相徘徊。

〔张梦晋、崔瑩相注視介〕

唐伯虎　再作下去，何以痴立不語？

崔　瑩　你看这乞儿，双目灼灼似賊，益发令人可笑也！

〔崔瑩一笑，掩窗下。崔翰、崔夫人、丫鬟、院子暗下。张梦晋呆立介〕

唐伯虎　枝山、衡山，你看梦晋那种发痴模样。

祝枝山　那美人已然掩窗而入，看他痴立将到何时！

文衡山　不如引他上船，調笑他一番如何？

唐伯虎　甚好甚好。唐駝，把那花子引上船来！

唐　駝　遵命！（向张梦晋）看不見啦，随我上船去吧！

〔张梦晋上船介〕

唐伯虎　梦晋兄，你今扮做乞儿前来乞酒，乃有所为而来，特以乞酒为名耳。

张梦晋　哎呀，乞酒来的！（发呆）

祝枝山　唉！眞可笑了。見色着迷，一至于此！

文衡山　我看他是吃醉了。

唐伯虎　唐駝，好好送张相公回家！

唐　駝　遵命！张相公，跟我走吧！

张梦晋　你把我的美人弄到何处去了？

唐　驼　美人回家等你去啦！

张梦晋　此話当眞？

唐　驼　当眞。

张梦晋　果然？

唐　驼　果然。

张梦晋　如此我即回家，看望美人去了。

〔唐駝扶张梦晋下〕

唐伯虎　这一呆子，想要害相思而死。我等也都回去吧。

祝枝山
文衡山　請！

〔船夫上，众同上船介，下〕

第　五　場

〔丫鬟引崔瑩上〕

崔　瑩　（引）丽质天生，何日里，得配良人。

（詩）竹搖青影罩幽窗，

　　两两时禽噪夕阳；

　　謝却海棠飞尽絮，

　　困人天气日初长。

奴家、崔瑩。年方十六。随父上任，路过苏州。前日在山塘泊舟，見一乞儿向邻船乞酒，态度俊雅，不类乞人；且以詩換酒，尤为奇事。我想他必非貧而乞酒者。彼时四目注視，誠恐旁人說短道长，只得掩窗而入，不得知其姓名，好不令人惦記也！

（唱）前日里在山塘泊舟江濱，

　　見乞儿虽襤褸不类常人。

　　詩一首酒一甌立飲而尽，

有这等稀奇事世所罕聞。
只見他人瀟洒相貌清俊，
但不知姓和名时刻在心。

丫　鬟　我說小姐，您也想开一点，一个花郎，老是惦念他干什么用呀？

崔　瑩　婢子哪里知道？那人开口成詩，句句新奇，花郎岂能有此才么？

丫　鬟　嘿！天下俊才不少，干嘛一定挂念他呢？

崔　瑩　婢子怎知我的心事呀！
（唱）天下俊才虽不寡，
才調未必能如他。
将身且回閨閣內，
回想当日情倍加。

〔同下〕

第　六　場

〔唐伯虎持画上，唐駝随上〕

唐伯虎　（唱）前日里在山塘玩賞欢会，
张梦晋扮乞丐詩酒追陪。
詩一首酒一甌甘心一醉，
邻舟上有美人青眼頻垂。
弄得他直发呆形如酒醉，
呆立在江之濱魂魄俱飞。
将此景画成图身旁随带，
今日里到他家調笑一回。
唐伯虎。是我一时兴起，将前日张梦晋乞酒遇美情景繪画成图。今日天气清和，不免携带此图，去到

他家調笑一回便了！

（唱）扮乞丐是他把聪明来卖，

　　繪成图反教我去把心开。

〔同下〕

第　七　場

〔书童扶张梦晋上〕

张梦晋　（唱）前日里遇美女神魂飘蕩，

　　惹下了相思病一卧在床。

　　悶懨懨我这里自思自想，

　　有何人能解我万种愁腸？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信步走来大步行，

　　不覚来到张府門。

　　唐駝，前去叫門！

唐　駝　是。門上有人么？

書　童　哪一位？

唐　駝　快去传稟：唐解元拜訪。

書　童　公子病着哩，别传稟啦，請进吧！

〔唐伯虎、唐駝进門介〕

唐伯虎　梦晋兄，你怎样了？

张梦晋　自从那日山塘一别，神魂顚倒，懨懨欲睡。如今茶飯不思，有如大病在身。你将何以救我呀？

唐伯虎　足下之病，我知之矣。

张梦晋　唉！足下既知致病之源，当能愈我之疾，乞賜垂救！

唐伯虎　兄病其在此图乎？（展图介）

张梦晋　（覩图惊介）足下可謂眞知我者。但不知将何以愈之？

唐伯虎　容易得很。

张梦晋　旣是容易，請速为我設法！

唐伯虎　舟中美人，我已探得，名叫崔瑩。其父崔翰，官居九江太守，携眷赴任，前日路过此地，日間就到九江了。近接宁王函聘，我将赴江西一游，当为足下成此良緣。

张梦晋　倘能成此美滿姻緣，我张梦晋生生世世永不忘兄大恩大德也！

（唱）一見此图心喜欢，

周身大病如释然。

倘能了我这夙願，

祝你福祿寿綿綿。

唐伯虎　我自当为足下成全，何必如此情急呀？

张梦晋　容弟在图上題詩一首，以志情感。

唐伯虎　旣然如此，就請題吧！

〔张梦晋題詩介〕

张梦晋　（念）歌扇舞裙空自好，

行云流水本无踪；

琵琶若寄相思調，

如隔巫山十二峰。

唐伯虎　这一首就有无限的深意。

张梦晋　意犹未尽，再賦一章。（題介）

（念）山塘兰舫日斜时，

驀見惊鴻欹玉枝；

攝取綉鞋尖上土，

搓成丸药疗相思。

唐伯虎　情意纏綿，至矣尽矣。此图我就带回江西，以为定婚信物如何？

张梦晋　全仗足下成全，任凭携去。

唐伯虎　如此，我就告辞了。

张梦晋　恕不远送了。静候老兄佳音。

唐伯虎　到了九江，事体如何，必有信来。請兄稍安勿躁，請了！

〔唐駝、唐伯虎下〕

张梦晋　伯虎此去，必能成就我的姻緣，我这大病也就不药而愈了，不免去到書斋靜候消息便了。正是：千里姻緣一綫牵，凡百事体自成全。

〔同下〕

第　八　場

〔崔翰、崔夫人、崔瑩上，丫鬟随上〕

崔　翰　奉命守九江，

崔夫人　随任到潯阳。

崔　瑩　无限心腹事，

默默与誰商？

崔　翰　夫人！

崔夫人　老爷！

崔　翰　你我夫妻自到九江以来，不覺又是一月。此間民安物阜，政簡刑清。惟聞宁王挑选美人进献宮廷，四处訪察。瑩儿已被列名其中，好教我放心不下也！

崔夫人　倘若眞被选定，岂不是将儿送入火坑！但不知能有何法可以避得？

崔　翰　如今再无别法，只有速将女儿許配与人，当能避

免。

崔　瑩　爹爹，母亲，孩儿生成薄命，倘被选进宫去，不啻置之死地，永无与爹娘相見之日了！

(唱)听一言来心好惨，

尊声爹娘听我言：

倘若眞是中了选，

禁在深宮有誰怜？

能有何法可激免，

望求双亲多周旋。

崔夫人　儿呀，为娘哪里舍得于你呀！

(唱)我儿且免泪漣漣，

为娘心中更慘然。

但願紅鸞星早見，

与儿成就美姻緣。

崔　翰　儿呀，不必如此伤悲，为父自有良法。

崔　瑩　全仗爹爹！

〔唐伯虎上，唐駝随上〕

唐伯虎　(唱)伯虎打馬过九江，

来到府門拜黃堂。

唐駝，前去叫門！

唐　駝　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唐　駝　江南唐解元拜会，有名帖在此。

院　子　請少候。(进門介)稟老爷：江南唐解元来拜。

崔　翰　江南名士，不可慢待。夫人、女儿暫且迴避！

〔崔夫人、崔瑩、丫鬟下〕

崔　翰　有請！

院　子　有請！

〔唐伯虎、唐駝进門介〕

崔　翰　先生到了，請坐！

唐伯虎　謝坐！

崔　翰　不知先生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唐伯虎　岂敢！久聞郡伯德政，今日路过潯阳，特来登堂拜謁，魯莽之处，望乞海涵！

崔　翰　岂敢！先生才冠江南，今日承蒙辱顾，眞乃三生之幸。不知先生有何高見，望乞明以告我？

唐伯虎　久聞郡伯有一千金，才貌双絕，尙未字人。不才有一好友张灵，字梦晋，少負才名，英姿秀雅，年方弱冠，尙未婚配。不嫌唐突，冒做冰人，敢乞裁答。

崔　翰　小女蒲柳之姿，先生贊美逾分。张君才名，欽佩已久，果其未娶，願結絲蘿。

唐伯虎　旣承允諾，現有图画一卷，权做聘物。

〔唐伯虎取图介，崔翰看介〕

崔　翰　此图何意？

唐伯虎　此即清明节明公携眷道出苏州，停舟山塘，张君与我等乞酒相戏，不意与千金竟成良緣。

崔　翰　张君情意眞摯，溢于言表，小女必感其情。当付小女留做信物。

唐伯虎　宁邸催促，不敢久留，就此告别了！

（唱）拜辞明公上鞍鐙，

　　留得图画做証盟。

　　加鞭忙赶南昌郡，

請了！

宁王府內为幕罠。

〔唐伯虎、唐駝下〕

崔　翰　哈哈哈……正愁女儿不得良匹，偏有一段画中奇緣。(向內)夫人、女儿快来！

〔崔夫人、崔瑩上〕

崔夫人　老爷面带笑容，手拿何物？

崔　翰　这是女儿訂婚的聘証。

崔夫人　与我一看！

〔崔翰展画介，崔夫人、崔瑩同看介，崔瑩惊覰暗喜介〕

崔夫人　这舟中女子像是女儿模样。这一花郎却是何人？

崔　翰　此即清明节停舟山塘之景，花郎乃吳中名士张梦晋所乔装者。方才唐解元来做冰人，我已經許婚了。

崔夫人　这上面題的詩句呢？

崔　翰　此即张生之詩。女儿，你且看来！

〔崔瑩欲看，又不看介〕

崔　翰　此乃你終身大事，不要害羞做女儿态。

〔崔瑩正覰画介〕

崔　翰　詩才俊逸，纏綿悱惻，其情可感。

崔　翰　女儿，你是願意的了？

崔　瑩　但凭父母之命。(急收画介)

崔夫人　哈哈哈……我儿已定有人，当可免选了。

崔　翰　大家后堂歇息去吧。正是：幸喜女儿良緣定，

崔夫人　了却慈亲一片心。

〔众同下〕

第　九　場

〔四校尉引朱能上〕

朱　能　奉了宁王命，九江选美人。
　　　　来此已是府衙。人来！
四校尉　有。
朱　能　上前通报！
校尉甲　衙內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校尉甲　宁王府长史朱大人拜見。
院　子　請稍候。（向內）有請老爷！
　　　　〔崔翰上〕
崔　翰　何事？
院　子　宁王府长史朱大人拜見。
崔　翰　哎呀！宁王府长史来此，必有大事，不能不見。有請！
院　子　有請！
　　　　〔朱能、四校尉进門介〕
崔　翰　不知长史大人駕到，未能远迎，望乞恕罪！
朱　能　岂敢！小弟来得鲁莽，望乞海涵！
崔　翰　岂敢！不知大人因何公干辱临敝衙？
朱　能　难道这事你还不知道嗎？
崔　翰　实在不曉得呀！
朱　能　我是与大人道喜来的。
崔　翰　道的个什么喜，倒把我越弄越糊塗了。
朱　能　崔夫人，你那千金小姐才貌双全，千岁爷已経选中了她，特命我来迎接到省，护送进京，将来做了妃子，岂不是一件大喜嗎？
崔　翰　大人之言差矣！小女已経許字有人，万难从命！

朱　能　許了哪一个？

崔　翰　許的吳江才子张灵。

朱　能　有何为証？

崔　翰　現有画图为証。

〔崔翰取画介，朱能看介〕

朱　能　这种儿戏，还算得一回事嗎？（扔图于地介）快快将你小女献出还則罢了；如若不然，崔太守哇，崔太守，我就要对你不起了！（出剑吓介）

崔　翰　（撿画介）哎呀，长史威严，吓煞下官也！

（唱）长史威严眞可畏，

吓煞九江太守崔。

我今犯了什么罪？

小女万难送宫闈！

朱　能　（唱）太守說話理不通，

敢违王命罪难容！

快献千金同上道，

早日护送进皇宫。

莫要迟延，快快請小姐出来，一同上道！

崔　翰　唉！如今暗无天日，势难与抗。家院！

院　子　有。

崔　翰　請夫人、小姐出堂！

院　子　有請夫人、小姐！

〔崔夫人、崔瑩、丫鬟上〕

崔夫人　忽听老爷喚，

崔　瑩　出堂問根源。

崔夫人　老爷，何事相呼？

崔　翰　这是宁王府的长史大人。

崔夫人　长史大人，有礼了！

朱　能　敢是夫人？这里还礼了！这位可是小姐？

崔　翰　正是小女。儿呀，見过朱大人。

崔　瑩　朱大人，有礼了！

朱　能　有礼相还，

崔　翰　大家坐下。

〔朱能、崔翰、崔夫人、崔瑩坐介〕

崔夫人　敢問朱大人，来此何事？

朱　能　千金小姐被选入宫，特来迎接上道。

崔夫人　小女已経許字有人，因何又被选中？

朱　能　既未正式成婚，哪能算数？快快随我上道还則罢了；如若不然，哼哼，就与你們大大有些不便！

（出剑介）

崔夫人　哎呀，吓死我也！

（唱）这一陣吓得我三魂不在，

七魄悠悠轉回来。

可怜我年迈人无有后代，

偏选这有主人忒也不該。

无奈何我只得双膝下跪，

朱大人！

但願你放小女慈悲为怀。

朱　能　夫人請起。这是千岁选定，我也无法挽救。

崔　瑩　事到如今，爹娘不必过于悲伤。孩儿生成薄命，只得随他上道便了！

朱　能　这才是有福气的小姐！

崔　瑩　（唱）孩儿生来多薄命，

才得被选入宫庭。

如今尚有何話論，

违抗王命罪非輕。

今生不能来孝順，

爹娘啊！

来生再报养育恩。

崔夫人　哎呀瑩儿呀！

(唱)母子們生別离肝腸寸断，

不由人伤心泪痛洒胸前。

但願你此一去独承圣眷，

但願你上了道諸事平安。

但願你从此后无灾无难，

但願你在宮內寵冠三千。

遇机緣还須要多通魚雁，

儿呀！

免得我日夜里两眼望穿。

崔　翰　哎呀瑩儿呀！

(唱)都只怨为父我官职卑賤，

眼望儿生別离无力求全。

但願你从今后諸事检点，

儿呀！

自将息还須要将心放寬。

崔　瑩　爹爹！

崔　翰　女儿！

崔　瑩　母亲！

崔夫人　瑩儿！

崔　瑩　哎呀爹娘啊！

崔　翰
崔夫人　哎呀女儿呀！

崔　瑩　孩儿不能承欢膝下，今日一别，权当孩儿已然死去。爹娘在上，受孩儿一拜了！

(唱)爹娘膝前深深拜，

拜别双亲养育恩。

但願福寿多保重，

爹娘呀！

儿死黄泉目也瞑。

〔车夫暗上〕

朱　能　天色不早，不要哭了，快快上車去！

崔　瑩　哎呀！

(唱)长史催人急似箭，

怎不教我痛心間！

崔　翰
崔夫人　儿呀！

崔　翰　(唱)快上車輦莫迟慢，

崔夫人　(唱)纵然哭死也枉然。

崔　瑩　(唱)无奈何我只得去上車輦，

爹爹！

崔　翰　女儿！

崔　瑩　母亲！

崔夫人　瑩儿！

崔　瑩　哎呀爹娘啊！

崔　翰
崔夫人　哎呀女儿呀！

崔　瑩　(唱)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間。

〔崔瑩、车夫、朱能、四校尉下〕

崔夫人　儿呀！

崔　莹　事已如此，且免伤悲，同到后堂歇息去吧。正是：

处在强藩势力下，

崔夫人　怎敢违抗到王家！

〔同下〕

第　十　場

〔四龙套、二大太监引朱宸濠上〕

朱宸濠　（引）封藩江西，蓄异志、何日登极！

（詩）天潢貴冑帝王家，

纘承大統志願賒；

龙行虎步生成貴，

陈桥兵变統中华。

孤、宁王宸濠。生长天家，封藩江右。今上荒于声色，不理朝政；权奸用事，残害忠良。孤本天潢貴冑，纘承大統，也是分內之事。且有謀士刘养正，少有才名，頗晓兵法，称孤有拨难反正之才。若不趁此时設法迷惑昏王，使他不理朝政，乘机取事，更待何时也！

（唱）孤本皇室貴冑种，

称王称帝貴无穷。

大明天下要一統，

昏王荒乱怎能容！

多选美色来进貢，

迷惑昏王智与聪。

早経传令选艳丽，

何以尙未送进宮？

内侍！

大太监　有。

朱宸濠　传刘养正进見！

大太监　千岁有旨：刘养正进見！

〔刘养正上〕

刘养正　忽听千岁宣，忙步来殿前。

谋士、刘养正参見，願王爷千岁！

朱宸濠　一旁坐下！

刘养正　謝千岁！

朱宸濠　前者下令选送美女入宮，不知可曾选就？

刘养正　現已选就。四人均是美丽无比。

朱宸濠　以何人为最美？

刘养正　九江府知府崔翰之女崔瑩，可当首选。

朱宸濠　应先各繪一像，先行馳奏。何人善于画像，卿当保举一人。

刘养正　江南才子唐寅善于画像。即令他来繪画，必可得其真容。

朱宸濠　那唐寅孤早已函聘来府，礼为上宾。内侍！

大太监　有。

朱宸濠　宣唐解元入見！

大太监　唐解元入見！

〔唐伯虎上〕

唐伯虎　殿前奉王命，晋謁莫留停。

臣、唐寅参見千岁！

朱宸濠　唐先生免礼，請坐！

唐伯虎　謝千岁！千岁呼喚，有何見諭？

朱宸濠　久聞先生精通繪画，尤其善于画像。孤今选有美女

四人，貢献皇上。敢煩先生各画一像，以便先行馳奏。

唐伯虎　不知美人現在何处？

朱宸濠　都在本邸，卽便繪来。

唐伯虎　以何人为首选？

朱宸濠　現据刘养正具奏，以九江府崔翰之女崔瑩为首选。

唐伯虎　噢，就是那崔瑩么？

朱宸濠　正是。

唐伯虎　聞听崔瑩已経許字有人，何能被选？天下美女甚多，何不另选？

朱宸濠　人才难得，不必另选。况崔瑩虽已許字有人，尚未正式成婚。先生不必代为說項，卽速繪画。

唐伯虎　遵命！

朱宸濠　刘卿，卽同唐先生前去对人写照！

刘养正　遵命！唐先生，美女現在兰花院中，你且随我前去。

唐伯虎　唉！事已至此，挽救无法，只得画像之后，再行打算便了！

（唱）殿前奉了千岁命，

兰花院内画美人。

〔刘养正、唐伯虎下〕

朱宸濠　待将美人容貌画好，先行馳奏；另派得力长史，护送美女进京，迷惑那个昏君，孤好趁机取事也！

（唱）先将美人形容描，

昏君一見定魂消。

趁机取事須及早，

要坐天子九龙朝。

〔众同下〕

第十一場

崔　瑩　（內唱倒板）

被威逼日夜里心惊胆顫！（手持图上）

（唱）眼看着一家人难于瓦全。

輕移蓮步兰花院，

柔腸百轉泪不干。

奴家、崔瑩。曾經許字张生，有这图画为証。誰料竟被逆藩威逼，选送宮庭。奴想人生在世，貞操要紧，就是为妃为嬪，也是不能相从。本当拚命一死，誠恐宁王見罪我父，因此只得忍辱偷生。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奴本当拚一死結果性命，

怕只怕老爹娘受罪非輕。

无奈何我只得忍辱耐性，

看将来有何法才得脫身。

〔老媽上〕

老　媽　我說姑娘，再别哭啦，千岁爷命那唐解元給你画像，要是画得好一点，那圣上看中了你的容貌，岂不就做了娘娘了嗎？不要哭啦，哭坏了花容，一会儿画起来，就不好看啦。

崔　瑩　你这寡廉鮮耻之輩，怎能知道我的心思？休得多嘴！

老　媽　咳，我是一片好心，倒成了驴肝肺啦。

〔刘养正、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适才間在藩邸奉了王命，

同到这兰花院描画美人。

刘养正　到了。你且随我进去。

〔刘养正、唐伯虎同进門介〕

唐伯虎　这就是崔小姐？有礼了！

崔　瑩　有礼相还。

唐伯虎　还有三位，現在何处？

老　媽　都在房內。等画完了崔小姐的像，再画那三位的，好也不好？

唐伯虎　也好。請崔小姐坐在对面，以便描画也！

〔崔瑩坐对面，唐伯虎描画介〕

唐伯虎　（唱）先描她眉与眼秀美天然，
　　　　嫩面庞如滿月玉潤珠圓。
　　　　楊柳腰肩如削婀娜身段，
　　　　罗裙下更有那三寸金蓮。

草稿已經画就，待我細心修改，即可进呈御覽。

崔　瑩　喂呀！（掩面哭介）

刘养正　我說崔小姐，您也太不懂事啦。您这天生丽质，选入宮庭，圣上天顏有喜，不就做了嬪妃了嗎！干嘛还要哭哇？

崔　瑩　大人哪！
（唱）大人說話欠仔細，
　　　　奴家有言听端的：
　　　　曾經許字张氏子，
　　　　怎能入宮受慘凄？

刘养正　咳，张灵乃是一介寒酸，嫁他有什么好处？

崔　瑩　（唱）我父母曾受了张家之礼，
　　　　生同衾死同穴不肯分离。

刘养正　千岁已經将你选定啦，如今再无别法，只得到京。

要是皇上看您不中，不就仍旧发放回来，与张生成为夫妇了嗎？小姐，千万不要哭坏了花容！

崔　瑩　（唱）但願得蒲柳姿不合圣意，
　　倒是我崔瑩女福与天齐。

刘养正　那就看您的造化吧。

唐伯虎　崔小姐，像已画好了，請去休息吧。

崔　瑩　唉，爹娘啊！（下）

刘养正　老媽，去把那三位美人都带了出来，让唐解元一一描画。

老　媽　是。（下）

〔老媽引李秀娟、张君玉、周美琼上〕

李秀娟
张君玉
周美琼　（唱）天生丽质顾影怜，
　　难得君王带笑看。

老　媽　就是这三位美人，請唐解元描画吧。

李秀娟
张君玉
周美琼　求解元笔下超生，千万画得好一点。

唐伯虎　我非毛延寿，决不掩你等之美呀！（画介）
　　（唱）方才画了崔瑩像，
　　　　再将三美画端詳。
　　　　我非汉朝毛延寿，
　　　　妙容决不半点藏。
　　这三位的像也画好了。

李秀娟
张君玉
周美琼　唐先生，請再描得好一点。

唐伯虎　一定描得好。

李秀娟
张君玉　如此，多謝了！（下）
周美琼

刘养正　唐先生，我們也回去吧。

唐伯虎　請！

〔分下〕

第十二場

〔四嘍兵、二侍女引崔英男装上〕

崔　英　（引）巾帼鬚眉，落草泽，奋武揚威。

（詩）鏡里鉛华一笔删，

寸心忧国自成丹。

紫巾每試戎衣窄，

环珮常敲宝劍寒。

我、崔英，直隶涿州人氏。少习武艺，勇力过人。我父崔猛，为宁王府校尉。因宁王蓄怀异志，我父屡諫不听，竟被誣为通盜，全家問斬。是奴只身逃遁，路过鶴岡山，有盜出劫，为奴所歼，盜众惧怕，奉为山主。現今逆藩势盛，炙手可热，只得暫时落草，俟天下清平，再行解甲归田。想这不得已的苦衷，将为天下人所共諒也！

（唱）自幼儿习武艺何等勇猛，

杀父仇未得报落草山林。

恨逆賊势焰盛暫时隐忍，

要解甲归田里待世清平。

众嘍罗！

四嘍兵　有。

崔　英　如有大帮客商从山下經过，速报我知！

四嘍兵　啊！

〔众同下〕

第十三場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为好友做冰人覓得佳偶，

奈宁王选美女难咏好逑。

我也曾向宁邸力为营救，

不能够免征选气在心头。

我只得将画图函寄好友，

在書斋对美容来把書修。

张梦晋哪张梦晋！非我不为你代謀，实乃力不从心，也是无可如何。只得在崔小姐画像題詩一首！

（題介）

（念）鸞釵压鬢髻偏新，

霧湿云低別种情；

最是含羞无那意，

故将結髮試穿針。

詩也題好了。待我再来修書。（修书介）

〔唐駝上〕

唐伯虎　唐駝，这有書信一封，画图一幅，速送苏州，面交张大相公，不得有誤！

唐　駝　遵命！（下）

唐伯虎　我唐子畏为人謀不可謂不忠了。张梦晋如見此图，即速来贛，或者尚能挽救，也未可知。正是：枉費心力終何用，为人謀事敢不忠！（下）

第十四場

〔四卒、二校尉引朱能上〕

朱　能　奉了千岁命，送美赴北京。

俺、朱能。奉了千岁之命，护送四美进京。人来！

二校尉　有。

朱　能　珍宝貢品备办齐了沒有？

二校尉　备办齐了。

朱　能　吩咐伴妇，即带四美上道！

校尉甲　是。（向內）下面听者！长史有令：伴妇即带四位美人上道！

老　媽　（內）是。

〔二老媽、崔瑩、张君玉、李秀娟、周美琼上〕

崔　瑩　（唱）听說是要上道愁鎖眉上，

好教我薄命人格外心伤。

可怜那父和母不敢相抗，

叹罗敷自有夫誰与相商？

无奈何我只得随同前往，

纵一死也不从无道昏王！

蒼天哪，蒼天！事到如今，我崔瑩只有伺机一死。

朱　能　走吧！

〔众拥崔瑩等下〕

第十五場

〔张梦晋上〕

张梦晋　（唱）两月前接子畏九江来信，

他与我在崔府訂就良緣。

这也是天作合前生注定，

我张灵用何法报答友朋。

哈哈哈……我与崔小姐这門亲事，多亏伯虎兄画中成全。前者得信，言他到了南昌，就有信来。迄今两月，尚无音信到来，不知是何缘故啊？

〔唐駝上〕

唐　駝　(唱)手持画卷与書信，

来到张府送好音。

門上有人么？

〔书童上〕

書　童　哦，唐二爷来啦，請进！

唐　駝　(进門介)张大相公有礼！小人下書送画来啦。

张梦晋　啊！你奉何人所差？

唐　駝　奉家老爷所差。現有書信、画图呈上，請大相公观看。(呈书介)

张梦晋　(观画介)哈哈哈……美人哪，美人，好不喜煞我也！

(唱)一見图画心欢喜，

飘飘欲仙眞我妻。

何日才得成婚匹，

同偕到老寿齐眉。

伯虎兄眞解人也，知道我急欲一見美人，竟先将像寄我，哈哈哈……

唐　駝　大相公，您先别太欢喜啦！

张梦晋　胆大奴才！这么大的美事，怎么連欢喜都不让我欢喜了？

唐　駝　您要看了信，恐怕連哭都哭不及啦，还欢喜呢！

张梦晋　难道还有什么变更不成？

唐　駝　变更大啦！

张梦晋　啊！待我看来。(拆信看介)哎呀，罗敷自有夫，宁王何得如此无礼？气死我也！(昏倒介)

唐　駝　我說看了信，准得气死，你看怎么样？

書　童　别囉嗦啦。快叫吧！

書　童
唐　駝　相公醒来！

张梦晋　(唱)耳听有人高声叫，(醒介)
　　蒼天降下杀人刀。
　　駡声宁王太无道，
　　夺我美人为哪条？
(哭介)哎呀我的妻呀……

唐　駝　我說相公，事到如今，哭也无益，还得想个法子！

张梦晋　唉！你叫我还有何法可想？

唐　駝　崔小姐尚在江西，还未起行。不如大相公亲往江西一行，就說崔小姐乃是有夫之妇。或許能够挽回，也未可知。

张梦晋　噢！如此，你先回去，拜上你家老爷，說我随后就到。

唐　駝　是。(下)

张梦晋　書童，速速收拾行装，卽刻启程，前往江西去者！

書　童　是。(收拾行李介)行装收拾好啦。

张梦晋　帶馬！
(唱)卽速打馬江西去，
　　不夺我妻誓不依！
(同下)

第十六場

(二差役、驛丞上)

驛　丞　官卑职又小，驛丞做到老。

下官、鶴岡驛丞是也。昨日奉到传牌，宁王长史解送美人进京，今日就可到境。必須赶快預备館驛、車馬。人来呀！

二差役　有。

驛　丞　館驛、車馬預备齐了沒有？

二差役　預备齐了。

驛　丞　小心伺候，不要誤了差事，老爷的紗帽要紧！

二差役　喳！

驛　丞　王八旦！

二差役　老爷！

驛　丞　混賬！

二差役　老爷！

〔四卒抬礼物上。二校尉引朱能上。二老媽、李秀娟、张君玉、周美琼、崔瑩上〕

崔　瑩　（唱）别亲上道实堪哀，

昏王献美理不該。

离人婚姻仇似海，

誓当一死赴泉台。

这一陣哭得我三魂不在，

七魄悠悠轉回来。

一老媽　我說崔小姐，再别哭啦，免得哭坏了您的花容玉貌。現在到了驛館，养息两天再走。請下車吧！

崔　瑩　（哭介）唉，爹娘啊！

〔崔瑩、李秀娟、张君玉、周美琼下车介〕

驛　丞　叩接各位大人！

朱　能　官房預备好了沒有？

驛　丞　都預备好啦，請进吧！

〔众同进，坐介〕

朱　能　崔美人有病，請先上床安眠吧。

〔崔瑩捧画入帐，睡介，朱能等亦睡介〕

〔幕內人喊馬叫声，朱能醒介〕

朱　能　啊！哪里来的人喊馬叫之声？

驛　丞　想是鶴崗山的强盗来啦。哎呀，吓死我也！

朱　能　为何这等厉害？

驛　丞　这一伙强盗厉害得很，多少官兵都打他們不过。

朱　能　啊！校尉們！

二校尉　有。

朱　能　預备厮杀！

二校尉　啊！

〔四嘍兵、二侍女引崔英上〕

崔　英　众嘍兵！

四嘍兵　有。

崔　英　杀！

四嘍兵　啊！

〔开打。二校尉敗下。李秀娟、张君玉、周美琼暗下〕

朱　能　胆大强盗，休得无礼！

崔　英　快将珠宝献上，饒你不死！

朱　能　休得狂言，看刀！

〔开打，朱能敗下。四嘍兵搶礼物介〕

崔　英　四面搜来！

四嘍兵　啊！（搜介）

侍　女　有一美人臥病在床。

崔　英　擄上山寨！

四嘍兵　啊！

〔侍女扶崔瑩下〕

崔　英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收兵回山！

四嘍兵　啊！

〔同下〕

〔二差役、驛丞上〕

驛　丞　哎呀，吓死我啦！长史大人哪里去啦？

〔朱能上〕

朱　能　哎呀，大事不好了，珠宝礼物也被强盗搶去了。美人呢？

驛　丞　那三个好的都随校尉逃去啦。

朱　能　那一个病的呢？

驛　丞　病的被强盗搶上山去啦。

朱　能　哎呀，少了一个美人，如何得了？你赶快去寻找一个死人来，殮在棺木之內，立一木主，标明“美人崔瑩之柩”，就可掩飾过去。快快照办，不得有誤！

驛　丞　是。

朱　能　我还要赶那三个活的去！（下）

驛　丞　我說人来！

差　役　有。

驛　丞　你們听見沒有？要找死人充崔美人。

二差役　听見啦。

驛　丞　听見啦，就快找来！

差役甲　前边村子里有一穷家，昨晚死了一个女子。老爷随便給他几个錢，就可借用一时。

驛　丞　好，快去办来！

差役甲　老爷請回驛署，小的照办就是。

驛　丞　若是誤啦，打断你的狗腿！（下）

差役甲　伙計，好难当的差事，办去吧！

差役乙　走着。

〔同下〕

第十七場

〔侍女扶崔瑩上，四嘍兵、崔英上〕

崔　英　（唱）搶得珠宝千万串，
　　　　　更拥美人上鶴山。

这一美人，拿的什么东西，为何不肯释手？快拿过来与本大王观看！（夺画看介）喲，原来是一幅画卷，上画一个乞丐，站在官舫旁边，呆看船上女郎。这是什么緣故？啊，船上这一女郎，与这染病的女人一模一样，其中必有緣故。待我前去調戏于她，看她有什么說的。（向崔瑩）嗬！那一女子，既被大王擄上山来，就与大王拜了天地，做个压寨夫人！

崔　瑩　（抬头介）呸！我本良家女子，岂容胡言乱語？今既被擒，但願速死。

崔　英　呃！年紀輕輕的，为何开口就要寻死？我今弱冠，尙未婚配；如若相从，富貴不小。

崔　瑩　奴自有夫，入宫尙且不願，況为賊妻乎？

崔　英　（故作娇态）喲！你虽有夫，我却无夫，和我相处，也不碍你的有夫哇！

崔　瑩　啊！你是甚等之人，竟敢出此言語？

崔　英　我和你同是一样的人哪！

崔　瑩　啊！何以見得？

崔　英　等会自然就会知道。（去冠解衣介）你且看看，和你一样

不一样？

崔　瑩　（看介）哎呀，果然是个女子。請問小姐高姓大名，何以如此奇异？

崔　英　唉，听我道来！

（唱）我本是涿州人名喚崔英，

崔　瑩　啊，怎么你也姓崔？

崔　英　（唱）老爹爹侍宁王慘遭杀身。

一家人多誅戮只身逃遁，

过此山歼众盜暫且栖身。

崔　瑩　原来如此。

崔　英　請問小姐高名貴姓，为何携带此图？

崔　瑩　小姐容禀！

（唱）奴原名喚崔瑩随父任上，

崔　英　噢，你也姓崔？

崔　瑩　（唱）以此图許配了张灵才郎。

恨宁王强选送死无别想，

蒙姐姐救上山請作主张。

崔　英　唉，姐姐薄命，与我相同。如不嫌弃，你我結为异姓姐妹。再等机会，成全此段姻緣，不知姐姐意下如何？

崔　瑩　旣蒙不弃，願矢盟好。

崔　英　姐姐，您今年多大啦？

崔　瑩　今年十六，三月生辰。

崔　英　我也十六，生在六月。这么說来，您就是我的姐姐啦。

崔　瑩　如此，你我一拜了！

（唱）姐妹双双同交拜，

崔　英　（唱）难得彼此都姓崔。

崔　瑩　（唱）但願相处期百載，

崔　英　（唱）且进霞觴酒一杯。

侍女，酒宴伺候！

侍　女　是。（擺酒介）

崔　英　姐姐，你我虽不能成为夫妇，却也結了姐妹。但願将来同事一人，百年聚首，您可願意嗎？

崔　瑩　若能如此，至所願也。但为姐文弱，手无縛鸡之力，山居終覚不便。如有何处可以暫避，請速为我設法。

崔　英　我有一个叔父，名喚崔馴，曾为刑部郎，如今罢职家居。姐姐如若願去，当送暫依。

崔　瑩　倘得如此，万分感激。請与令叔修書，送我前去。

崔　英　姐姐刚刚到山，就要离别，未免令人难割难舍。姑且修書一封，过两天再送姐姐启程也就是啦。（修书介）書已修好，請姐姐带在身旁。

崔　瑩　多謝妹妹！

崔　英　你我情同骨肉，何必这么客气？夜已深啦，請姐姐歇息吧。正是：古来异姓为骨肉，

崔　瑩　况是同宗更相亲。

崔　英
崔　瑩　請！

〔同下〕

第十八場

〔张梦晋策馬上〕

张梦晋　（唱）急急打馬不消停，

三步当做两步行。

轉眼来到江西省，

誰知万念已成尘！

小生、张灵。前聞妻室被选，因此星夜赶来江西；誰知她已上道。不免赶上前去，就此馬上加鞭！

（唱）为寻妻哪顾得鞍馬劳頓，

张梦晋可算得薄命之人。

任天涯和地角也要前进，

寻不見我妻室决不回程。

来此已是鶴岡山驛。不免歇息一时再走。（向內）店家哪里？

〔店家上〕

店　家　客官要住店嗎？

张梦晋　正是。

店　家　請进！

〔张梦晋进門介〕

张梦晋　店家，为何不給我上官房住？

店　家　嘿，客官，您不知道，上官房停了棺材，不能住人。

张梦晋　怎么上官房倒停了棺柩！是何人的棺柩停此館內？

店　家　前月宁王派长史护送美人进京，路过此地，为山盜打劫，有一个美人，叫什么崔瑩的……

张梦晋　（惊介）怎么样了？你快讲来！

店　家　惊吓而死！

张梦晋　你待怎講？

店　家　惊吓而死！

张梦晋　哎呀！（昏倒介）

店　家　不好啦，又死了一个，我这店不用开啦。客官醒来！

张梦晋　（唱）听說我妻丧了命，

吓得三魂少二魂。

店家快快把路引，

带我前去祭芳灵。

店　家　随我来。

〔店家、张梦晋圆場〕

店　家　这就是她的棺柩。

张梦晋　(念)"美人崔瑩之柩"！"美人崔瑩之柩"！哎呀我的妻呀！(哭介)

(唱)一見美人丧了命，

好不教人痛伤情。

我哭哭一声妻室肝腸断，

我叫叫一声妻室涕泪零。

我为你朝思暮想几成病，

到如今香魂飘緲无处寻。

此姻緣不能践誓当身殉！(以头撞棺介)

店　家　客官，您千万别死，要是再出一条人命，小店可経受不起。

张梦晋　唉！

(唱)奈店家拦住我覓死无門。

店　家　客官，您也哭得口干舌燥啦，喝口茶歇歇吧。

张梦晋　多謝店家。我不死了，你也歇息去吧。

店　家　好，那我睡覺去啦。你可千万别害我！(下)

张梦晋　唉，事到如今，哪有死法？不如卷起画图，去到野外寻个自尽，也免連累店家。(开門介)且喜幷无一人。(轉身卷画出門望介)这店外有一深塘，不如投水自尽。(想介)哎呀且住！我一死倒不要紧，这图画必为塘水冲沒，使美人沉于深淵，艳迹不得流传后世。不如

寻个深林自縊而死吧！（行介）此处有一深林，待我解带自縊。（解带挂树介）

〔四嘍兵上〕

嘍兵甲　奉了大王之命，下山巡哨。伙計們，小心偵察奸細！

嘍兵乙　嗳，那边树林之內，好像有个人，快去看来！

〔四嘍兵进林介〕

嘍兵甲　喂！你这人，好端端怎么要寻死啊？

张梦晋　唉，我寻我的死，与你何干！

嘍兵乙　八成是个奸細，拿上山去听大王发落。

嘍兵甲　好，抓上山去！

张梦晋　唉！

〔众押张梦晋下〕

第十九場

〔崔英女装上，侍女随上〕

崔　英　（唱）自送姐姐涿州轉，

終日愁悶鎖眉尖。

靜坐帳中把書看，

且候嘍兵报根源。

〔四嘍兵押张梦晋上〕

嘍兵甲　稟大王：拿住奸細。

崔　英　啊！就是这个奸細嗎？

嘍兵甲　正是。

崔　英　你們下去歇歇。待我亲自审問他。

四嘍兵　謝大王！（下）

崔　英　那一奸細，姓甚名誰？从实說来，饒你的性命

张梦晋　哪里是什么奸細，我是求死不得之人哪！

崔　英　啊！你为何事要寻死呢？

张梦晋　我妻崔瑩已死館驛，我怎能够独生哪！

崔　英　啊！你手拿何物？

张梦晋　我妻图像。

崔　英　与我一看。（取图看介）

张梦晋　我的妻呀！（哭介）

崔　英　嗳，我說，你这个人，你妻既然死啦，哭也无益；不如另娶，以免耽誤你的青春。你瞧，我长得怎么样，与你能相配嗎？

张梦晋　多承小姐盛意！只是我夫妻情感至深，坚如金石；她既一死，誓不再娶。

崔　英　呃！三妻四妾，男子常理。就是你妻未死，再娶一个，亦不为过。况且你妻已死，另求婚配，还有什么不在情理的么？

张梦晋　唉！妻如未死，多娶一人，尚无不可。如今我妻既死，我张梦晋宁死，也不另娶她人了！

崔　英　嘿，你眞是个鍾情人！难怪你妻願为你死。我对你实說了吧，如今你妻实在未死。你如答应我的婚事，我就告訴你妻住在哪里；你如不答应我的婚姻哪，哼哼，你妻虽然未死，也同死了一样，你就是死啦，也不能再見你妻啦，你要再思再想啊！

张梦晋　啊！你若誠能使我夫妻会合，我就答应你的婚姻；

崔　英　既这么着，我再告訴你吧：宁王派人送她进京，路过鶴崗驛的时候，是我带兵把她接上山来，相問之后，結为姐妹。

张梦晋　哎呀呀，不想她果眞未死，待我謝天謝地！她今住在何处？

崔　英　半月前，我派人送往涿州我叔父那里去啦。

张梦晋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寻她去了。

崔　英　嘿，你这个人眞沒良心！我刚給你說了地方，你就要走。我的婚姻大事，你就忘記了嗎？

张梦晋　待我寻得瑩姐，再来与你成婚。

崔　英　你別着急！現在逆藩势焰正盛，瑩姐列名貢籍，驟合恐将罹禍。您应該先入京城，博取功名。等到逆藩势敗，然后图娶不迟。至于我，絕不敢先瑩姐而花燭。只要您答应，留这一张画图就行啦。

张梦晋　小姐肺腑之言，小生刻骨銘心。即将此画留做聘物。

崔　英　拜謝郎君。侍儿！

侍　女　有。

崔　英　吩咐下去，另备別館伺候！

侍　女　是。(向內)下面听者！大王有令：另备別館伺候！

众嘍兵　(內)啊！

崔　英　三日之后，再送郎君晋京。

张梦晋　小姐高义，小生实感不尽。

崔　英　侍儿掌灯，送张郎安息了吧！

侍　女　是。

张梦晋　多謝了！

〔侍女引张梦晋下〕

崔　英　张郎啊张郎，你眞是个多情人哪！今既訂婚，三日之后，一定送你上京求名便了！

(唱)終身大事今托定，

退回后帳飲杯巡。(下)

第二十場

〔崔馴上，院子随上〕

崔　馴　昔年观政在刑曹，罢职家居乐逍遥。

下官、崔馴，直隶涿州人氏。曾在正德駕前为臣，官拜刑部員外郎之职。只因逆閹刘瑾专权用事，罢职家居，倒也逍遥自在。家兄崔猛为宁王所杀，仅侄女崔英逃脫，現在鶴岡山落草。前曾送来結拜义姐崔瑩，依我为生。我今奉旨起用，不免将崔瑩喚出，一同商議。家院！

院　子　有。

崔　馴　請大小姐出堂！

院　子　有請大小姐！

〔二丫鬟、崔瑩上〕

崔　瑩　忽听叔父喚，急忙出堂前。

叔父在上，侄女万福！

崔　馴　侄女免礼，一旁坐下。

崔　瑩　謝坐。啊叔父，喚侄女出来，有何吩咐？

崔　馴　为叔現奉圣旨起用，指日就要上道晋京，借此可以探听张郎消息。且宁王反迹大露，圣上已命王守仁为帅，先赴福建，待宁王出兵，即攻其后，不难将賊蕩平。那时我儿即可出头，与张生合卺。

崔　瑩　但凭叔父！

崔　馴　有請夫人出堂！

院　子　有請夫人！

〔崔夫人上〕

崔夫人　老爷！

崔　馴　夫人！收拾行李，就此启程。車輛伺候！

院　子　車輛走上！

〔二车夫上，崔夫人、崔瑩上車介〕

崔　驯　（唱）蒙圣恩再起用秋曹为郎；
崔夫人　（唱）望老爷进京去騰达飞黃。
崔　瑩　（唱）但願得将逆藩尅日扫蕩，
俾得与我张郎早配鸞凰。
〔同下〕

第二十一場

〔李日芳、李自然、朱宸濠、刘养正上〕

朱宸濠　封藩在南昌，忍耐且为王。
孤、宁王宸濠。在这江西地方屯积粮草，招軍买馬，蓄养异人，以便趁机起事。今乃六月十三日，为本藩寿辰，这鎮巡三司，俱要前来拜寿。不免趁此时机宣言起事；如有不服，即便杀却。

刘养正　千岁之計甚妙。

报　子　（內）报！（上）
禀千岁：朝廷已命王守仁領兵前来。

朱宸濠　再探！

报　子　啊！（下）

朱宸濠　我不先发制人，将为他人所制。今日不反，尙待何时！

刘养正　千岁不必动怒。等鎮巡三司到来，再行宣言。
〔一太监上〕

一太监　鎮巡三司来府拜寿。

朱宸濠　有請！

一太监　有請！（下）
〔孙燧、許远、王金、馬思聪上〕

孙　燧
許　远
王　金
馬思聪　王爷千岁，鎮巡三司等恭叩遐龄

朱宸濠　罢了，一旁坐下。

孙　燧
許　远
王　金
馬思聪　謝坐！

〔李士实、王綸、吳十二、凌十一、楊清、李虎、王儒上〕

李士实
王　綸
吳十二
凌十一
楊　清
李　虎
王　儒　府中幕宾将校叩王爷千岁！

朱宸濠　免礼。两旁摆宴！

李士实
王　綸
吳十二
凌十一
楊　清
李　虎
王　儒　啊！

〔各将校带甲露刃而立，各官均入席介。朱宸濠出位起立〕

朱宸濠　文武各官听者！太后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武官披甲，随孤入京；文官留守江西。违令者斬！

孙　燧　密旨現在何处？

朱宸濠　不必多言！我今先往南京，汝可前去保駕！

孙　燧　逆藩謀叛朝廷，假托太后密旨，我孙燧誓难听命！

朱宸濠　(大怒介)你敢违旨？推出斬了！

〔李日芳拿孙燧下〕

許　远　孙御史为朝廷大臣，为何擅自要斬？

朱宸濠　你敢忤旨？也推出去斬了！

〔李自然拿許远下〕

朱宸濠　大小各官，再有不服者，以他二人为例！

王金
馬思聰　我等也是不服！

朱宸濠　你們都不想活了？校尉們！

〔李日芳、李自然暗上〕

李日芳
李自然　有！

朱宸濠　把这一干不服的人，一齐拿下收監！

李日芳
李自然　啊！（拉王金、馬思聪下）

朱宸濠　今日郎为兴师之日，布告天下，革除"正德"年号，改元"宁武"，封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綸为兵部尚書、总都軍务大元帅。

李士实
刘养正
王綸　謝主隆恩！

朱宸濠　即日起兵，由南昌順流而下，直攻九江、安庆，进取南京去者！

众　啊！

〔众繞場，同下〕

第二十二場

〔八龙套、四将官引王守仁上〕

王守仁　三軍齐用命，指日奏肤功。

本帅、王守仁。大明駕前为臣，官拜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等处地方，提督軍务。宸濠蓄謀作乱，現奉御旨暗为防备。昨正带兵前往福建剿匪，拔队未久，宸濠乘机起事。故此返队回攻。曾経約定伍文定、戴德孺两支討逆之兵今日会队，这般时候，尚未到来。

〔八龙套引伍文定，戴德孺上〕

伍文定
戴德孺　奉了元帅命，会合討逆兵。

末将等参見元帅！

王守仁　免礼。我等聚兵擒賊，务期人人效命，上报朝廷。伍将軍听令！

伍文定　在！

王守仁　命你带領本部人馬直趋安庆，救援张文，不得有誤！

伍文定　得令！（带四龙套下）

王守仁　戴将軍听令！

戴德儒　在！

王守仁　命你带領本部人馬，駐守临江樟树鎮，等候徐璉、邢珣、胡尧元、童琦数路之兵，集于丰城，按兵不动！

戴德儒　啊元帅，兵貴神速，为何按兵不动？

王守仁　用兵之道，冲其銳鋒，攻其有备，皆非得計。俟彼傾巢而出，我軍先克南昌，其必回救，即出兵截击，以逸待劳，此乃万全之策。

戴德儒　元帅神算，末将敢不遵令！（带四龙套下）

王守仁　众三軍！

八龙套
四将官　有！

王守仁　兵发临江！

八龙套
四将官　啊！

〔同下〕

第二十三場

〔李日芳、李自然、吳十二、凌十一、楊清、李虎、王儒戎装上。刘养正、李士实、王綸上〕

刘养正　众位大人請了！

李士实
王　綸　請了！

刘养正　万岁督兵，亲征安庆，大家两旁伺候！

李士实
王　綸　請！

〔四龙套、二太监引朱宸濠上〕

朱宸濠　領兵攻安庆，指日下南京。
众将官听令！

众　　在！

朱宸濠　去叫那安庆府张文，开城出迎！

众　　遵旨！

〔众圆場。場設城門〕

王　綸　张文上城答話！

〔张文上城介〕

张　文　城下何人？

王　綸　我乃宁武皇帝駕前大元帅。大兵压境，开城投降，
饒尔不死。

张　文　反賊休得放肆！我张文虽无强兵与你对战，但当死守
城池以待援兵。少时大兵到来，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

王　綸　一派胡言！众将官，将城团团围住！

众　　啊！（围城介）

报　子　（內）报！（上）
伍文定带兵救援，从九江杀奔前来！

朱宸濠　再探！

报　子　啊！（下）

朱宸濠　众将官，杀上前去！

众　　啊！

〔众圆場。四龙套、伍文定上，会陣介，开打，伍文定杀李虎、王儒

介，朱宸濠等敗下〕

伍文定　反賊敗下陣去，众將官，追！

四龙套　啊！

〔众同下〕

〔連場——李日芳、李自然、吳十二、凌十一、楊清、刘养正、李士实、王綸、朱宸濠上〕

朱宸濠　打敗了哇！打敗了！

报　子　（內）报！（上）

王守仁会合大兵，攻破南昌！

朱宸濠　再探！

报　子　啊！（下）

朱宸濠　哎呀不好了！众將官，拨队救援江西！

李士实　臣启万岁：倘若回援江西，劳而无功。不如舍去安庆，直攻南京，旣登大位，江西自服。

朱宸濠　呃！江西乃我根本之地，岂可弃而不顾？王綸听命！

王　綸　在！

朱宸濠　命你先带两万人馬回援江西，朕自率大兵以继其后。

王　綸　遵旨！（下）

朱宸濠　伍文定这等厉害，安庆一战，丧失三千人馬。南昌又破，眞叫我进退无路也！

（唱）适才战敗在安庆，

损我精銳三千兵。

南昌又报失陷信，

进无路来退无門。

无奈何我只得回顾江西省，

生擒了王守仁我才甘心。

〔四龙套、伍文定上〕

伍文定　反贼哪里走？看刀！

〔李日芳、李自然接住，朱宸濠率二太监等逃下。开打。伍文定杀楊清介，李日芳、李自然等敗下〕

伍文定　反賊退回江西。众将官，追！

四龙套　啊！

〔众同下〕

第二十四場

〔江彬、张忠、二朝臣上〕

江　彬　各位大人請了！

张　忠
二朝臣　請了！

江　彬　万岁登殿，两厢伺候！

张　忠
二朝臣　請！

〔四龙套、二太监引朱厚照上〕

朱厚照　（引）凤閣龙楼，万古千秋。

江　彬
张　忠
二朝臣　臣等参見，万岁，万万岁！

朱厚照　起过一旁。

江　彬
张　忠
二朝臣　謝万岁！

朱厚照　朕、大明天子正德在位。自登极以来，风調雨順，国泰民安。每日吃酒作乐，倒也逍遥自在。后宫妃嬪，美丽不少，尚还不称朕意。民間如有絕色女子，設

法置之豹房，朕可随时取乐。风流天子，古今一人而已。可恨宸濠謀反，也曾命王守仁督兵往剿，去已多日，为何尚无捷报？

江　彬　王守仁乃一介書生，素日不知兵法，何能平定大乱？

张　忠　不如万岁爷御駕亲征，定可平得宸濠。

朱厚照　卿等之言有理。朕自为威武大将軍、总督天下兵馬大元帅。（写旨介）現有諭旨，卿等当众宣讀。

江　彬　遵旨！奉圣旨：朱寿为威武大将軍、总督天下兵馬大元帅，将兵十万，征討宸濠，許其便宜行事。欽此。

朱厚照　領旨！

〔朱厚照去皇帽換将軍盔，下位介〕

江　彬　万岁薄天子而不为，自为大将軍，眞乃千古少有。

朱厚照　（上坐介）自古守成之君，从无武功。朕当做一个有武功的皇帝。

张　忠　臣等亦当建立武功，上膺爵賞。

〔承宣官上〕

承宣官　启奏圣上：江西巡撫王守仁有本章呈上。

朱厚照　呈上来。（念）“宸濠大敗于安庆，回守南昌，又为臣等所敗，現今被困鄱阳湖，指日就可成擒。”哈哈哈……王守仁成此大功，眞不世之勛也！

张　忠　王守仁本与宸濠交好，所报胜仗，都不可靠。还是万岁爷亲征的是。

朱厚照　王守仁乃理学名臣，何至与宸濠交好而忘大义？既然指日可以擒賊，朕即改为南巡。

江　彬　事不宜迟，請万岁即日起鑾。

朱厚照　摆駕！

众　　领旨！

〔众同下〕

第二十五場

〔殷夫、李日芳、李自然、吳十二、凌十一、刘养正、朱宸濠上〕

朱宸濠　（唱）从安庆回江西救援南昌，

可恨那王守仁兵精将强。

杀得我鄱阳湖东逃西往，

怕只怕水师到无处躲藏。

报　子　（內）报！（上）

王守仁会合各路大兵，水陆夹攻而来！

朱宸濠　再探！

报　子　啊！（下）

朱宸濠　哎呀不好了！

〔徐璉、邢珣、胡尧元、童琦、戴德儒上〕

戴德儒　反賊哪里走？看枪！

〔李日芳、李自然接住，起打，朱宸濠原人敗下〕

戴德儒　反賊敗下陣去，追！

徐　璉
邢　珣
胡尧元
童　琦　啊！

〔众同下〕

〔速場——朱宸濠原人敗上〕

朱宸濠　来将杀法厉害，如何是好？

〔放火彩〕

朱宸濠　怎么船上起火了！

〔戴德儒原人上，起打，朱宸濠被擒介〕

戴德儒　收兵！

徐　璉
邢　珣
胡尧元
童　琦　啊！

〔众同下〕

第二十六場

〔八龙套、四将官引王守仁上〕

王守仁　三軍齐奏凱，生擒宸濠回。

〔伍文定、戴德儒押朱宸濠上〕

伍文定
戴德儒　启元帅：逆犯押到。

王守仁　下在监牢！

〔四龙套押朱宸濠下〕

〔张永上〕

张　永　忙将圣駕事，报与元帅知。
启元帅：圣駕現抵南京，自称“威武大将軍”，御駕亲征。丞相江彬、司礼太监张忠，朋比为奸，煽惑圣上。聞宸濠生擒，須再放入鄱阳湖中，待帝亲征就擒，然后奏凱，以便归功于帝。

王守仁　放虎归山，养痈成患，万万不可。此番生擒宸濠，也是圣上洪福，臣下焉敢居功！

张　永　此皆江彬、张忠二人之意。圣上信彼已深，只好暫順其意。倘使激起小人之怒，于天下大事何补？

王守仁　公公之言有理。即将宸濠諸人交与公公带去，做为威武大将軍所擒，并归功于江彬、张忠，你看如何？

张　永　元帅苦心，当为天下后世所共諒。咱家先回南京，

奏明圣上。告辞啦！

王守仁　不送了。

〔张永下〕

王守仁　唉，朝政如此，好不令人痛心也！

（唱）恨奸佞在君側煽惑圣听，

軍旅事竟当做儿戏閑文。

擒宸濠归功于江张二佞，

王守仁纵薄賞无愧于心。

掩門！

〔众同下〕

第二十七場

〔四龙套引謝迁上〕

謝　迁　（引）文运天开，誊黃飞下九重来。

下官、謝迁。大明駕前为臣，官拜內閣大学士。今奉圣命，主掌文衡。看众举子交卷来也。

〔张梦晋，三举子上，交卷介，下〕

謝　迁　卷已閱过。众举子中，张灵写作俱佳。不免进呈圣上欽定。

〔众圓場〕

謝　迁　臣、謝迁进呈試卷，望吾皇欽定。

〔太监上，取卷下〕

朱厚照　（內）张灵写作俱佳，取为头名状元。其余举子，选优列榜。領旨下殿！

謝　迁　謝万岁！（起介）正是：丹墀奉了君王命，本科状元取张灵。

〔众同下〕

第二十八場

〔二侍女、崔英上〕

崔　英　(唱)聞听逆藩已遭擒，
　　　　倒教奴家喜在心。
　　　　打发众伙回原郡，
　　　　好与姐姐配良人。

　　　　奴家、崔英。聞听宸濠已経就擒。张郎得中头名状元。叔父已被起用，和姐姐一同到京。我不免趁此尽散嘍兵，回京与张郎成婚。众嘍兵！

〔四嘍兵上〕

四嘍兵　参見大王！

崔　英　这山寨的珠宝財物，尽都分給你們，各人回家，做个安分良民。你姑娘要回京完婚去啦。

四嘍兵　多謝姑娘！从今以后，我們有了这些珍宝，决不再做强盗，請姑娘放心。姑娘何时上道？我們还要护送一程。

崔　英　如此，与我更衣！

〔四嘍兵与崔英换衣介〕

崔　英　带馬！姑娘就此启程，不要远送啦。

〔崔英上馬介，下。二侍女随下〕

嘍兵甲　伙計們，回家去者！

三嘍兵　走。

〔众同下〕

第二十九場

〔崔瑩上〕

崔　瑩　(唱)听説是唐解元被嫌入獄，

须当要反其冤免遭刑誅。
我叔父司此讞法当寬恕，
搭救他出了獄进退自如。
奴家、崔瑩。幸喜宸濠被擒，圣上回鑾，张郎又中头名状元。只是我那妹妹，不知何日才能团聚一堂啊？

〔崔馴上〕

崔　馴　（唱）奉旨承訊唐伯虎，
被嫌入獄太无辜。
幸喜皇恩多浩蕩，
赦他出獄拯名儒。

崔　瑩　叔父回来了？

崔　馴　回来了。

崔　瑩　不知唐解元被嫌一案，如何了結？

崔　馴　我已为之开脫，业経出獄，少时即来我家同居。

崔　瑩　多謝叔父了。

〔崔英上，二侍女随上〕

崔　英　（唱）适才鶴岡散同党，
策馬加鞭回故乡。
举目抬头来观望，
面前便是崔家堂。
到啦。侍女，前去叫門！

侍女甲　是。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侍女甲　鶴岡山的二小姐回来啦。

院　子　禀老爷：鶴岡的二小姐回来了。

崔　駠　鶴岡的二小姐？

崔　瑩　就是崔英妹妹回来了。待我出迎。(出門介)妹妹回来了？

崔　英　姐姐呀，可眞想死妹妹啦！

崔　瑩　叔父在堂，上前見过。

崔　英　叔父在上，侄女崔英拜揖！

崔　駠　免礼。坐在一旁。

崔　英　謝坐。

崔　駠　侄女一别十年，不想今日长大成人，学得全身武艺。

崔　英　侄女生成膂力，不敢言艺。

崔　瑩　侄女若非妹妹相救，哪有今日！

崔　駠　英儿，你那鶴岡之众如何？

崔　英　侄女将所有珍宝財物，都散給了众人，让他們各自归田。听說张梦晋已経中了头名状元，他在鶴岡山曾与儿有婚姻之約，还望叔父做主？

崔　駠　啊！他已先定你姐，这有"山塘乞酒图"为証。

崔　英　侄女也有姐姐的肖像为凭。(呈图介)

崔　駠　有这等事！瑩儿之意如何？

崔　瑩　我姐妹情願共事一人也！

(唱)姐妹生死患难交，

共事一夫暮共朝。

娥皇女英事大舜，

千古之下美名标。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适才刑部雪沉冤，

来在崔府謝成全。

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何事？

唐伯虎　唐寅登門叩謝。

院　子　少候。(进門介)回老爷：唐解元登門叩謝。

崔　馴　两女暫时迴避。

〔崔瑩、崔英下〕

崔　馴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唐伯虎进門介〕

唐伯虎　恩公在上，容我拜謝！

崔　馴　岂敢！請坐！

唐伯虎　謝坐！此番若非明公相救，眞要沉冤莫白。

崔　馴　閣下本不参預逆謀，怎能同議論罪？下官也不过据理公断而已。我兄客居，諸多不便，即在舍間下榻，以便朝夕請教。

唐伯虎　多有叨扰了！

崔　馴　还有一事相煩：先兄有女名英，与貴友张梦晋有婚姻之約，敢煩代做冰人。

唐伯虎　他先定有崔翰之女崔瑩为妻，不幸为宸濠强选入宮，催逼上道，惊死館驛。

崔　馴　她并未死，为我侄女擄上鶴岡山，护送来京，依我为生。

唐伯虎　原来如此！怪道梦晋若非崔瑩不娶？現在令侄女又在何处？

崔　馴　侄女崔英散伙来归，张生原許婚約，有画像为証。(取图介)

唐伯虎　此即我当年画寄张灵之物。当持此画，向梦晋提婚。

尙有“山塘乞酒图”，也是我的手笔，請一并交我带去，料事无不諧。

〔崔馴取图付唐伯虎介〕

唐伯虎　如此我就回去了，了却此事，卽来回报。

崔　馴　敬听好音，請！

〔唐伯虎下〕

崔　馴　正是：千里姻緣一綫牽，凡百事体自成全。（下）

第三十場

〔张梦晋上〕

张梦晋　（唱）点状元跨駿馬帽插宫花，

念妻室不由得两泪如痳。

崔瑩女曾与我契合非假，

不得她誓終身不娶别家。

下官、张灵。僥幸得中头名状元。崔英言道，我那前定之妻幷不曾死，不知究在何处？好不令人焦急也！

〔唐伯虎持画上〕

唐伯虎　手持两卷画，来此做冰人。

門上有人么？

〔书童上〕

書　童　唐解元来啦，請进！

唐伯虎　（进門介）恭喜状元！賀喜状元！

张梦晋　何喜之有？

唐伯虎　我来与你做媒来了。

张梦晋　你与我前做崔家小姐之媒，如今尙无消息。又做什么媒？

唐伯虎　我做的正是崔家小姐的媒。

张梦晋　啊！那崔家小姐現在哪里？

唐伯虎　我說的是崔英，却不是崔瑩。

张梦晋　旣然不是崔瑩，就再不必提起！

唐伯虎　这是你在鶴岡山自己許下的，岂能反悔？現有我寄你的图画为証。你若不允，即不能与崔瑩成婚。来来来，請看，尙有"山塘乞酒图"在此。（呈图介）

张梦晋　（看图介）啊！这是我妻手中之物，何以也在兄手？

唐伯虎　可見崔瑩实不曾死。現在两画俱在我手，快快应允，眞可謂"一箭双鵰"了，哈哈哈……

张梦晋　只要崔瑩尙在，小弟件件依从。

唐伯虎　如此，我就回复崔府，使两位状元夫人同日完成花燭。

张梦晋　全仗大力！

唐伯虎　說什么"全仗大力"？少不得要吃你的喜酒的，哈哈哈……（下）

张梦晋　不料两位美人都在崔家，叫我怎生消受哇！

（唱）两美人同患难契合无間，

到那日双洞房左右为难。

名份上虽无有嫡庶之見，

有了姐无有妹大費周旋。

到了那天，再作道理。哈哈哈……（下）

第三十一場

〔崔馴、崔夫人上，院子随上〕

崔　馴　人逢喜事精神爽，

崔夫人　月到中秋分外光。

崔　駲　哈哈哈……今天乃是两个侄女完婚之日。家院！

院　子　有。

崔　駲　諸事可曾齐备？

院　子　俱已齐备。

崔　駲　有請唐解元！

院　子　有請唐解元！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正欲吟詩来遣兴，

院子請我为何因？

院　子　家爷有請。

唐伯虎　（进門介）崔兄，今乃招贅之期，請我是为陪客么？

崔　駲　正为此事。

〔四文堂引张梦晋上，书童随上〕

書　童　已到崔府門首。請老爷下馬！

〔张梦晋下馬介〕

院　子　新姑老爷到門，有請！

〔张梦晋进門介〕

崔　駲　传儐相！

院　子　儐相走上！

〔儐相上〕

儐　相　伺候老爷！

崔　駲　贊礼上来！

儐　相　伏以：

螽斯衍庆，

麟趾呈祥；

夫妻三人，

花燭成双。

搀新人！

〔二丫鬟扶崔瑩上，二侍女扶崔英上〕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搀入洞房！

〔二丫鬟扶崔瑩下，二侍女扶崔英下，院子引张梦晋下。儐相暗下〕

崔　馴　哈哈哈……后堂摆宴，大家同飲！

唐伯虎　請！

〔同下〕

第三十二場

〔場設二洞房，均有垂幔。二丫鬟扶崔瑩上，入西洞房；二侍女扶崔英上，入东洞房。院子引张梦晋上〕

院　子　請問新郎先入哪个洞房？

张梦晋　自然先入大小姐的洞房。（进东洞房介）

二丫鬟　两位小姐与新郎同为患难契合，名分虽无嫡庶，情义終有不同。究竟新郎与何人为厚，請先說明，然后开幔。

张梦晋　我与大小姐一見相契，生死不渝；非同二小姐以武力相逼者可比。

〔二丫鬟入帐，复出介〕

二丫鬟　大小姐說啦，新郎情重，小姐深感。惟此門乃是二小姐之家，自当先主后客。請新郎还是先入二小姐洞房。

张梦晋　也好。（入西洞房介）

二侍女　請問新郎，两位小姐都是患难契合，究与何人要好，請先說明，然后开幔。

张梦晋　我与大小姐虽然彼此钟情，然却从未見面交談；非同二小姐有救命之恩，前次在山盘桓三日，虽未成婚，但已倍承恩爱，自然与二小姐格外亲厚。

〔二侍女入幔，复出介〕

二侍女　小姐說啦，新郎情重，小姐深感。惟姐妹先后，不可錯乱，請新郎先入大小姐的洞房。

〔张梦晋入东洞房介，二丫鬟揭幔，崔英起介〕

崔　英　哈哈，好一个无义的新郎！方才說与我家姐姐一見相契，生死不渝，非同我以武力相逼者可比，这話是你說的么？

〔张梦晋张口結舌，不能一語〕

崔　英　你想，当年你在深林寻死之时，非我搭救，焉有今日？就是在山与你訂婚，也是出于你的情願。怎么說是武力相逼？試問你的良心何在，公理何存？

张梦晋　娘子，我錯了，饒我这头一次吧。

崔　英　似你这等丧心昧良之人，我也不願与你成为夫妇。丫鬟，快把这无义的新郎，送到大小姐洞房去。

二丫鬟　是啦。

〔二丫鬟推张梦晋出門，关門介，张梦晋推門不开介〕

张梦晋　这也无法，只得再到那边碰釘子去。（入西洞房介）

二侍女　新姑爷，又回来啦。（揭幔介）

〔张梦晋一見崔瑩，惶悚万状〕

崔　瑩　哈哈！好个負心的郎君！方才所說你我彼此虽是鍾情，从未見面交談；非同二小姐有救命之恩，前次在山盘桓三日，倍承恩爱，自然与二小姐格外亲厚。这話是你說的么？

〔张梦晋又张口結舌，不能一語〕

崔　瑩　我与你一見相契，生死不渝，自被选上道，即絕粒求死，妃嬪且不願为，誓当为你而死。你就是鉄石心腸，也不能如此忘恩負义。怎么反說是从未見面

交談，毫无恩情？这句話亏你說得出口！負心郎，我也不願与你成为夫妇了！

（唱）我为你絕粒上道成大病，

为什么反說从未交談少恩情？

要我动手也不忍，

侍女們将他推出房門。

推他出去！

二侍女　是啦。（推张梦晋出門，关門介）

张梦晋　又关門了。不如还到二小姐那边去。（敲門介）仍是不开。今晚教我去到哪里安身？不如仍到大小姐那边哀告于她。（又敲門介）仍是不开。唉，眞是难坏 我了！

（唱）劝世人莫学我两面討好，

今夜晚在洞房怎样开交？

东不收来西不要，

如何等得到明朝！

我张梦晋只图两面討好，誰知两面都得罪了，倒弄得徘徊房外，无人理睬，如何等到天明哪！

〔唐伯虎上〕

唐伯虎　（唱）适才喝得醉醺醺，

醉步踉蹌到后厅。

东边出来西边进，

为何不見一个人？

〔唐伯虎摸黑，与张梦晋相碰介〕

唐伯虎　哎呀，原来是梦晋兄，这般时候，为何尚未入洞房在此做甚？

张梦晋　我正不得了，求你与我設一良法。

唐伯虎　何事不得了？

张梦晋　他們弄了圈套，戏弄于我。

唐伯虎　什么圈套呢？

张梦晋　他們两个新人，掉換房間，隔幔令侍女問我，两个新人何者为厚。先到大小姐房，我自然說与大小姐要好，不同二小姐武力逼婚。及到二小姐房，也是一样問我。我以为是二小姐，自然說与二小姐要好，不同大小姐素未交談，毫无恩情。哪知开幔一看，正是大小姐，受她一頓痛罵，推了出来。只得又到东边洞房去，开幔一看，竟是二小姐，她以前言，罵得我无詞可答，又将我推了出来。如今弄得走投无路，不得其門而入，快快为我設一良法才是。

唐伯虎　这都是你弄巧成拙，两面討好，現眼得报，我也无法可設。只得請你岳父出来为你叫門。

张梦晋　如此，你就速請吧。

唐伯虎　有請崔兄！

〔崔駠上〕

崔　駠　（唱）适才喝醉正朦朧，

伯虎喚我为哪宗？

伯虎喚我何事？

唐伯虎　新郎被两个新娘推出洞房，不得其門而入。

崔　駠　为了何事？

唐伯虎　都是他两面討好，弄巧成拙，得罪两位千金。

张梦晋　（跪介）都是小婿不是。还望岳父大人大发慈悲，求两位千金饒了我这一次吧。

崔　駠　哈哈哈……你也太弄乖巧了。待我拿我这个老臉哀告她們，行不行，还凭你的造化。

张梦晋　即求速快吧。

崔　馴　两位侄女都开門来，为叔的带同新郎前来請罪。

崔　瑩
崔　英　负心郎，何可托以終身？叔父你休管閑事。

崔　馴　我也碰下来了。

张梦晋　还是求你老人家再为哀恳哀恳。

唐伯虎　你还不跪在門外，听候发落？

张梦晋　这也无法了。（跪介）

崔　馴　两位侄女，今天乃是好日子，千万不可錯过了。新郎跪在門外請罪，就饒他这一次吧。

张梦晋　饒我这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崔　瑩
崔　英　看在叔父金面，饒他就是。丫鬟
侍女开門！

〔丫鬟、侍女同开門介〕

崔　瑩
崔　英　哈哈，负心郎，你也有今日，还不起来！

张梦晋　是是是。

崔　馴　你二人何苦如此恶作剧？

崔　英　是他当年在山中坚持拒婚。今晚之計，全出于我，为的是报复哇！

崔　馴
唐伯虎　时已不早，同入洞房，我等也該回去了，哈哈哈……（下）

张梦晋　二位娘子，你們来呀，哈哈哈……

〔尾声，众同下〕

統一书号：10071·460
定　　价：(7)0.48元